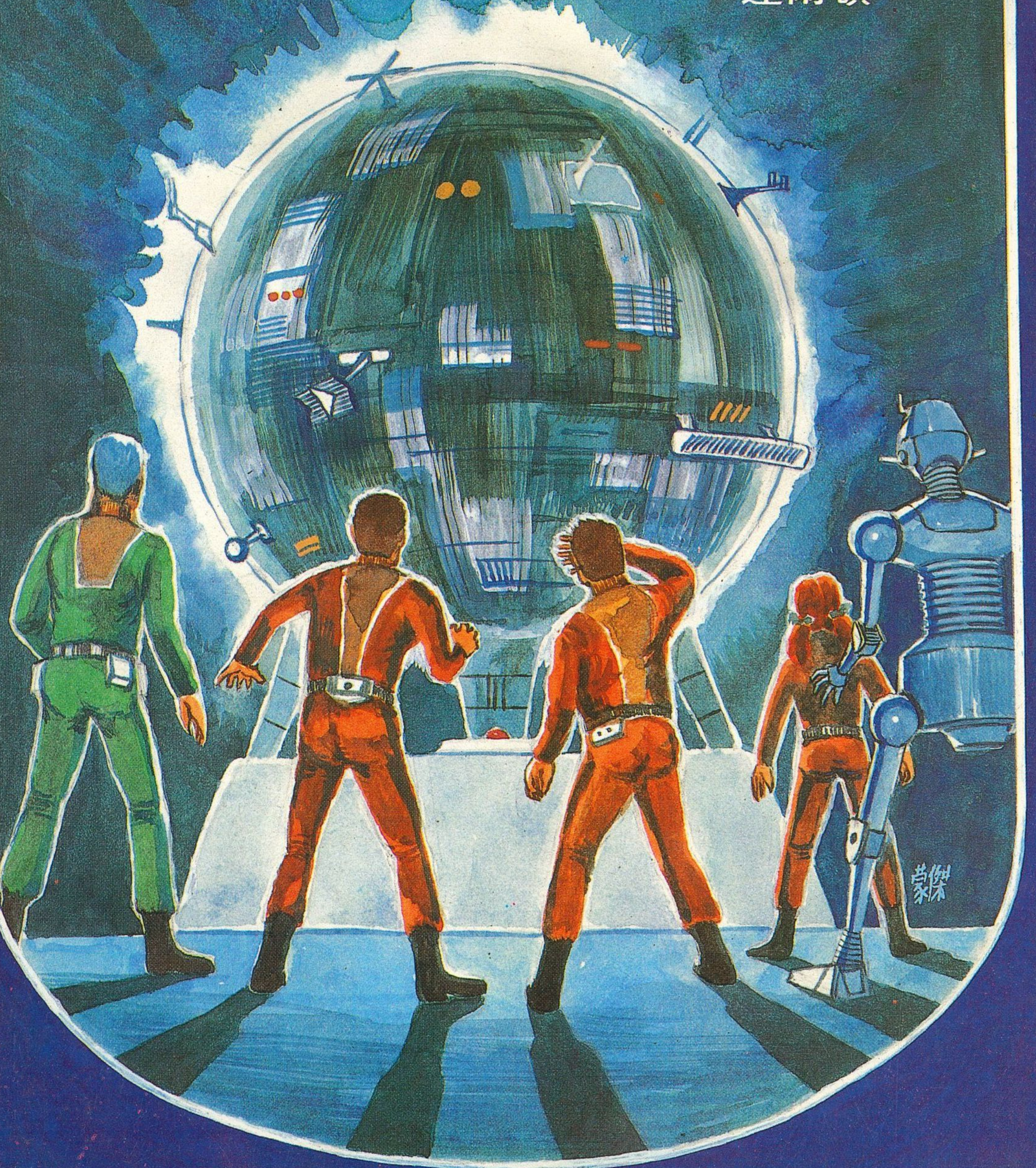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名著

六個月球的要塞

謝　爾
達爾頓　著



世界科幻名著

六個月球的要塞

謝　爾
達爾頓　著

SF
B05

世界科幻名著

六個月球的要塞

星際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

六個月球的要塞

星際出版社　榮譽發行

世界科幻名著

六個月球的要塞

謝爾　達爾頓　著

永恆的生命之星在那裏？比太陽長壽的種族眞相如何？洛丹以縱橫捭闔的戰略，把殘酷的敵人特普希達軍趕出了織女星系，全力搜索傳說中的星星。一萬年以前，長生不死的種族和他們的行星一起消失了，只留下線索讓後人追尋。紅色宮殿內，時間之鏈鎖住了奇異的地下庫——爲了找尋消失的行星，幾十世紀以來，成了宇宙大追踪的焦點。本書正捲入緊張刺激的高潮。

目錄

六個月球的要塞……7
銀河之謎……111

六個月球的要塞

K·H 謝爾

1

發射時，咆哮之聲，轟隆作響，像拳擊時低沉的撞擊聲——無論對精神或肉體都如此。他們以堅忍和沈著的態度，來應付機械粗暴的痛擊，此刻正盡量保持輕鬆的姿勢，準備使這次飛行順利完成。

小型太空戰鬪機的强力引擎正逐漸提高到最大輸出，自動操縱陽電子裝置瞄準了奉命射擊的目標星域，這時候大可不用緊張了。

他們熟練地以次光速的自由降落狀態通過了巨大的恒星系。依照天文學家可靠的計算，這裏離母星——地球，足足有二十七光年。

這三個太空飛行員對於應該執行的命令，從不多加考慮，更不去計較任務的意義；他們認爲太空戰鬪機小隊擔任巡邏飛行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一致認爲在這上頭想得太多並沒有好處。

同一編隊的母船S－7在織女星附近待命。S－7的發射孔開著，而牽引光線放映機管制盤前面，那些可靠的戰友正在等著。任務完成後，三架飛機將收容在母船內，那很容易，用不著多費心，母船上精密完善的設備，保養根本不成問題。

奉命擔任長途飛行的共有三個人，他們雖然各有不同的想法，然而，竟能偶然地在附近偵察織女巨星系。

列倫郝斯少校擔任指揮。拉烏斯和卡爾瓦曼兩位士官曾經有五十次以上對異星太空船的出擊經驗。

他們安心地出發了，對於正在第四十行星附近等著他們的危機，懵然無知。他們對光速戰鬥機優異的加速性能，就像對自己那麼有自信；對固定在機首的推進砲也一樣。

在仰臥座位上待了十二小時之後，自動操縱裝置已緊盯著第四十行星，循著航線朝它前進。

現在有得瞧了。六個月球中，很清楚地看到了四個。第四個月球就從閃爍著紅光的第四十行星的陰影中出現了。大行星位於織女星系邊緣，是個冰天凍地的死寂世界。從地球上望向北方天際，可望見這巨大如核子反應爐的織女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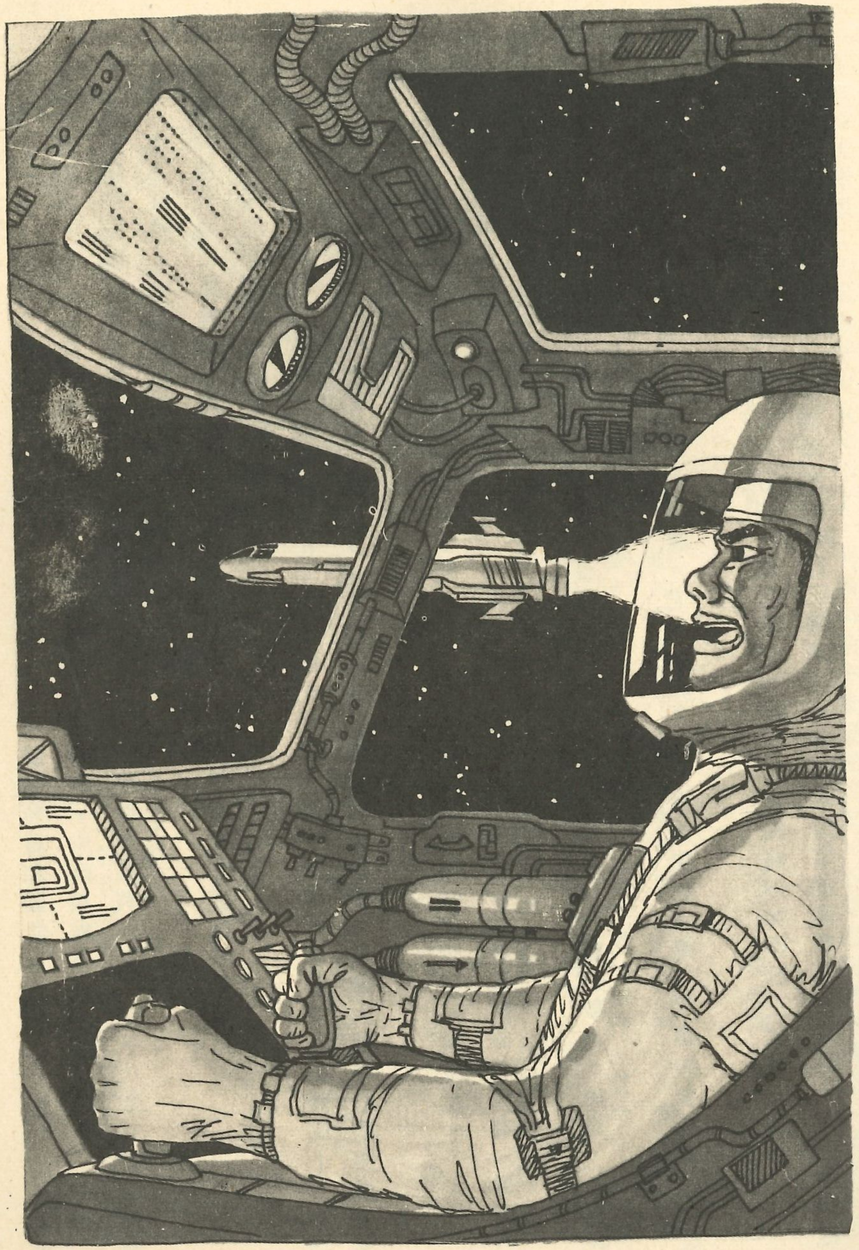
皮膚黝黑，身材瘦削的卡爾瓦曼——思考能力正確得有如陽電子電腦，反應快如電光的太空飛行員——奇怪的是——竟也沒發現危險已逐漸接近了。

當超光速對講機響起拉烏斯的叫聲時，卡爾瓦曼的飛機引擎突然在這一瞬間焚燒了起來。

卡爾瓦曼正在狹窄的駕駛座上，由於高溫，處處瀰漫著熱氣。他盡量在扭動身體，但肩上的氣壓鋼盔隨著氣壓調整自動裝置的作用，正「砰砰」地響著，頸部的磁掃座隨之緊緊地扣住了。

卡爾瓦曼的太空衣此刻已呈氣密狀態，只要它有一點點差錯，卡爾瓦曼就完蛋了；當然，太空戰鬥機最重要的部份——超高性能的推進引擎，看樣子也難逃此禍了。

損失慘重的戰鬥機由於奇異的旋轉，逐漸接近了相去不遠的第四十行星。



受此一擊，飛機上的自動操縱裝置早就壞了，氣溫調節裝置和緊急反應爐也停止了，只有兩個各別視聽器，因爲連接緊急回路，所以還能操縱——現在，它就只靠小型電池供電。

當空間構造發生彎曲的二、三分鐘之後，駕駛座上的溫度升高到三千二百十八度，假如沒有特殊太空衣保護，脆弱的身體恐怕早在一瞬間化爲灰燼了。

戰鬥機外殼正燃燒著，熱量隨之流到宇宙空間去——然而，他並沒有發現。

動彈不得的飛行員，正瀕臨地獄邊緣。

列倫郝斯少校和拉烏斯士官拼命掙扎。如果能充分利用超光速戰鬥機設計上的優點——靈巧而能急轉彎——那就不用擔心了。現在，絕不能馬虎，無論如何都要避開敵人從超空間突如其來的偷襲，別讓那些無數的光線砲命中才行。

年輕、高大、肌肉結實的列倫郝斯少校，將背靠在區劃機關室的放射能防護牆上。

戰鬥機其實是一枚長長的魚雷，除了駕駛座之外，還有大型的各種補助裝置。它有一個飛行員覺得很舒服的空間，也是安全的住處。

列倫郝斯無法利用自動檢波裝置的映像幕和搜查望遠鏡，觸目所及都是敵人；於是，他發狂般地操舵，直接飛往織女星方向。

敵人這次奇襲成功，必定是早有預謀。它偷偷侵入時，竟使在五度超空間裏的太空船，無法及早發現。

列倫郝斯的小編隊遇上了非人形的特普希達太空艦隊，正從超空間回到正常空間裏。

列倫郝斯隨卽又發現，有道光束正向自己掃過來。特普希達軍的狙擊相當準確，這一點可從

曾經擄獲的敵船上的武器管制就知道了。列倫郝斯盡量避開攻擊，不得已開動變週器，發射右弦的火箭，然後駛離航線，一溜煙地逃跑了。

從電訊小望遠鏡看到了拉烏斯士官的臉——他面如土色，嘴唇慘白；氣壓鋼盔鏡也呈現出波浪形。

拉烏斯落在隊長機後方一千公里處。他的前後上下都有特普希達太空船的亮光閃耀著，對艦長來說，這三架戰鬥機就像擾人的蚊子一樣。列倫郝斯和拉烏斯拼著性命，射出三發槍彈，可是仍然無法改變劣勢。中了推進砲的特普希達船，其殘骸就和卡爾瓦曼的戰鬥機一樣，朝著第四十行星漂流過去。大行星的引力對太空船並無影響，可是，對失去動力的遇難船，卻是致命的。各船的速度，由於引力作用，成了高速的動力來源而難以控制。

卡爾瓦曼的飛機也逃不過這個法則。它以光速通過偵察目標的月球旁邊，這並非列倫郝斯的本意，爲了攝影，只好採取最小的舉動。

列倫郝斯冒險一試。他知道敵人以第四十行星的第六衞星作基地——至少企圖這麼做，他們突然從超空間增援，就是明顯的證據。

當四度空間振動的剎那間，列倫郝斯的情報必會傳到待命中的母船，再傳到坐鎮指揮的主腦貝里·洛丹的耳裏。

那一瞬間，列倫郝斯覺得必須自己想辦法求生，敵人可不會輕易放過他。

列倫郝斯聽到自己機上的防禦阻礙器的震動聲，他知道敵人的巨船能發射肉眼看不見的能量線，其威力和小太陽相仿。

「太遲了！晚了一步！」電訊從特殊擴音機中傳來。

「我被重重包圍了。」拉烏斯大喊：「我中彈了，最遲五分鐘，敵人就會向我密集射擊。」

列倫郝斯的飛機駛離航線，由於轉彎使他無法開火。

拉烏斯聽到了長官的呻吟聲，大聲說：

「你在哪兒？保持原狀！要是直接飛往地球，可能會被捕。趕快躲開敵人的砲擊。你怎麼了，卡爾……」

「正在旋轉，被第四十行星的引力吸過去了。」

列倫郝斯舉目張望。發電機正發出悲鳴，那是由於緊急操縱而產生的慣性沒被吸收之故，有好幾次達到了負荷的限度，過重的負擔使吸收裝置故障，再來一次轉彎的話，列倫郝斯準會粉身碎骨。

從觀察外界的望遠鏡上，可以見到特普希達人的船，它的迴轉砲塔閃閃發光。光線到達時，已經過了數秒或幾分鐘。他們爲了避免自相殘殺，侵入織女星時，彼此都保持了適當距離。

「向織女星撤退！」列倫郝斯命令：「慢慢撤退，改變航線，用手操作，假如用自動操縱會使基本資料呈現逆計算。我是……」

他又聽到拉烏斯的叫聲。這一次，拖著長長尾巴的物體，燒得亮晃晃的，從斜上方消失了蹤影，一下子了無痕跡，因此，只在消失的一瞬間看得到那幅景象。

列倫郝斯將小型機以秒速低於五千公里的慢速，做了個小轉彎。所謂小轉彎，是指半徑二萬公里的旋轉，這是太空戰鬥機飛行員做得到的，假如用高速，半徑可達幾百萬公里。

檢波器響了起來。能量搜查裝置的望遠鏡出現了特普希達人的船影，它看來只有鉛筆那麼長，中央部分凸起。這些非人形的敵人，思考方式也異於人類——凸起部分裝了引擎和別的重要裝置，列倫郝斯早就很清楚；人類和與人類相似的阿魯況人，則把這些裝備都放在尾部；可是，這些蜥蜴的子孫們，卻迥然不同。

戰鬥機的小型陽電子電腦動作之快，令人咋舌。敵我雙方的距離、能量線到達所需的時間、和目標的差距等，在幾分之一秒內就算出來了。假使不依賴這種計算，列倫郝斯根本無法射擊。目前，敵人正以秒速五百公里的速度水平移動。

綠燈亮的時候，列倫郝斯明知無濟於事，仍斷然按下超重推進砲的發射鈕。這對小型戰鬥機而言，實在是强大無比

近乎固體的推進波，推開了砲身上的阻礙場，一衝而去，他叫了一聲，閉上眼睛。

集聚的原子能以光速飛去，實非肉眼所能見。能量線除了集中所產生的衝力外，它的熱能也相當於一個小太陽。

目標三萬公里。距離很近，毫無問題。

一擊便直接命中三萬公里外的目標，發射的機身也感到震動。列倫郝斯只見到白熱的一點，變成藍紫色的原子雲，漸漸往外擴散。

拉烏斯唸唸有詞，他想盡辦法來自衞，企圖逃生，在後追趕的人，耀武揚威地叫嚷著。

列倫郝斯從氣狀雲的外緣掠過，這時，見不到特普希達大船的影子，只有狀如小小的人工太陽照耀得一片光亮。

拉烏斯士官跟在後頭。幾秒鐘後，尾部的火箭閃耀著，迅速地飛過去。列倫郝斯因爲射了一發推進砲而打開一條生路。

出於反射作用，他握著操縱桿機靈地往前一推，現在，只好靠優越的加速了——每秒加速五百公里，十分鐘後才到達光速。

他大膽地以之字形前進。前方及右下方有織女星系第四十行星紅色的閃光。故鄉的太陽有九個行星，而巨大的織女恒星，卻有四十二個。

列倫郝斯看到藍白色的熱線網向自己包圍過來。敵人正在後頭緊追不捨，他們並不是不知道他飛行的方式，再怎麼打也沒有用，可是他們依然不死心。

「卡爾瓦曼，你怎麼啦？」列倫郝斯對著連接通訊器的鋼盔麥克風喊道：「卡爾，快回答。卡爾……我們要撤退了。卡爾瓦曼……」

因轉彎而降落的戰鬪機上，駕駛室裏的擴音器響了起來，列倫郝斯的聲音清晰地從鋼盔傳來，在耳畔響著。

幾秒之後，兩個飛行員聽到了卡爾瓦曼的呻吟聲。通訊器顯像幕亮了——卡爾瓦曼還活著！

列倫郝斯看到部屬的臉色慘白，差點喊出來，卻喊不出聲；影像是在三度空間，色彩極其鮮明。

卡爾黝黑的皮膚上，出現了好多紅斑和紅線。

「爆炸後減壓，」微弱的聲音又繼續說：「我當時急得脫下頭盔，實在太笨了。我的肺部受傷，呼吸困難。你們快走！不要管我！」

最後一句幾乎聽不見。卡爾瓦曼的頭盔碰到陽電子收訊器，顯像幕上只看得到他的痛苦表情。

「我們要進入大氣層了！」列倫郝斯拼命喊：「這種速度無法進入衞星軌道。引擎怎麼樣？」

卡爾費力地笑一笑，咳嗽幾聲，又露出笑容，笑容比話還多。

「快走！替我問候隊長。第三衞星有特普希達人的小基地，我親眼看見了，不要管我了，他們在追到我之前，我早已落地了，快逃罷……」

最後一句話幾乎是懇求，說完就閉上了眼睛。

「拉烏斯！繼續撤退！我去救卡爾瓦曼！」列倫郝斯匆忙命令著。

「我把他救上我的駕駛室，也許還有機會，我試試看……」

經過致命的一擊，座位上的安全帶緊緊綁住，不能動彈。四分之三光速的戰鬪機引擎，頓時震動起來，轟隆聲掩蓋了說話聲。

列倫郝斯聽到加壓吸收裝置開動的聲音，隨後安全帶綁緊了。這時，星空變成了高速旋轉的離心機。觀測外界用的望遠鏡出現了鬼火般的行列；這是由於戰鬪機以長軸爲中心，開始猛烈旋轉的緣故。

外面一片鮮紅，太空衣雖然耐得住攝氏五百度，但內部溫度不斷上升。

他想救卡爾瓦曼，可是他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了；不同的是，他沒有遭受爆炸的減壓。氣壓艙安然無事，空氣調節裝置也在運轉中。

戰鬪機在一瞬間變成了普通的物體，高速飛行的飛機噴出氣體粒子，好像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

列倫郝斯要聽到士官的叫聲，還需要一段時間。

拉烏斯立卽停止加速，在沒有動力、自由降落狀態之下，在宇宙空間行進。斜後方大約一千公里處，隊長機正如陀螺般旋轉著。

「沒問題！」列倫郝斯從通訊器中說：「沒有異常，沒有受傷。他們還在攻擊嗎？」

「不，隊長機仍在打轉。」擴音機像要割裂似地響了起來。「我被跟踪了，救援時也許會被擊中，先穩住機身再說。現在，我正在進行計算中。」

列倫郝斯沈默了，然後用力按下固定旋轉器的開關。旋轉器使這架尾部受損的飛機，慢慢恢復了正常的姿態，也許這不是致命傷，只是受了一點擦傷而已。假如阻礙器被擊中，敏感的機身，馬上就會癱瘓了。

在遙遠的前方，拉烏斯正進行的接合作業並不順利。必須靠著修正噴射的閃光，才能找到正確位置，首先把速度減半，再接合列倫郝斯的飛機——要挽救隊長，只有這個辦法。

「卡爾！卡爾！怎麼啦？」拉烏斯鋼盔裏的耳機傳來了聲音。「我去救他！」

士官咬緊牙關，他明白列倫郝斯孤注一擲的心情。敵人源源而至，而第四十行星愈來愈遠了。

列倫郝斯神智不清地等著部下。拉烏斯是忠實可靠的朋友，假如沒有特普希達人來擾亂，那該多好！

拉烏斯士官以推進修正來控制飛機，背後幾百萬公里處，正有一個燃燒的物體，衝入大行星濃密的大氣層中。

最後，卡爾瓦曼的氣壓鋼盔又碰到通訊器而出現在顯像幕上，他失神地凝望著前方，嘴角帶著微笑，看來好像已失去了知覺。

2

領袖「特爾特」的頭銜並不很重要，他正坐在桌前，掌有決定權，跟降落在織女星系主星上的地球人談判。

這位原是美國太空飛行員，也是第一次征服地球衞星的貝里．洛丹，長期以來一直跟對方交涉，但從沒失去冷靜而優越的立場。

這位美國太空總署的少校指揮官，在這種場合並不打算妥協。織女系第八行星的「飛洛魯」和「輝隆」的住民，請求軍事援助，並希望締結通商條約。

貝里．洛丹決定了簽約的日期。

場所也決定了，就在飛洛魯首都含有劃時代意義的紅色宮殿內。首都在「特路達」。

握有全權的特爾特沒帶閣員出席，這件事沒有照洛丹的意思辦，使他很意外。這次交涉繼續了好幾個飛洛魯日。

地球方面的代表並不多，包括貝里．洛丹、「第三勢力」安全部長雷納特．布魯，觀察員是變種人約翰．馬歇爾。靠著馬歇爾的心靈感應，可以查知輝隆人的思想和意識的內容；對他而言

，查知或刺探情報，並直接傳給洛丹，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那怕再複雜也難不倒他。

洛丹的自制力相當嚴謹，他的希望、反對、懷疑等的表達，都經過愼重的訓練，說服力很强。

雖然如此，他卻不想欺騙輝隆人，他希望以乾脆、明快、合理的態度來訂約。

這時，特爾特再看一次寫好的條約，這是他的權利。雷納特．布魯無論是身材或個性，都和他的上司恰恰相反，猜疑與不滿充塞於那近乎無色的眼睛裏。

只有馬歇爾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時刻都不放鬆。他奉洛丹之命，探察出席者的思想內容。關於這一點，洛丹把自己的思緒也大略整理了一下。

穿著淡綠色連身服的這位大人物，究竟在想些什麼，實在難以捉摸，他的左胸和肩上佩戴著徽章；令人奇怪的是，放在桌上的無線電鋼盔也一樣，裏面也藏著小型視聽器的顯像幕。

像這種精密技術的產物，絕非地球的科學所能設計，也不是地球的工業所能生產。

洛丹腦子裏想的就是這些事，至於條約，那就不用說了；身爲司令的洛丹，在意識受刺激時，往往如此。

在地球出生的他，正和異族面對面談判，而故鄉遠在離這個巨星二十七光年的行星上。

這些事令人重視而且引人遐思。以自律嚴格出名的洛丹在開始交涉之際，不禁想到，若是以前的話，這種事根本無需自己露面。

、所謂露面，是指輝隆人對遠方的地球人，早在數千年前就解決了「天才的利用」這項自然法則的事，覺得不可思議。

何以如此呢？好幾年前的地球人竟與一個行星的領導人，也是超光速太空戰艦和控制下的附屬工業指導人會聚一堂，這是怎麼回事？

想到這裏，洛丹嘴裏覺得很苦澀，不知不覺把視線落在又矮又胖的布里身上；布里並不在意，他正以不純熟的輝隆語，發表他對「交換條件」的第三個反對之處。他的意見受到重視，也被接受了，儼然成了智慧種族的代表人。

洛丹輕咳幾聲，約翰．馬歇爾微笑著，他知道司令的心事。洛丹的魅力在於他的個性，部下莫不將他奉爲神明，他是地球上第一個强人。

如不是自己的成功會受人非議，他絕不會回頭。

在沒登陸月球之前，他是受太空軍高度專門訓練的少校。從原子能太空船問世之初，就開始有人類登陸月球。這四名登月的船員是幾年前地球衞星軌道飛行和太空船聯合試驗中選出來的飛行員。在人類首次登月之前，曾有兩艘美國和蘇俄的機器人探索機著陸，可是，當時人類並沒有同行。

緊跟著，便是「星雲號」向宇宙空間出發——這是第一次登陸月球的探險隊，貝里．洛丹也在其中，他們平安降落了。

可是，外星人巨大的太空船無聲無息地降落在月球時，人類還毫不知情。

阿魯況人——遙遠的行星「阿魯況」的住民——也被迫降落。他們可不是爲地球人的幸福或征服太陽系而來的，這不過是偶然的邂逅而已，卻使貝里．洛丹以地球人的身份接近銀河系的勢力，說起來不得不歸功於偶然。

洛丹發現了迫降的太空船船員，其中，有一位科學方面的負責人患了重病，便把病患送往地球。

洛丹十分了解阿魯況人科學技術的優異性，關於這一點，恐怕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當地球人以核子武器自相殘殺時，銀河系裏，已有幾萬年的種族正締造龐大的星際帝國，進行多元化的貿易，而以行政中樞指揮一切。

從那時候開始，洛丹才知道除了地球人以外，還有更優秀的種族。他心裏對這件事的反應非常奇特，於是違抗命令，把登月火箭「星雲號」降落在戈壁沙漠中央。

他帶著阿魯況製的裝備，使那些不受歡迎的訪客不敢蠢動。

從此以後，地球上開始有「第三勢力」存在。

洛丹想到人類悲慘壯烈的戰爭，雖然阿魯況的超高技術能夠阻止核子戰爭，可是，要讓人類放棄所有無意義的戰爭，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其他的地球人曾偷偷地用新型氫彈成功地破壞了降落在月球上的阿魯況探險巡洋艦，結果，兩位生還的阿魯況人，不得不留在地球人洛丹手下，並把知識傳授給他——當然，他們也有目的，那就是早日回到母星上。

困難的是如何去輸送，阿魯況巡洋艦遭受破壞之後，女船長托拉搭乘一艘搭載艇死裏逃生。以地球的標準來看，搭載艇是直徑六十公尺的巨船，以超光速飛行，續航力爲五百光年；可是，阿魯況的母星卻遠在三萬四千光年以外。

那兩個人孤立了。另一方面，洛丹克服了地球上固有的難題，他在中亞戈壁沙漠努力了三年

，奠定了小國的基礎。

這時，附近的織女星系發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據消息來源說，洛丹知道地球隱身在銀河系已面臨被人發現的危險，被地球人破壞的探險巡洋艦曾自動發出超光速求救信號。洛丹預測異族將會出現——雖然他們也許只是「偵察」而已。

事實上，他們也這麼做。銀河裏有「大帝國」之稱的星際帝國，便是阿魯況人建立的。阿魯況人逐漸開發殖民行星，和別的種族爭權奪利；那時，地球人還在穴居時代，剛剛學會用武器作戰。

洛丹從檢波器中得知，立刻採取行動，搭乘阿魯況搭載艇飛往織女星系，這艘球型船命名爲「好希望」號。

洛丹想調查清楚遠在二十七光年之外的織女星系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害怕那一個異族接收到阿魯況船的求救信號，而查出了發訊之源。

種族不明的太空船隊出現在織女星系附近而非太陽系時，的確使人吃驚。洛丹認爲這是過渡時期，異星人在計算方位時，可能發生錯誤。

確實如此！「好希望」號接近織女巨星時，竟然大受歡迎。這時，兩個異族的太空艦隊出現了，其一來自織女星系，洛丹早就從探險隊的報告中知道一點。

其次是輝隆人。他們住在酷似地球的第八行星上，這從他們所乘的卵形太空船就可以猜到了，他們也有細長而中央膨大的太空船。

阿魯況科學家克里斯多也認出了那是非人形種族的產品。以地球時間來計算，大約一千年以

前，他們反叛了大帝國，並偷擊遠方的基地。

克里斯多把這些不像人形的蜥蜴子孫叫作「特普希達」人，他們的母星是在八百十五光年外的獵戶星座δ上。

超光速太空艦隊立刻開始攻擊織女星系，他們以爲阿魯況船的求救信號就是從這裏發出的——當然，這是計算錯誤所致。

洛丹並沒有介入激烈的宇宙之戰。如果龐大的阿魯況戰艦不突然出現，將搭載艇一舉擊毀的話，「好希望」號早就可以安然通過了。

但是，遲了一步，這艘戰艦已被特普希達人俘虜了，洛丹逃到同一星系的第九行星上，與輝隆族的領導人聯絡，在第八行星上登陸，奮勇作戰，奪回了戰艦。

特普希達軍也被變種人用特殊戰術，兵不血刃地從主星趕到遠方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月球上，在那裏立足。

貝里．洛丹爲訂立通商條約而努力——正爲了這緣故。

回憶往事，假使沒有無意中發現阿魯況人的科技，也許他仍然是美國太空總署的飛行員。

雷納特．布魯認爲「落伍」的輝隆人，在科學技術上也比地球人進步幾千年，只有超光速飛行比較差，因爲他們的頭腦不適於五度空間的思考。

洛丹有點自卑，他覺得自己應保衛地球，成爲銀河系的一員才行；特普希達人這個侵略者已經明目張膽地來了，地球人仍很軟弱，應該盡快堅强起來才好。

洛丹和異星人代表交涉，這在四年前是無法想像的；那些酷似地球人而比較矮胖的輝隆人，

現在正和他面對面相視，再也不以爲怪——事實上，發現異種的智慧生物，會引起一陣震驚，如今已得到實質上的勝利。

輝隆人的工業產品一定會在遙遠的地球暢銷，問題在於如何長久維持這種關係。

假使洛丹沒發現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月球有蜥蜴子孫建立基地，事情倒還好辦；可是，到目前爲止，事情的經過還不清楚，至少對他們絕不可疏忽。

八艘搭載艇中有五艘出發了。從特普希達人手中搶回的大戰艦上，有十二艘直徑六十公尺的搭載艇，正放在織女星系第九行星上的機庫裏，和「好希望」是同一機型、同一裝備。

由尼森少校指揮的S－7在行星外緣附近，爲的要試探異星侵略者採取什麼戰術、戰略要點爲何。

＊　＊　＊

貝里．洛丹耳畔傳來悄悄的低語聲，嚇了他一跳。原來變種人馬歇爾和洛丹的意識直接聯絡中斷了，才改用聲音。

洛丹眨了眨眼，姿勢仍然不變。

「隊長！他們對我們所提出的在這裏建設通商基地一案，覺得很困擾。」馬歇爾的超自然能力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後遺症；除了馬歇爾之外，在這艘阿魯況戰艦上，還有十六個變種人。要認出受放射能影響的這些人並非難事——誰都能認得出。馬歇爾屬於精神突變的變種人，他早就發現了自己的能力。

現在，他正在探查輝隆人的思考內容。他們不同意——洛丹害怕的也正是這點。讓異星强國

的代表駐在本國而高興的，絕不會有；當然，特爾特的領導人更不願意。

「我們再等等看罷！」洛丹小聲說：「他們遲早會了解，沒有基地是辦不到的。有沒有船上來的消息？」

馬歇爾趁沒人注意時偷偷搖搖頭。也許現場的心靈感應者還沒有聽到消息，否則會馬上傳給馬歇爾。

雷納特．布魯，暱稱布里，正用鼻子輕輕哼著；藍色的眼睛滿含怒氣，爲了自制，正在心裏煎熬著，幾乎忘了在飛洛魯上的地球人應該客客氣氣的規矩。

「他們懷疑什麼?!」他自言自語道：「用不著這麼多疑！」

他嘀嘀咕咕地望著正彎著腰的特爾特。特爾特居於領導之位已經很久了，如今，繼承人還沒決定——這個頭銜並不是世襲的。

洛丹也凝望著這個輝隆族老人。他們一身淡藍色的皮膚，對地球人來說並不奇怪；然而，配上他們那一頭古銅色的濃髮，還是相當引人注目。

使地球人看不順眼的，只有他們深凹進去的小眼睛；再加上額頭突出，看起來就更小了。

巨大的恒星終年有强烈的陽光。基於生物學上生存的必要條件，眼睛小而深凹，是防止强烈的紫外線照射；濃密的頭髮則爲了保護頭蓋——在全能的大自然中，並沒有錯誤產品——確實如此。

洛丹爲了從外面看不到他們的眼睛而不悅；既然無法凝視輝隆人的眼睛，當然也看不出他們內心的感情。

特爾特好像發覺了，抬起頭，小嘴露出笑容——眞意外。

「閣下！船正等著我們。」洛丹强硬地說：「有結論了嗎？是不是那裏不清楚？」

洛丹操著流利的輝隆語說著。阿魯況的催眠教育眞管用，居然沒人發覺任何不對勁；要不然地球人怎能在三年裏就了解阿魯況技術，甚至於精通呢？然而，受全面教育的人只有洛丹和雷納特·布魯；飛行員受專門教育，只要學會操縱戰鬪機和懂得五度空間超數學，就已經足夠了。

「請等一下！」特爾特說道：「簽約會使輝隆人的生活發生重大改變，大部份毀於侵略的工業也能重建。閣下與敝國的通商關係，是否受一般國家的限制，還是自由貿易，這都要好好考慮。」

也有道理——而且也很明顯，洛丹很了解特爾特的苦衷；總之，這是輝隆的內政問題；至於他們如何訂定特別法，那就和洛丹無關了。

「閣下，請你仔細考慮考慮。太陽又大又熱，如蒙恩准，我們想趕在正午以前，回到船上涼快一會兒。」

洛丹微笑地再加一句：

「閣下，請原諒。你們的世界，引力强度爲一·四G，比我們所習慣的多了〇·四G。」

特爾特馬上站起來。輝隆科學家的領導人，也是立法院一員的羅梭薛爾聽到地球人適應引力的能力時，表現出友善的態度。

雷納特·布魯和馬歇爾戴上無線電鋼盔，姿勢優美地敬個禮。

「我派聯絡軍官卡托魯給你使喚。」特爾特說：「今天以內一定會有答覆。」

「這是內政問題，請自行決定。」洛丹客氣地說：「雖然如此，但是，貴國的太空艦隊究竟修復到什麼程度？據巡邏隊的報告，情勢相當不穩。有勞貴國艦隊多多辛苦了。」

特爾特的小臉上有了陰影。

「正在依你的指示裝設光線砲。」一位軍官說明：「第三行星上的工廠正在生產中。能不能把阿魯況能量場放映機的設計圖借給我們？」

布魯咳了一下，同時多看了一眼。

「這件事等簽約以後再說罷。」洛丹笑著答：「我們告辭了。」

他們又敬了一次禮才出去。特爾特站在後面無言地目送他們，他不知他們來自何處——但洛丹自稱為阿魯況人。

這一切都為保守地球在銀河系的秘密位置，不要讓情勢不穩的地球人再遭受不幸的危險——關於這一點，他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利己主義者。

他們離開了迷宮般的走廊，外面是地球人也能呼吸的飛洛魯大氣，此時好像沸騰似的，萬里無雲的藍空裏，閃爍著織女星的光輝和紫外線。洛丹不覺閉上了眼睛。

日光下的平均氣溫是四十七度。

「實在太熱了。」洛丹煩躁地說：「這種熱度，再加上這種引力！再過一小時，就會變成五十三度了。」

他們走向正在等著的滑翔機。這時，耳畔突然響起微弱的聲音，不覺停下腳步；馬歇爾也停下來了，他似乎收到了戰艦傳來的心電感應。

布魯瞇著眼，遙望著藍空。微弱的聲音變成轟然巨響，再提高到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

這時候，正有一個灼熱的物體冉冉地從山頂上出現。

大氣在巨大的球體之前被壓縮，又被推開；大流星直往首都的太空機場俯衝。

改變方向的阻礙場噴口噴出了推進集束波，撕裂了熾熱的空氣，球型船猛然煞住，緊急剎車利得太快了。

空氣衝到船後的眞空地帶，轟然作響。

「我敢打賭，假如這艘船不是尼森開的，我就把鋼盔吃掉給你看！他從來就沒好好降落過！」布魯胸有成竹地說。

「這就是標準的阿魯況式。」洛丹悠閒地答道：「難道你忘了你的降落法啦？」

「那時候沒辦法。哦？尼森怎麼啦？這是S—7呀？」

布魯立刻向前跑去。

變種人馬歇爾從僵直狀態中醒了，瘦削的臉龐十分認眞。

「隊長，這是迫降，尼森載著列倫郝斯來了，可能燒傷得很嚴重，六個月球那裏一定很熱。尼森沒用普通方法回來，他直接從第三十八行星軌道上飛躍過來。老天哪！這簡直是特技表演嘛！」

洛丹一語不發，飛快地跑到舖滿美麗石板的廣場上；幾秒鐘之後，滑翔機立刻起飛。輝隆人把超小型半原子能噴射器用作垂直昇空的推動引擎，這種袖珍原子爐結構非常精密，勝過了阿魯況的超技術；差不多只有火柴盒大小，就能靈巧地控制核子融合反應爐——難怪洛丹對貿易這麼

熱心，人類的確很需要它。

輝隆飛機低低掠過首都的街道。機上有奇特的雙重操縱桿，其中能源控制器是用脚來操作——總之，他們的習慣恰好和地球人相反。

飛過上空的飛機是用無線電來控制，地球上的列强對這種監視設備相當熱心，輝隆人更甚；因此，飛機必須穿過無數的管制站。

橢圓形艙的窗前，可以俯瞰中央太空機場，這是極其壯觀的建築物。這些住在遙遠的星球上、酷似人類、性格堅强篤實的輝隆人，含有了不起的天分。

五個輝隆日以前，洛丹曾下令把搶回來的戰艦，從山區裏的機庫移到中央機場，因此這座城市又多了一座新的「山丘」。

太空機場北端矗立著超級巨艦，它的大小，簡直無法用文字形容。

貝里．洛丹把曾遭破壞的阿魯況巡洋艦修復之後命名爲「星雲二號」。這艘巨艦不但是進步科學和卓越技術的象徵，也是權力的象徵；又是人類征服、移民到未知的銀河領域、散播和平的象徵。「帝權級」的戰艦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造的；不惜投入巨額資金和大量勞力，理由也在此。總之，設計這艘巨艦來征服各行星。

不多久，洛丹的眼光搜尋著剛才著陸的搭載艇S—7。幾分鐘前被迫登陸，現在看起來仍是龐然大物。

「星雲二號」佔了地平線的一大半，相形之下，巨大的搭載艇倒成了侏儒——雖然它有直徑六十公尺，附有伸縮望遠鏡的著陸脚，可是和巨艦一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戰艦的直徑有八百公尺，銀河系裏沒有比它更大的太空船了。

隨著滑翔機的飛近，搭載艇愈來愈大，終於看不見「星雲二號」了，除非是抬頭往上看。「閃著藍光的阿魯況鋼山」、「龐然怪物」、「巨大機械」等等都是這艘巨艦的諢名。構成這艘無敵戰艦，其能源足可供應整整一個太陽系各行星全部的電量。

滑翔機降落了，眼前球面外殼的裝甲牆打開了，就在慌張的人員走下來的上方，有突出部份圍繞在球體的中央。

戰艦的引擎就在那兒。現在，推進器的小火口也許關閉了，但「星雲二號」可以隨時起飛。

這曾是特普希達艦隊的核心，爲什麼蜥蜴的子孫能擄獲這艘戰艦？貝里．洛丹至今仍猜不透；特普希達人曾駕著這艘巨艦四處侵略。而今，能夠完整地收回這艘戰艦，洛丹覺得應歸功於變種人。

從那時起，洛丹所率領的第三勢力，擁有能和同型的阿魯況船相匹敵的武器，不過，他們並不考慮會敵對；因爲大帝國的巨腕還沒伸到這裏，也不能伸得更長了。那些曾經喧赫一時的阿魯況人已經退化了，這一點無需懷疑。他們精神委靡，保有祖先那種活力的阿魯況人只有少數而已，克里斯多和托拉就是其中二人。

布魯和馬歇爾消失在巨大的著陸脚柱間。望遠鏡脚的前端呈圓形，各有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要描寫這艘船之大，實在不知拿什麼相比。洛丹冷靜地計算船的價格，估計約在千億美元以上，比兩次世界大戰海、空兩軍的總費用還要高。

洛丹慢慢走過去，走到巨船的陰影下；當織女星被球體完全遮住時，他才想到要盡快把受重

傷的部下送到後方就醫。

剛才著陸的搭載艇S—7，這時有興奮的人邊談邊走過來。他們臉色蒼白，似乎很疲倦。

看來枯瘦了些的尼森少校離開了那群人，把無線電鋼盔挾在腋下，稀疏的頭髮因流汗而黏在頭頂上。

他簡單地敬過禮之後，拿出香煙，好像不願意別人强迫他報告似的。

洛丹瘦削的臉上十分鎮靜，將視線投向高達七十公尺的S—7，它正停在超級戰艦的影子下。洛丹等著尼森先開口。

「隊長，實在太慘烈了——」瘦小的尼森歎了兩次氣：「尤其是對小型戰鬥機而言。卡爾瓦曼士官陣亡了，他是最好的部下之一。」

尼森對那個非洲人從沒比現在更好的誇獎過。洛丹依然默默不語。他知道尼森爲此心疼不已。

「蜥蜴們把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月球作爲立足點，以後可能會在最大的月球上建造太空基地，其他五個像岩塊般的星球則作爲前哨站。他們兵力不多，不過，可能有高性能的檢波裝置。當特普希達人的補給艦隊飛到星系裏時，碰到卡爾瓦曼、拉烏斯、列倫郝斯，於是，特普希達人把他們團團圍住。我去偵察時，拉烏斯和列倫郝斯正要去支援。我在一光時前去迎接，接收了拉烏斯的飛機後，從近距離超空間飛躍到飛洛魯軌道。經過就是這樣。隊長，我還拍了一些很好的照片。」

就大事來說，這種報告實在簡潔。尼森絕不多言，他只讓對方了解就好。

洛丹點點頭，然後，開始詢問要點。

「列倫郝斯……還活著嗎？」

尼森慢慢聳聳肩，吹出了一個煙圈，吹向機場那邊。

「他的戰鬥機被熱線擊中，燒傷得很嚴重。我希望戰鬥機的阻礙力應該再加强。」

「尼森，你休息罷。我會派人把你的飛機開到機庫去。辛苦你了。」

指揮官無言地目送他離去，而後，向戰艦底部的升降機走過去。由於升降機在別處，於是他走向中央，距離約有四百公尺。現在，他的頭頂上，正是「星雲二號」的圓鐵頂。

「我想和那些傢伙鬥一鬥。」拉烏斯士官說：「你從列倫郝斯少校那裏聽到什麼嗎？」

尼森搖搖頭。阿魯況特種機器人爲了分析剛拍攝的照片而走過去，不久消失在反重力升降機中，進入巨船裏面。

「拉烏斯！有好戲看啦！」尼森預言似地說：「那個機器人會給我們滿意的答案。我看洛丹隊長這次如何指揮變種人？他們需要一座優良的出擊陣地，或者……」

他剛說到「或者」，飛洛魯行星上的太陽熱得使大氣瀰漫了一片蒸氣，拉烏斯不覺深深呼了一口氣，他沒聽到對方說什麼，腦中浮現出法國阿爾卑斯山西部一座小山谷，那裏終年都很幽靜。

3

這個昏迷不醒的人，躺在特製的水池裏，生化合成細胞鉢的乳狀液體直淹到頸部。列倫郝斯少校靠著機器操縱的呼吸裝置供應氧氣，同時也調節循環，供給活力。

船醫巴卡特和馬諾利並沒有多說什麼。

「他會活下去的。」巴卡特說。這位金髮大漢說完之後，臉上有些不悅；接著又說：「隊長！站在醫生的立場來看，他的情況並不好；拜託你，別把病人吵醒，他需要十二小時的熟睡。第三級火傷的痛苦並不那麼好受！」

貝里・洛丹思量著他的話，巴卡特和馬諾利已經走開了；只有醫療室進口處的機器人，看著從織女星系撿回一條命的人。

派小型戰鬥機穿過密集的敵艦陣地去執勤，實在是大膽的冒險。

洛丹緊緊抿著嘴，沒人能看出他在想什麼；站在他背後，正在探望傷者的布魯，也猜不透他的心事。

「簡直活見鬼！」矮胖的布魯咕噥著說：「這種事以後要避免。」

洛丹望了這位朋友的藍眼睛一眼。四年前，他和布魯一起登陸月球，發現了迫降的阿魯況人。他倆曾經受過太空軍的嚴格訓練，因此互相都很了解。

「我來想辦法。」洛丹慢慢說：「好，我們走罷！對我來說，列倫郝斯是不幸中之大幸。」

「什麼?!」布魯驚叫起來：「對你來說？」

「不錯！」洛丹露出笑容，說道：「眞正有良心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卡爾瓦曼之死，是不得已的；千萬別這麼想，這絕非不得已。原則上，也並非無可避免。也許我會取銷偵察飛行，不要再做這種飛行了。」他說著，同時，以手勢制止對方說話。

「克里斯多和托拉正在小電腦室裏等著。」布魯憂鬱地說。兩個人又望一望已經熟睡的戰鬥機飛行員，然後走出病房。

醫療室前，走廊和台階相連。「星雲二號」本身就是一座大城市，外殼上的機械室，比地球上任何一座發電廠都大得多。

兩個人由輸送帶前往中央地區。那裏有主升降機通往戰艦內部。在自由降落時，由完全自動引力調整機來操縱，這種裝置只是地球人無法想像的小技術之一。

反重力升降機上升三百公尺。司令室是裝甲球體，位於船中央。阿魯況人的傑作——亦卽帝權級的戰艦，早在幾千年前就有了，如今，在遙遠的阿魯況星上，沒人再回想過去的艦隊。銀河民族强盛的顚峯時期已經過去了，他們今天正面臨著衰微沒落。

當今的問題是，在衆多的種族中，究竟那一族才能繼承阿魯況人的遺產，重建昔日盛況？已知的銀河系裏，到處都有叛變的怒潮，而阿魯況已無餘力派遣殘存的艦隊去肅淸局面。

不久之前，地球人還蒙在鼓裏，以自我爲中心，以爲自己是上帝創造出的大銀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物。多無知啊！其實，有無數的智慧種族生存著，其中還有很多是非人形的。

小電腦室的裝甲門前有兩個警衞機器人向他們敬禮。洛丹無心理會，他有事急著辦。門滑開了，裏面是半陽電子預備計算機管制配電板的橢圓形房間。這裏原是爲緊急使用而設計的，巨大的主陽電子部分地區都有這種功能。

阿魯況科學家克里斯多看來很年輕，他站在配電盤旁邊，高瘦的身材，給人深刻的印象；充滿智慧的紅眼睛，更令人難忘。

眼睛能顯示出眞正的年齡，白髮則不然——白頭髮和紅眼睛正是他們的特徵。

克里斯多比洛丹還高，從外表看來，他們和地球人很相似，只有用X光照射時，才能區別出。

他威嚴地點個頭，這種態度使洛丹心裏微微不快。他和洛丹是相處很久的朋友，阿魯況人不會突然不理人的。

站在一旁的年輕女人並沒有改變。四年以來，被破壞的探險船女船長托拉，還是那麼頑固；洛丹認爲她的冷淡是僞裝的；她也沒有再對洛丹輕蔑地嘲笑人類是「狡滑」的高等猿猴。她只靜立一旁。

洛丹在房裏停下來，他掃了一眼便明白了。身爲退化的種族一員，而精神仍然健旺的大科學家克里斯多，有著秀氣的額頭。洛丹不喜歡囉嗦，要是克里斯多再談下去，恐怕再也沒完沒了。

托拉緊閉著雙唇不言不語。瘦長的洛丹，雙眼冷漠無情，卻有無限的魅力；在某種情況下，

他有豐厚的潛在能力，克里斯多不久前才知道。那時，他是飛行員中果斷的領導人，接受阿魯況的催眠教育之後，更顯出他的能力。

「好，我們動作快點，時間不多了。」他並不愉快地笑著說：「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是不是想說，假如沒有阿魯況人，地球人還在用可笑的液體火箭登陸月球？你們認爲我們很愚蠢，而你們的船迫降在地球附近的月球上，只是一件遺憾的偶然。我知道你想說這些。不錯，你們的確傳給我很多知識，但是這絕不可惜。現在我們在織女系第八行星上，四周有很多非人形或非阿魯況系的智慧種族，我們沒有時間了。」

「野蠻人！」

洛丹無言地低下頭去。這時，身材高挑的女人，那靈秀的鼻子不經意地翕張了一下。她和洛丹之間的愛憎之爭，此刻已獲得勝利。

「謝了！我們都是野蠻人。只有健全的精神與强壯的身體，才能挽救沒落的大帝國，重建帝國，再造和平。托拉，這種話以後請妳別再說。」

克里斯多也不答腔。

「你知道我們要求什麼嗎？」女司令嫌惡地問。

「爲什麼不用公文提出？」洛丹咳了一下，布魯卻微笑起來。

這位美女閉上了雙眼，細瘦的雙手微微發著抖。

「我恐怕辦不到。」洛丹接著說：「這艘戰艦是我的部下搶回來的，我不能承認妳的指揮權；另外，要『星雲二號』離開織女星系，把你們送回遙遠的母星，也不可能。」

「我們有這個權利。」

「我絕不答應。」洛丹堅定地說：「現在最重要的是人類的存亡。地球離這裏不過二十七光年，很可能有一天會被特普希達人發現，他們可能會發覺過去的錯誤而全力搜查。你知道，我絕不允許他們那麼做。」

「把我們送回阿魯況罷，帝國艦隊會援助你的。」克里斯多靜靜地插嘴。「任務失敗了！在一個能居住的行星上，存在著永生的秘密，也許我再也無法發現了。請把托拉和我送回去吧！」

「抱歉！我們不能用唯一的戰艦進入銀河中心，那裏有叛亂的種族在彼此激戰。地球人必須集中力量，精誠團結。我把地球的位置視爲最高機密。我知道你們的願望，但是我們現在需要全力以赴，把非人形的特普希達人從織女星系趕走。無論如何我都要阻止他們發現地球。」

「你所崇拜的地球人，從整個銀河系看來，未免太渺小了，你不多考慮考慮嗎？」托拉諷刺地說。

「這是觀念問題。」洛丹嚴厲地頂了回去。

「克里斯多，你是遇難的阿魯況探險隊的科學部長，請你忍耐點罷，等我們把特普希達人驅逐出境以後再考慮。對不起，已經過了五分鐘。」

洛丹看看錶，不再說話。

「又要流血了。」克里斯多苦笑著。「我們一直把地球人看得很高，因爲地球人長得和我們很相似；如果他們想在幾年裏繼承我們的遺產，那就錯了——他們還不夠資格。」

在滑到上面的裝甲門之前，洛丹停下脚步，回過頭來說：

「克里斯多，你以後會驚訝的，別把你們疲憊衰弱的種族和我們相提並論；總有一天，地球會扮演銀河系的重要角色。只要能穩住後方，我也願意把兩位送回阿魯況——別忘了，如果沒有地球人，你們老早就死了。」

「你只會說這個，不能說點別的嗎？」洛丹回到外面的升降機時，布魯問他，洛丹還在生氣。

「我覺得對阿魯況人應該友善一點；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對自己的太陽系以外的世界，恐怕永遠都不知道哩！」

洛丹很憂鬱。布魯說得不錯，可是，在這種情況下，說那種話也是不得已的。

「要讓他們習慣才行。我們並不狡滑，我絕不讓『星雲二號』捲入銀河系的漩渦中。阿魯況的滅亡是免不了的，阿魯況所統治的大帝國也一樣。幾世紀以前，宇宙爲爭權奪利而戰，我們都不知道；現在，高度發展的非人形種族出現在地球附近，這是緊急警報了。傷阿魯況人的心是不得已的，我也沒有辦法。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洛丹從升降機的反重力場走出去。前面是士官住宅區。他走到機器人看守著的司令室前。

「S—7的事拜託你啦！我還有別的事。對了，船上有沒有手藝好的理髮師？」

「我去叫醫生。」布魯答道：「靜一點，艙裏很涼快，現在……」

洛丹露出了笑容——這笑容在他擔任太空軍飛行員時，相當有名，後來就很少見到了。雷納特・布魯馬上認眞起來，清澄的眸子裏閃著謹愼的光芒，矮胖的身子也有點緊張，他不再扌醫生了。

「你好像有心事，是什麼？」

「船上究竟有沒有人會做假髮？」

「沒有。受阿魯況部分催眠教育的專家只有三百人。」

「好吧，那就算了！S－7麻煩你了，因爲尼森也受了傷。」

沈重的轟隆聲破空而來，這是由於電流供給F區力場放映機的關係，超反應爐開動了。司令室入口處的顯像幕映出已經著陸的搭載艇S－7，目前正慢慢從地平線上消失，被拖進母星巨大的發射孔裏。

反應爐的轟隆聲逐漸小了。「星雲二號」的周圍產生高性能阻礙場，連見多識廣的輝隆人也看呆了。積存在空間的能量形式和這種阻礙場的構造，對輝隆人來說，實在莫名其妙；這也難怪，他們腦子裏沒有那種觀念，他們自從進入光速飛行時代以後，就不再進步了。

洛丹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聲源是脚下二百公尺以上的B能源廳受阻礙而產生的——「星雲二號」與外界完全隔絕了。

「我們在士官室見面。不要再多想了。」

說完之後，洛丹的背影消失了，自動門之前，只留下布魯一個人。兩個阿魯況戰鬥機器人也站著不動，布魯仔細研究一下，才確定沒有危險。

布魯自言自語地走開了，他不明白假髮和最近的事件有什麼關係。敵人在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月球上建立太空基地，有一個戰友陣亡了，司令居然還忙著找理髮師?!

布魯覺得自己想得太多了，結果，竟罵起無辜的修理機器人來出氣，這些機器人剛才奉命去

修理受損的顯像幕。

尼森少校從後面出現了，默默點個頭，又走回自己的房間。戰艦上規定的休息時間到了，除了哨兵之外，所有人員都必須睡覺。來到飛洛魯行星後，已身心俱疲。

外面，卵型的太空船飛進藍空中，這種機型和被特普希達人擊毀的那一架是同一型。

布魯不再多想，洛丹的心事很難揣測，他覺得還是像大家過去那樣，奉命行事，忠心耿耿地去執勤比較好。

*　　*　　*

偌大的船艙隔成好幾間，與其說是起居室，不如說小型管制室恰當。無數的顯像幕此刻一片灰暗，因爲船上聯絡裝置的電源已經切斷，而經常一明一滅的光點，也還看不到。

貝里・洛丹獨自一個人；自從擔任巨艦司令以後，向來都獨斷獨行。

司令並不和部屬商議，他們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他也不讓部下認爲在軍事上必須以高傲和頑固，把自己封閉起來。

洛丹天生是個卓越的心理學家，不需經過特別訓練，就能在一瞬間獨自下決定。

在可摺疊的桌子上，放著輝隆製的小型視聽器，連那些多才多藝的阿魯況人見了，也莫不連聲稱讚這是精密工業的一項奇蹟。

拳頭大小的裝置正在操作中，橢圓形的顯像幕上出現了明亮的條紋，那是分斷裝置的妨害電波所構成的無意義線條。

操作同調頻收訊機前的片刻，混亂的線條突然消失，顯像幕上映出了輝隆人的小臉，額下深

陷的眼睛幾乎看不見，倒是灰色軍服上的階級徽章一淸二楚。

這位就是特爾特和貝里．洛丹的聯絡軍官卡托魯，正無言地垂著頭。

「隊長？」

「卡托魯，你正在操作分斷裝置嗎？」

「情況很好，不過，還是別談太久才好。有什麼事嗎？」

「我想馬上見你。」

「在你的船上嗎？條約還沒簽呢。」

「到目前爲止，一切良好。別的問題，以前都談過，趕快準備。在那裏見面？」

卡托魯的臉色在二、三秒內，顯得很緊張。

「老地方。隊長！時間也和以前一樣，方便嗎？」

「等一下，還有一件事，利用你的秘密機關預備五頂假髮，你懂嗎？」

「哦？」輝隆太空軍官楞住了。

「人工頭髮，頭髮代用品，也就是……」

洛丹花了幾分鐘來說明這個妙計，然後切斷電源，興奮的淺黑色臉龐也跟著消失了。洛丹把裝置放進裝甲保險櫃。

織女星之戰遲早會解決，現在就開始了。

他謹愼地走近彈藥庫——那是用阿魯況超强的殺傷製品極微能量場所保護的箱子，洛丹用電碼推進鑰匙打開阻礙器。

剎那間，那些重武器全握在他手中。這是連飛洛魯也沒有的分子破壞槍，其推進波能完全分解結晶構造場。

他在上床以前，再按下開關。好幾個顯像幕映出巨艦的重要部位，聲音從隱蔽的麥克風中傳出。

他聽了一會兒值班人員的報告，話題仍不離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月球。

洛丹微笑著關掉司令專用的裝置。他信賴部屬，這一點無庸懷疑——問題在於輝隆人的反應如何。

＊　＊　＊

他們穿著長及腳踝的暗褐色外衣，這是落後的飛洛魯星山地居民喜愛的服裝。

布魯個子矮胖，很像山地住民——西哈斯人。

洛丹的困難更複雜了。自從特普希達侵略軍匆忙撤退以後，飛洛魯對地球人的反抗仍然存在，這是不爭的事實。

特爾特認爲織女星系第八行星大多數的住民向異星人讓步，總不是辦法；不過，他們十分感激，也願意通商。

有些領導階級的輝隆人反對地球人設立通商基地，也不答應地球人在基地周圍要求治外法權。

果眞如此，飛洛魯上就有異星人的基地了。洛丹絕不讓步；至於拒絕或承認，就看輝隆政府了。

承認條約已迫在眉睫，反對派十分激動。特路達的廣播電台所控制的輝隆電視網報告，政府和反對派的代表曾激烈辯論；不過，最後的決定權仍在特爾特。

雷納特．布魯很了解這件事，想到貝里．洛丹在電視上向輝隆人的三個行星演說，便感到驚疑、擔心，而不覺搖起頭來。這次廣播中，洛丹坦白地說明地球人願意大力支援，沒想到卻得不到好感。

布魯埋怨洛丹的演說是「第三勢力」成立以來最大的失策，洛丹卻笑而不答。

現在，洛丹召集了輝隆的新聞記者，正式發表文告，引起了奇特的事件。

* *

主星的第二個月球上籠罩了厚厚的雲層，後來，星光也消失了；突然颳起了猛烈的狂風，飛洛魯極端的天氣實在不足為怪，顯然常見的暴風雨就要來了。

織女星在幾小時前，已經沒入了地平線，天氣忽然涼快了，以輝隆人的標準來說，算是寒冷了。

他們選擇的地點是謠言滿天飛的首都，就在郊外與邊界附近的太空船塢地區。當地的居民為了躲避即將來襲的暴風雨，早已從階梯跑到此地特有的地下酒店中。

洛丹冒著寒冷，窺視著眼前的窄巷；變種人約翰．馬歇爾也伸著脖子，在黑暗中傾聽。

「來了沒？」洛丹小聲問。「站在這裏不好，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很危險。」

「剛才有人在想，還是躲開這些西哈斯人為妙。」馬歇爾低低竊笑。

布魯小聲地罵著；螺旋狀的槍身在外套下一清二楚。

「實在冒險。不到十分鐘，這裏就會變成地獄了。卡托魯為什麼不選個好地方?!」

「還有，我們不能到酒店去嗎？在船上，他總是盡量不露面。馬歇爾，你要注意卡托魯的想法，他遵照我的指示，假裝參加輝隆反抗軍，你要好好留意他；如果出賣我們，那就不行了。」

布魯慢慢轉個方向，他的大臉在頭巾下有點平板。

「咦？他會背叛反抗軍嗎？」

「不錯，你別急，馬歇爾會聽到。」

一條矮胖的黑影在街燈的光亮下掠過，附近的酒店傳來喧鬧的歌聲。

這個人停住了，大概是發現了洛丹帶著變種人。

「好，就是他！」馬歇爾悄悄說：「他好像很擔心，想要早點離開；別的事他可不在意。」

洛丹用燈作暗號，黑影逐漸接近了，卡托魯的臉也漸漸清楚了。他們就躲在牆壁突出的陰暗處，約翰．馬歇爾負責監視，用心電感應去探測來人。

「快點！」剛出現的輝隆人慌張地說：「滑翔機出發，可能有人跟蹤。隔牆有耳，小心點。」

洛丹並沒耽誤，早在幾個輝隆週以前就準備好了，不必多言。

「假髮帶來了嗎？」

卡托魯摸摸外套下。

「帶了五頂。找這些假髮非常費心，究竟做什麼用呀？」

卡托魯的眼睛在黑暗中好像兩個洞。布魯緊握著槍把，前面出現了穿制服的人，可能是輝隆

太空船的船員，不久就消失在附近的酒店裏了。

「馬上就知道了。」洛丹沒有正面答覆，又問：「準備好了嗎？」

「有二十名，都是以前的部下。」

「靠得住嗎？」

「隊長，絕對靠得住。」輝隆人答道，不安地望了變種人一眼——他認識馬歇爾。

「卡托魯，我希望你相信我。」洛丹提高聲音說：「你知道，我不願意牽扯進關於輝隆人命運的麻煩裏，在這裏的反抗運動是違法的。我的部下除了在通商基地外，不會到別處去；假使你們的領導人不請求軍事援助，我們早就離開這個星系了。」

輝隆人一言不發，向前伸出兩手，表示了解。馬歇爾會意地點點頭。卡托魯永遠不會忘記地球人的救命之恩。當洛丹第一次遇到非人形的敵人時，發現了在宇宙空間漂浮的卡托魯，救起了他。從那時起，輝隆驅逐艦司令就成了可靠的盟友。

「我的手就是你的手，隊長，有何吩咐？」

「我希望你按照計劃攻擊，並使用一般武器。」

卡托魯吃了一驚，雙手握著。

「隊長，那是危險的武器，你想讓部下白白送命嗎？」

「對付你們的熱線槍，我早有準備，你放心。你要盡量擴大，知道罷？你的行動很重要，別想欺騙特普希達的艦隊司令。最重要的，有一點點疏忽，你就會失敗，你明白嗎？也只有如此，才能說汳他人。」

「有人來了。」馬歇爾說：「是巡邏隊，他們走進酒店了。」

「快點！」卡托魯悄聲說：「任務完成後，要向你報告嗎？」

「陣地情況如何？」

「我每天都去。他們贊成戰爭，也響應你的呼籲。」

「那好。今天到此爲止。卡托魯，你能平安回去嗎？」

洛丹目送著矮小的影子消失。

「照著他的話去做，就能免於殺身之禍了。馬歇爾，他的想法如何？」

「靠得住，跟他說的一樣。噓！巡邏隊又來了。」洛丹覺得不能再待了，於是，發動了阿魯況特殊服裝的極微反應爐，產生了反重力場離開了地表；三個幾乎透明的物體，掠過低矮的房舍。

下面，「星雲二號」的能量圓頂裸露在地平線上。暴風雨愈來愈猛烈，大阻礙器張開了小小的出入口。

阿魯況科學家在大阻隔室裏迎接洛丹。克里斯多的臉上流露出認眞而刻板的表情。

洛丹脫下外套，露出了阿魯況特殊服裝。雷納特．布魯先開口了，與其說嚴肅，倒不如鎮定來得恰當。

「克里斯多，我告訴你一件好玩的事。你知道爲什麼會有帝權級的大戰艦嗎？我倒想知道，假如允許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洛丹插嘴道：「克里斯多，你研究過我寫的資料嗎？」

阿魯況人無言地點點頭。

「那麼……」

「除了飛躍座標的精確度之外，其餘有關太陽系的大體都符合，那個恒星的確有行星。」

「把資料送到極微帶上，好嗎？用自動捲盤好了，看起來要跟眞的一樣才行。辛苦你啦！」

「太危險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響起，這是托拉，她的銀髮在阻礙器的光線下閃閃發著光。

洛丹回過頭來，望著托拉明亮有神的眼睛，露出了微笑。

「人類從有史之初就不斷冒險，妳的祖先也重視冒險，而成爲偉大的帝國。托拉，我能信任妳嗎？」

她凝視洛丹有好一會兒，然後，默默地點點頭；接著又搖搖頭，再加一句：

「你很關心部下服不服從，可是，太危險了。」

洛丹並不回答。兩個阿魯況人這時好像清醒過來一般。

「叫三個變種人來，」他轉向布魯說：「到我的房間去，然後，在士官室開會討論。」

布魯無可奈何地看著隊長消失在阻隔室裏。

* * *

三個變種人來了，有兩個男的；另外一個是身材窈窕，皮膚黝黑的女性。

胖胖的安德烈・諾亞是在日本出生的法國人。伊西・馬玆是純種的日本女人；而安德烈不過在日本養成了某些習慣而已；這都是洛丹編組的變種人部隊裏的重要人物。

安德烈就是所謂的「念動者」，曾經在金星受過訓練，能夠用自己的意志命令任何生物。

第三個是約翰・馬歇爾。在日本女人的掩護下，用心電感應去監視對方——這是他的特長。

克萊恩上尉走進房間時，伊西・馬玆正微微發著抖。不僅是克萊恩，第三勢力的要員都到了。

身兼戰艦彈藥管理人與異星武器專家的克萊恩，看來好像很疲倦，臉孔黝黑，額頭上柔軟的頭髮好像燒焦了似的。

他也帶著合成物質燒焦的臭味進來，他拿著的東西也很可怕，那是貝里・洛丹所要的三件淡綠色制服。

其中兩件的胸口處有很大的一塊子彈洞，下襬有燒焦的破口；第三件好像曾經掉進了開動中的核子反應爐。

上半身幾乎全是破洞，不只是燒毀，而且已經完全碳化成泡。

洛丹仔細看過放在桌上的制服後，露出了並不幽默的微笑。

「做得好，安德烈！實在太好了，簡直就像眞的一樣。」

上尉聽了並不高興，反而委屈地看看四周。「隊長，如果有人穿起來，就等於是三個死人。小洞是輝隆的超强光線槍打的；頭髮是細的熱推進砲造成的——根據高密度的雷射原理。我很熟悉。」

「咦？這是什麼？」布魯嚥了一口口水，克萊恩卻微笑起來。

「這個大洞嗎？這是阿魯況文化的產物。把焦點對準三次就成了；雖然我盡量把能量關小，可是還是燒起來了。要是它們看來不像眞的，我會當場……」

「好了！」洛丹插嘴阻止，接著看看臉色白皙的日本女郎；她是廣島原子彈爆炸時出生的。

「伊西，把燒焦的衣服穿穿看，巴卡特博士會把妳的皮膚化妝成燒傷的模樣；馬歇爾和安德烈．諾亞的結實胸口也一樣。安德烈，你別怕！」

「一定要這樣啊？」這個矮胖的男人，身子僵直，兩眼緊盯著制服。

「伊西，妳要照計劃進行，妳先乘輝隆的滑翔機從本船『逃走』；馬歇爾和安德烈會隨後『追踪』，當然也乘坐同型的滑翔機。你們把阿魯況的極微反應爐藏在衣服裏，每人身上所產生的阻礙力，可以防止任何東西穿過。那東西很管用。」

「眞這樣就好嘍！」馬歇爾自言自語嘀咕著，臉色有點蒼白。布魯咧著嘴，好像在笑話他；不過，馬歇爾一旦下了決心就不動搖了。

「馬歇爾，你要用阿魯況製的武器射擊逃走的女間諜，知道嗎？你要瞄準上半身，千萬記得把能量控制到最低限度。伊西．馬玆從滑翔機下來後，立刻被你擊中；然後，你和安德烈被輝隆反抗軍攻擊，也同樣中彈身亡。按照計劃，倒地時，立刻引燃小型噴煙膠囊。要讓對方看到被射殺而有傷口才行。大家馬上會被『收容』，若是被對方詳細盤問，那就不妙了。以上所說的要注意，其餘的不用管。還有疑問嗎？」

洛丹環視一週，這一次絕不能出錯。

「究竟是爲什麼啊？」巴卡特博士問道。

「博士，你不久自然會明白。這三名船員被射殺，我們需要百分之百的證據。馬歇爾，你既高，又瘦，冒充阿魯況人，大概沒有問題。請馬諾利選一頂白色假髮給你戴上，無論如何都要讓

輝隆人看不出。最重要的是，這次事件不僅有二名補給隊員被殺，還有一名阿魯況人遇難。兩小時後行動，兩架滑翔機已準備就緒。巴卡特博士，這些人的皮膚就拜託你了。克萊恩，你負責阻礙反應爐。」

一行人無言地離去，多說也沒用。洛丹對於這個大膽計劃，就像準備停當的火箭，隨時都會發射一樣。

軍官和士兵的討論會繼續進行，全體人員都知道這個計劃，可是沒人知道目的是什麼。洛丹說了下面的話之後，會議就結束了。

「……爲了保護各位的生命安全，以及避免寶貴的太空船受損，各位都知道必須把非人形的特普希達人趕出織女星系。我想用不流血的方式驅逐他們。人類的精神才是至高無上的財富，我們不得不如此。完畢！」

只有這句話而已。「星雲二號」上的各個角落，都有人三三兩兩地議論這件事。

戰艦的醫療部十分忙碌。人工的皮膚對摺紙是從生化學培養基採出的，冒充燒傷的皮膚貼在三個變種人的健康皮膚上。馬歇爾好像很難受似的。

4

以地球時間為標準的兩小時前，巨大的織女恒星從地平線上露出來了。

輝隆人的時間劃分非常複雜，以一座特殊的塔尖影子，作為測量時間的補助法。

卡托魯穿著通風的船塢工人服，注視著細長的影子——那是電視塔塔尖映在地上的影子。

太空機場在東邊。卡托魯站的那裏，很少有人走動；寬濶的街道在酷熱的大太陽下，杳無人蹤。

二十名部下都巧妙地化過裝。因此，在裝備索具貯藏室附近徘徊，也不會引人懷疑。大型運輸車自動裝貨，運到機場去，在那裏，飛洛魯星的商船隊，也已經開始了裝船作業。

塔影快要接近柵柱了，當它到達柵柱時，也就是行動的時候。

卡托魯望望滑翔機。把他和部下送往安全地帶，只要兩架就夠了。

藏在寬大外衣之下的極微通訊機響了，他動也不動，只輕聲應答。

小型擴音機傳來流利的輝隆語。卡托魯覺得嘴裏一陣苦澀，因為輝隆人不是從皮膚出汗的。

他低聲回答，很快的，感覺出威脅的壓力。

「我在等著，務必完成任務。滑翔機已經準備好了；你看到什麼了嗎？」

卡托魯知道從這一刻起，絕不能出一點錯。說話的人是反抗軍的領袖；沒人知道他是誰，只曉得是特爾特身邊的人。

「還沒看到，」太空軍的軍官答道：「一定會來的。我們的撤退路線安全嗎？」

「一切就緒。你只要按計行事就好。」

簡短的通話結束了。卡托魯望望部下，只有他們才曉得卡托魯並不是眞正的反對黨。這件事非常危險，所有人員必須全部撤離才行。

他又望望移動的塔影，當尖端到達柵柱的那一瞬間，遠方閃起了明顯的光點，卡托魯霎時緊張起來。部下也都暗中握著武器。卡托魯故作輕鬆地越過一群船塢工人；他的臉偏向一旁，動作十分迅速。終於來了！貝里．洛丹的計劃能否成功，就看這一刻。

卡托魯原是優秀的驅逐艦艦長，在宇宙空間，所向無敵。

然而，在第八行星的地上就不舒服了。他遙望著由遠而近的光點，引擎聲好像分成好幾段似的，不停地傳過來。

卡托魯大聲叫喊，前面就是大馬路，那裏有一處寬闊的廣場，滑翔機就預備在那裏降落。

滑翔機飛快地接近了。有點異樣的操縱盤前，有個穿著破爛衣服的年輕女人，臉上還有嚴重的灼傷。

伊西．馬茲深知這次任務的危險性，只要有些微差錯，就會送命。

她摸摸拳頭大小的阿魯況反應爐，早在幾分鐘以前就已經開動了，它產生的能量場幾乎看不

見，只有觀察力敏銳的人才可能看得出來，她衷心盼望沒有這種人才好。

作戰結果是個未知數，她也無法預測。當輝隆製的滑翔機向下俯衝時，她的臉都汗濕了。

前方是一些塔狀的補給貯藏室。她用腳控制能量，掀開前面的噴射器，就在煞住的當兒，尾部的顯像幕映出了追蹤而至的物體。突然間，她覺得恐怖萬分。

萬一約翰・馬歇爾早一步著陸或開槍，那麼愼重排練的計劃便配合不上了。

滑翔機著地的那一瞬間，她喊了一聲，這是下意識的反應；四輪下方的噴射口再一次噴射。

滑翔機受了噴射的力量，在地上彈跳了幾公尺，然後再度降落。

伊西・馬茲被安全帶纏住而發楞。她費了幾秒鐘的時間極力鎮定自己。窄窄的滑翔機上，原先的緊張氣氛終於解除了。

她探測到在地上奔跑的輝隆人腦波，由於緊急迫降，勢必引起局外人的注意。

而後，她又探知了卡托魯的激動，卡托魯簡直恐怖已極。

她在駕駛座上呻吟了一聲，隨即站起來，打開已經破損的艙門。陽光炙熱地照耀著。外面就是輝隆人，那是個握著裝有安全裝置的超光線武器的男人。

卡托魯叫嚷起來，但嘈雜的喧鬧淹沒了他的聲音。她知道現在正是千鈞一髮之際。

她搖搖欲墜地站著。這時，頭頂上同型的滑翔機傳來了引擎的轟隆聲。這架滑翔機和她不一樣，非常平穩地降落了，無視於機身的高速而降落，卻做得很漂亮。這也難怪，因爲馬歇爾經常這樣駕駛這型滑翔機。

伊西拔腿就跑。前方，飛洛魯的空氣被幾道閃光撕裂了。叫嚷的工人見了二十挺光線槍的射

線，紛紛逃離，留在現場的，只有他們而已。

卡托魯反應敏捷，他們奉令不可傷害那些跑來救她的無辜者。

部下們謹愼地開槍示警，伊西彷彿也清醒了，她照預先擬好的計劃，踉蹌地往前跑；把手中握著的合成物質膠囊往前扔；這時，第二架滑翔機的艙門打開了。

馬歇爾瞧到令人困惑的局面，一言不發地舉起阿魯況的重武器。

輝隆光線槍發出輕微的聲響，立即被推進器的聲音掩住了。壓縮的空氣變成熾熱的射線；伊西眼看著藍紫色的能量線朝著自己衝過來。

她沒命地狂叫，十分逼眞。能量線像灼熱的魔爪，緊緊抓住了伊西；雖然有安全的阻礙場，但在物理性的衝力震動之下，她看來仍像一團正在熊熊燃燒的烈火。

伊西頹然倒下，她想竭力掙扎到最後一刻，結果還是失敗了。

卡托魯冷靜地射擊。馬歇爾在瞄準時，與安德烈幾乎同時倒下。安德烈的能量線，把伊西損毀的滑翔機，一瞬間融解成爲金屬塊。

五十多個船塢工人驚慌地四處逃竄，一個穿著外套的輝隆人看到了這女人用力扔出的東西。射了幾發恐嚇的警告射擊之後，卡托魯的部下衝進了滑翔機，發動引擎，立刻起飛。現在，貯藏室前面，只留下三具屍體和燒毀的金屬塊。

馬歇爾的身上還冒著煙。過了一會兒，這個裝死的人半睜著眼，望著倒下的少女；安德烈馬上靠過來了。

「喂！趕快把噴煙膠囊燒完。」他叫道：「好了。伊西怎麼樣？」

「昏過去了。」安德烈答：「左脚不要動！她的能量阻礙反應爐失靈了嗎？」

「不會吧！小心，有人來啦！別讓那些人靠近，等隊長來再說。隊長爲什麼還不來？」

安德烈那種驚人的暗示能力開始發揮了，那些原想救人的輝隆人，停下來之後又回頭走了，別人也猶豫不決，在遠處觀望。

「好極了！」馬歇爾低聲說：「胖子！你裝得不錯嘛！好像練習了很久似的。死人滋味如何？」

安德烈低聲地咒罵。前面彷彿有東西炸裂，原來是滑翔機再度起火了。

「隊長怎麼還不來呢？」安德烈嘀咕著。「那些人大概是想救我們。」

「還有五分鐘。先讓卡托魯脫身罷。哦！伊西醒了，假如現在她……」

馬歇爾閉上了嘴，憂慮地看著日本女郎——她的手動了一下；不過，她很快就醒悟到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死人應該不動才對。

伊西．馬玆沒有再犯錯了。

* * *

輝隆製的顯像幕上映出了一張輝隆人的臉，那就是卡托魯。這一次他穿著太空艦隊的灰色制服。

他的聲音雖然很小，卻正確而明晰。洛丹說道：

「特爾特大吃一驚，開始調查了。你要小心，別被抓到。」

「你的部下不要緊嗎？」卡托魯不安地問。

「不要緊。他們做得很逼眞，沒有人受傷。你帶著捲盤嗎？」

「我已經解讀了，就在我手裏，這因爲我是反抗軍幹部的緣故。」

「那就好，但願如此。今天我要進行C計劃，馬上就要開始，請注意基地。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佛連．托克。他是特普希達艦隊司令官的代理人，是個重要人物。逃走的時候，被我的部下抓到。」

「這很重要。他的智慧高不高？能夠推理嗎？」

「絕對沒錯。那些人只知道理論，沒有我們這種感情。」

「那更好！我要佛連．托克知道部下的襲擊事件；讓他看看死者的照片，自己去想。不要多說，否則會被發覺。還有，在詢問特普希達人時，要讓他知道你是反抗軍的一員。」

「那很困難，因爲俘虜都由調查委員會審問。」

洛丹不耐煩地制止，顯像幕上映得一清二楚。

「這件事由我和特爾特來辦。我要你負責拷問；同時說你想在本船上見他。以上，有沒有疑問？」

卡托魯搖搖頭。洛丹又加了一句。

「可能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堅持到底。相信我，我們在飛洛魯設立通商基地，比受宇宙來的特普希達人侵略來得好。你也明白你們的艦隊無力反擊，蜥蜴的技術比你們略勝一籌。」

卡托魯承認他說的全是實話。

「我要切斷了。你等著特爾特的命令。我會暗中掩護你，不用參預C計劃。辛苦你了。」

洛丹又把輝隆製極微通訊機收在秘密櫥櫃內。不多久，值日軍官報告有了消息——那是布魯，他的臉映在顯像幕上。

「S－7，出發準備完畢。」

洛丹乘中央升降機來到搭載艇機庫，走到S－7巨大的射出門之前。

那裏已有十五個人整隊完畢；看樣子，尼森少校已經恢復元氣，他的部下也一樣。

尼森像以往一樣簡潔地報告。

洛丹把命令要點重複一遍：

「尼森，我信任你。搭載艇的續航力大約五百光年。你要依照正確的計算資料向星際空間飛躍。用最大輸出力通訊；暗號也知道了。注意，不要用普通公文，那樣太醒目；先用超電波，然後再恢復原來的。」

尼森敬了禮，緊閉的嘴角上露著微笑。

「我不會使你失望。隊長！如果我的電波被探測出，而對方也知道發訊來源，對我們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這一點沒問題。那些人一直在待機而動，你就滿足他們罷；你要假裝不小心用了集束波通訊，把我們的故鄉洩露出來，而讓他們知道了。你可以出發了。」

洛丹眼看著搭載艇射出去。在輝隆的大氣中駕駛並不困難，因爲戰艦裏的氣壓和外面相同。S－7在磁力場經過能量軌道射出去，這是完全自動式反重力，因此立即變成無重力狀態。

幾秒鐘之後，搭載艇發出了轟隆聲，像飛箭似地被天空吞噬了，不一會兒，便消聲匿跡了。

輝隆的雷達站事先已得到通知，曉得阿魯況太空船起飛了，這種飛行天天都有，並不特殊。

克萊恩上尉正在司令室裏等著。

「一小時之內，紅色宮殿有會議，隊長！通知來了。」

「你發出接到的訊號，看看輝隆保安機構怎麼說？」

「他們正在全力搜索『暗殺犯』，政府强烈地譴責激進的反對派，簽約的可能性比以前大多了。」

「一石二鳥！」洛丹露出不易被人察覺的微笑。「托拉，快準備翻譯機，馬上有客人要來了。」

她揚著眉問：

「客人？輝隆人嗎？」

「不是。特普希達高級軍官眞的會說世界語嗎？」

「不錯。由特普希達人所控制的獵戶星座δ系是大帝國的。」

「只是附庸而已。」洛丹不經意地糾正她的話。「那些人對你們無可奈何，你們也心甘情願地接受。妳知道會怎樣嗎？特普希達人會合併外緣行星系；同時，在經濟、政治上成為一級强國。阿魯況，也就是你們偉大的母星，究竟要怎麼應付呢？」

托拉默然不語；克里斯多小聲說：

「你也知道，人形種族已經失去了領導地位了。」

「克里斯多，你要知道，你一定要信任我，你們的大帝國需要可靠而强大的盟友，我們一定要同舟共濟。難道你願意衰落的大帝國被非人形系的智慧種族咬一口嗎？現在只是咬一口，恐怕將來就會整個吞下了。我希望你以後能遵照我的指示；現在，問題是……」

5

阿魯況戰鬪機器人不求功名，也沒有潛在的感情，可是，卻和有機的智慧生物思慮得一樣；不過，它們依靠的是腦中規劃好程式的陽電子電腦，和四肢上的特殊裝置。以機器來說，它們有許多特點，必須仔細地區別。

陽電子電腦部分在接觸到不同性質的意念時，多關節的手腕就會馬上戒備。

雷納特·布魯皺著眉，瞥了約翰·馬歇爾一眼，知道來訪的人已經不遠了。

輝隆衛兵敬了禮，兩個人走過面前，穿過走廊，來到一個比較低下的圓廳，周圍都是鐵欄杆。

布魯停了下來，一股强烈的異味從下往上衝；即使沒有別的東西，光是異臭就讓人夠受的。

「眞的不能小看了性質不同的智慧個體，外貌不同不是他們的錯——可是這種臭味……」

布魯喘了一口氣，閉上了嘴，走到圓形走廊上。

這所大俘虜營在輝隆兩個月球中比較小的那一個上。這裏是毫無生機的世界，假如沒有高超的技術或手段，根本插翅難逃。輝隆人絕不願意把戰爭中俘擄的特普希達人關在飛洛魯星上。

把俘虜關在小衞星上的眞正原因，也正是貝里·洛丹那複雜的心理所承認的某些現象。生物醫學的試驗正在這裏進行，但有關這方面的消息卻很少聽到；尤其是這一點，特爾特已經得到輿論的默許。

布魯往下張望圓形大廳，與蜥蜴相近的智慧生物，就關在鐵檻內，被堅固的鎖和通上高壓電的鐵窗嚴密地關著。

這時候，傳來了宏亮而奇特的聲音，長著深褐色鱗片的結實身子，用力地碰撞鐵柵。俘虜營營長說明這是「餵餌」時間到了。

約翰·馬歇爾咳了幾聲。曬得黑黑的臉孔，在白色假髮的覆蓋之下十分威嚴；額頭也墊了塑膠而顯得比以前高——這個變種人現在已成了阿魯況人。布魯對馬歇爾這種一板一眼的態度感到不耐而瞪他一眼。

布魯又想起洛丹的話。布魯不能化裝成阿魯況人，祇好冒充爲阿魯況殖民行星出身的同盟軍指揮官。

「你覺得對戰俘的待遇合理嗎？」馬歇爾嚴肅地問。

俘虜營營長被問倒了，這問題超過了輝隆人的理解能力。

卡托魯不安地咳嗽著，這種驚慌失措的行動，幾乎可說是懇求，變種人因而閉上了嘴。當時正在餵餌，那是一幅令人作嘔的景象。

戰鬪機器人的武器手臂垂著。前面就是圓形走廊，同一層有很多單獨的小房間，不但整齊美觀，還有衞生設備。

鐵檻上的名牌用輝隆文字標著裏面住著的人。

這是陸續被捕的特普希達高級軍官的單獨牢房。

布魯悄悄挨近。鐵柵裏，深褐色的軀體從粗糙的硬床上爬起來。這些戴著怪異徽章的生物，就站在房內的角落裏，沈默地張望著。

圓而凸出的眼球，從光禿禿的扁頭下，小心翼翼地窺伺著；與人類相像的細長身體上，各有兩隻手脚。從外貌看來，皮膚長了一層黑褐色的鱗片；手掌有六個關節；瘦長的雙脚上穿著馬靴。

這種外形有如噩夢似的動物，智慧卻很高。將來有一天，地球人被他們奇襲而束手無策，並不是不可能。

布魯有點緊張，這兩個本質相異的文化的代表人，默默地相對著。

馬歇爾探知了異星人的意識內容之後，著實吃了一驚。他們是多麼恐懼和驚惶啊！輝隆人對蜥蜴子孫所做的實驗有多殘酷，他可以想像得到，遠從八百十五光年外的星系來的這個特普希達人，正在恐怖之海中無望地浮沈。

「他的名字叫佛連・托克，是高級參謀軍官，也就是所謂的『芝布托』，相當於巡洋戰艦的艦長。」俘虜營營長解釋道。

布魯站到鐵柵邊。蜥蜴瘦長的身體作出準備跳躍的模樣，只有馬歇爾知道這是他們本能的自衛姿勢。

布魯和藍皮膚的輝隆人不同，特普希達人感覺出危險。

佛連・托克等待著，他的大眼警戒地注視著。這位參謀軍官知道那次慘敗是敗在什麼人手裏，但不認爲眼前這個矮胖的生物是阿魯況人——阿魯況人髮色銀白，個子高大；布魯的存在對他而言是危險的。

這時，約翰・馬歐爾走進了特普希達人的視線。佛連・托克發出笛子般的聲音，一面退到單人房的深處。馬歐爾又往前跨一步。

現在，佛連・托克知道對方是什麼人了。這是大帝國的代表人，也就是血腥戰爭中向特普希達軍發動反攻的對手。用不著躲了。佛連・托克無法用猙獰恐怖的外貌來懾服阿魯況人，幾千年以來，兩個種族都很清楚。

結果，特普希達人終於了解無論在那一方面，他們都比阿魯況人落後，並不只有巨船這件事。

「佛連・托克，三太陽帝國的芝布托。」馬歐爾以流利的世界語冷漠地說，他接受阿魯況催眠教育，學會了銀河系通用語。

回答他的是尖銳的聲音，從笛子般的聲音，可以知道這是很愼重的回答，的確是智慧動物。

「當然，你有什麼話說？」

「你跟我一起走，我們的司令在船上等著問你話。」

佛連・托克以爲最後一刻來臨了，不免有些緊張。

「我是未開化種族的戰俘，你沒有權利……」

「我有！」馬歐爾一口頂住對方的話。「將以帝國之法審判。開門！」

輝隆人的俘虜營營長命令著。佛連・托克緊盯著殺人武器的槍口，那是他所熟悉的分子破壞槍。

「他的態度還很强硬嘛。」布魯微笑著，他也學過世界語。

「出來罷。我是你們搞錯的行星出生的。」

布魯竊笑不已，好戲就要上場了。馬歐爾發現特普希達人的注意力增强了。特普希達參謀部計算錯誤，不僅把目的地搞錯，也攻擊錯了目標，這件事也許他們已經發覺到了。

佛連・托克滑到廊下，他不是用走的，而是身體向前傾地踼過去。布魯舔一舔乾燥的嘴唇。

馬歐爾輕輕地打了一個轉，這是特普希達人上當的信號。

機場的阻隔室前，卡托魯正在處理重要俘虜引渡手續。輝隆人的辦事效率，連地球也要相形見絀，自歎不如。特普希達人通過透明的走廊，被推進小型太空船的阻隔室，花了不少時間。

幾分鐘後就出發。特普希達人蹲在船前方的座位上，戰鬥機器人拿著武器，監視著他。

輝隆聯絡艇背後，小衞星愈來愈小。布魯注視著高性能光子火箭的光芒，片刻後，轉向馬歐爾說道：

「眞的咬餌嗎？那傢伙眞噁心。」

「我可不覺得。只要他害怕就行了。噓！卡托魯要開始了。」

偶然從旁邊經過的輝隆人卡托魯悄悄地不知說了些什麼，特普希達人聽了之後，便恢復了鎭定；如果他會笑，一定會笑起來。

佛連・托克有輝隆反抗軍的情報，這是反對派的人士在月球的俘虜營給他的。

特普希達人閃亮的眼睛追踪著輝隆軍官；不過，他沒有留意到變種人的低語。

「好啦！最初的聯絡完畢。卡托魯相信了阿魯況的敵人。」

布魯突然在座位上坐下來。

後來，飛洛魯的大氣在外側響了，戰艦頂上的偵察天線也開始旋轉，貝里．洛丹比聯絡艇著陸還早一步就知道了這件事。

「就要來了。」克里斯多煩躁不安地說：「別以爲可以用假資料騙得過那些智慧種族。我了解特普希達人，他們沒有感情，不能用感情去感化他們。假如我們站在他們的立場，也許會產生離開織女星系，飛往更有發展之地去的念頭，但，特普希達人絕不如此。洛丹，你要出更大的牌才行。」

「慢著，」司令答：「儀器開始轉了。」

「你眞是個野蠻人！」托拉不高興地衝口而出，她的眼神有點慌亂。「你用了不尋常的方法，可以說是原始方法。」

洛丹露出了他那著名的微笑，看來若無其事，其實是不贊成。

「不錯，是非常原始。」他陰沉地承認道：「誰也猜不到阿魯況人會做出這種事，不是嗎？那些人會依據原則與理論思考嗎？由於這種特性，他們一定會眞正了解我這小小的計策。」

托拉閉口不言，克里斯多驚訝地皺起了眉。

「這是危言聳聽。不要緊嗎？你終究不是阿魯況人。」

「你以爲假髮是幹什麼用的？蜥蜴看不出這些細節，在他們眼中，阿魯況人是又高又瘦、皮膚柔細的生物，頭髮銀白、眼睛小而紅；這些條件我都有了，還有什麼好奇怪的？」

克里斯多不解地閉了嘴。洛丹的微笑使他微微軟化了。

聯絡艇著陸之後，布魯用無線電聯絡。

「好了。這裏準備完畢。不要客氣。希望卡托魯也一起來，好當特普希達人的聯絡人。」

「我們屢次假裝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以，那蜥蜴一直很安心。」

「就讓他這樣，快點！」

* * *

審問就在「星雲二號」上的司令室裏舉行。洛丹和幾個變種人，謹愼地佈下了陷阱等著。特普希達人的命運是個未知數。

身心俱疲，又被機器人監視著的佛連．托克，當他從船上下來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一小時以前，成了阿魯況精神干擾裝置的對象。

首先審問他的是積極的日本男性變種人奇達義．伊西帕希。他的超能力在於强烈的暗示，這使特普希達參謀軍官不完全照自己的意志來行動。

他腦子裏有了一個念頭，恰巧是洛丹所希望的反應。

這個不像人類的影像出現在船外的電視螢光幕時，洛丹謹愼地戴上了大小剛好的假髮。如果是人類，馬上就會看出白髮是假的，然而，不用擔心蜥蜴會識破。洛丹自知一定會給蜥蜴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是最後一幕了，」司令自言自語著，凝視著明亮的螢光幕。「現在一切都靠卡托魯了。」

如果他被看穿了，就前功盡棄了。」

「只好孤注一擲啦！」克里斯多插嘴道：「總之，你繼續冒充阿魯況的司令好了。」

外頭，卡托魯所指揮的輝隆警備隊登上了地上車，明天就要回到小衞星的俘虜營去，可是洛丹的計劃並不是這樣。

「我們常說地球人非常優秀，只要給他方向就成了。」洛丹露出疲倦的微笑。「我們有這份稟賦和能力，再加上充分的時間就夠了。絕不能讓特普希達人發現地球，至少在人類整個團結之前，絕對不能，一定要讓他們從織女星系撤退。這裏的正常四度空間，在構造上不斷扭曲，這表示他們很愉快。幾小時之後就可以知道我們的戰略是不是成功。」

「萬一……」

「那就只好攻擊了。」洛丹平靜地說：「當然，我們要隨機應變。我們的工作人員需要支援，沒有別的法子；總之，我們並非沒有準備，這不是很大的問題，你明白嗎？」

克里斯多沈默了，他無法了解洛丹的計劃，大概只有地球人才能設計出這麼複雜的計劃。

輝隆軍車在外面急馳而過。坐在裏頭的特普希達參謀軍官，以爲這裏就是洛丹的母星，也就是四十五光年之外的御夫座α星系；換句話說是該星系的第五行星。由於馬歇爾、諾亞、伊西・馬玆等人的努力，已經把仔細製作的有關航行資料交到反抗軍手中。

從這時候起，就要看卡托魯的手腕了。如果能使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月球上的特普希達人立刻攻擊洛丹的母星，並且認爲解除威脅是有利的，那麼，再把他們的矛轉向無力的輝隆就行了。

特普希達人像克里斯多所說的，是個冷靜的理論家嗎？倘若如此，計劃一定會成功，因爲洛

丹沒有遺漏任何細節。

利用阿魯況戰艦來進攻，的確簡單多了，但是也難免會有意外，不知道情況會變成怎樣。要是「星雲二號」損失慘重，勢必關乎地球人的存亡。

洛丹不能孤注一擲，地球人還不能獨立製造「星雲二號」型的太空船，只好拖到能製造時爲止。

洛丹想得很清楚。

他下意識地用手指按住額頭，那上面有精巧的塑膠薄片磨成的粉末，是巴卡特博士的精心傑作。

「變種部隊裏可能需要增設科學化裝部門 」他喃喃自語。「布魯，你幫我記著；地球上有優秀的專門人才。」

他說著，聳聳肩，走過了大司令室，一行人默默地目送著他。然後，又在重裝甲門前看看錶。

「準備出發。日出前進入星系。全部總動員。克萊恩上尉！」

於是，一個壯健的男子肅立著，眼神充滿無限的尊敬。

「隊長？」

「依照我們的計劃，特普希達人會對第九行星的奇襲準備感到懷疑，因此，必須用大戰艦偵察，把這個消息轉告給飛洛魯的特爾特；此外，也通知輝隆的防衞基地。我們在日出前兩小時出發。」

克萊恩無言地敬了禮。

「還有一件事。」洛丹又露出平日那種神秘的微笑了，布魯很清楚他這種表情。

「卡托魯會搭乘輝隆的驅逐艦連夜逃走，那個特普希達人也會跟他同行。無疑的，它將證明成功的逃脫，根本不是問題。」

「什麼？」托拉問道，她聽不懂他的意思。

「我們的高速戰艦開到飛洛魯，那不是問題。」洛丹平靜地解釋：「要是如此，卡托魯就沒辦法逃遠了，我們的加速度是他們的一千倍，戰鬪力又是他們的十億倍。特普希達司令一下子絕對想不到，卡托魯那艘搖搖擺擺的太空船會背叛我們而逃跑，那怕他們早走十小時也一樣，因此，我們才讓他們順利逃走。出發後，先在宇宙空間消失，否則無法追踪。布魯，那怕輝隆的太空機場成爲廢墟也在所不惜。全速前進！讓特普希達俘虜聽到『星雲二號』失踪的消息，不然，這一場賭博就輸了。」

洛丹對默默不語的人們點點頭，然後走出司令室。

「那是什麼？」克萊恩問道：「會不會他沒想到？」

雷納特．布魯望著一明一滅的燈泡，抽動著鼻子。

「洛丹的頭腦快要變成電腦了，蜥蜴一定會上當。尼森已經按計行事，如果大艦隊打電報來通知到織女星系集合，那麼，特普希達提督一定會焦急萬分，假如我是他的話，一定會從六個月球撤退，偷襲對方的母星。根據那些假資料，我可以預測以後的情況，參謀部的人一定會好好把握太空船不在飛洛魯的好機會。這是邪惡的計劃，多危險啊！」

「不過，要先收到尼森的無線電才行。」托拉諷刺地說：「地球人自以爲每一個計劃都會成功似的。」

布魯氣得把眼一瞪。

「妳不明白。」他歎口氣說：「如果洛丹在大帝國裏說出這種事，遲鈍的阿魯況人一定會大吃一驚。妳以爲他們羅曼蒂克的白日夢裏，還會想出什麼事?!」

托拉站起來就走，布魯望著她的背影笑了起來。

6

秉有念動能力這驚人超能力的達哥．卡克達，日落後不到一小時，就飛躍到了俘虜營。

這時候，有人呻吟了一下。卡托魯的部下已經按計行事，卻忘了嚴格的命令，殺死了無辜的看守人。

達哥穿著阿魯況特殊服裝，在光折場操作時，以常人的眼光來看，簡直不像人類。他站在太空機場附近的小監視站角落裏，這裏原是押送囚犯的中途站。

這裏有二、三間牢房，其中一間關了那個特普希達人。達哥．卡克達眼看著看守人倒下去。輝隆光線槍的推進波非常刺眼，而且沒有聲響。它以純粹的熱量爲基礎，應用超雷射原理，因此幾乎不擴散。

達哥差一點驚叫起來，剛才，卡托魯已經迅速地跑過狹窄的走廊。牢房打開了，接著佛連．托克出現了，他非常興奮。達哥聽到輝隆太空軍官和特普希達人的談話聲。特普希達人操著流利的輝隆語，好像是用速成方法學會的。

達哥悄悄接近，沒有被他們發現。說實在的，卡托魯也沒想到貝里．洛丹會派變種人來。

「你看著辦好了。」這是卡托魯的聲音。「也許你已經從電視上知道，我們反對阿魯況人駐在這裏。我受反抗軍之命，讓你逃走，實在是拿我自己的生命來冒險。」

「特爾特知道嗎？」蜥蜴顯出了卓越的思考力。

「不知道！我們會把他幹掉。我想和貴軍的提督簽訂和約，我們不希望貴軍和阿魯況人留在這裏。如果你們能信賴我們，信賴彼此間的協定，我會幫助貴軍消滅敵人。」

「眞的？可是，我並沒有決定權。」

「我知道。降落在此的阿魯況人之母星所屬的銀河系位置，我可以告訴你們；他們不是從阿魯況星來的，而是洛丹手下獨立的某一顆殖民星來的。」

「原來如此，怪不得這麼活躍！」特普希達人的口氣更激昂了。「我們也嚇了一跳哩！我說呢，阿魯況星早就一蹶不振了。讓我逃走罷，我會幫你交涉的。你有高速太空船嗎？」

「洛丹在日落前，搭乘新型驅逐艦向第九行星出發，這是大好機會，稍縱卽逝，慢了就逃不了了。你大概也知道，我們是從一個背叛的阿魯況女人那裏得來的資料，我無意欺騙你。」

「我曉得。俘虜營裏曾經聽到一點風聲，你不用多說。」

「你必須保證貴軍一定會從本星系撤退才行，」卡托魯不厭其煩地說：「否則我不能放你走，因爲這麼做就沒意思了。」

「我保證。」蜥蜴說道。

達哥．卡克達微笑了，情況很顯然，只要想一下就知道了。特普希達人爲了保住一條命，什麼事都會答應。

「你不要騙我。和貴軍交涉的是我們，而不是特爾特，他太軟弱了。我也不喜歡洛丹把整個世界變成他自己的，所以，寧可和貴軍結盟。我們對洛丹無可奈何，還是由貴軍應付罷。根據可靠的消息，洛丹正向太空艦隊發出動員令，艦隊已經朝著這裏飛來了，假如不趕緊應付，恐怕貴軍也岌岌可危。」

佛連・托克知道了這個驚濤駭浪般的消息。

「證據呢？」

「我有。貴軍和我們的協定沒問題罷？」

卡托魯的光線槍抵住了特普希達人的腹部。他們之間的對話，就像開始那樣又突然結束了。

卡托魯瞥了一眼看守人的屍體。貝里・洛丹把阿魯況的精神干擾裝置借給他用，這麼一來，他就能隨心所欲了，不過，也說不定會發生意外。

輝隆人消失了，位居「芝布托」的特普希達參謀軍官也跟著不見了。

達哥等了幾分鐘，將精神集中於太空機場外的一點，隨即非物質化。這種將自己的肉體移往他處的能力，阿魯況人很早以前就知道五度空間能量形式被超心理力量左右的事實。

太空機場瞬間出現了一團模糊的影子，達哥・卡克達又在卡托魯的新驅逐艦的跑道上實體化了。

這裏並無異樣。衞兵聽到卡托魯出發作短距離偵察飛行的聲音。

達哥在光折場上感到一股寒氣，附近的山上，濃雲密佈，這是每天例有的暴風雨。

狂風吹過跑道時，卡托魯的地上車開來了，三個輝隆人消失在小型太空船卵型的船身內，其

中有一個塊頭很大。

火箭尾部引燃了，呼嘯著衝向天空，變種人躲在障礙物的陰影下。短熱波發出明亮的光芒，像一場暴風雨一樣。

只要見到這景象就夠了，逃走成功了。洛丹回到有防禦阻礙器的建築物，也許能量圓頂已不存在，達哥可以自由進入內部。

傑出的女性，也是心靈感應者——伊西・馬玆抬起眼睛，她剛才已經捕捉到達哥的腦波。

「外面很熱鬧罷，順利嗎？」

達哥默默地點點頭，望著超光速視聽器，藉著這種阿魯況製通訊機，可以和遠方宇宙空間裏的戰艦聯絡。

風愈颳愈大，又夾著大雨。達哥・卡克達說道：

「我是達哥・卡克達，『星雲二號』請回答……」

門口有幾個機器人守衞，以防別人進來擾亂；外頭暴風雨依然肆虐，沒人發覺特普希達人已逃走了。

* * *

達哥的報告來了，以船上時間計算是在二小時前，「星雲二號」的超高性能檢波機探測到正在逃逸的驅逐艦，那是在五千萬公里以外的織女行星。

巨艦前面，第九行星繞著永恒的軌道，戰艦在漆黑的星際空間靜止不動。

洛丹知道新型的輝隆驅逐艦，要完全達到光速需要船上時間二十二小時，其他型式則需一百

小時；因此，卡托魯不怕輝隆船追上來，這一點，可以絕對放心。

只要洛丹不在主星上空出現就好了；不過，逃走的事已經被發覺了。據達哥・卡克達用超空間通訊機傳來的消息說，特爾特發瘋似地想和洛丹聯絡。輝隆人沒有超光速通訊機，所以，洛丹故作不知。

「星雲二號」的顯像幕忙碌起來，三百名船員也都在待命中。

不只是通訊中心的要員處於備戰狀態，全站的人員部署比平時都增加一倍。

洛丹站在阿魯況製空間搜查裝置的圖表顯像幕前，保持著令人害怕的冷靜。在空間飛躍之際，經過四度空間的正常空間時，會發生震動，裝置的用途是捕捉震動波並偵察其來源。

到目前爲止，搜查機會有幾次反應，震源在第四十行星附近。這種情形表示特普希達人仍然在加强防衞基地。來自八百十五光年外的特普希達星系，載著補給物資的船隻已經到達了。

洛丹等著，漫長的等待使他不耐煩。

卡托魯逃脫後八小時，戰艦的超空間受訊機終於有了訊號。陽電子電腦瞬間發覺，超空間電波是從阿魯況人母星星域裏發出的，這是從御夫座α來的集束電波。

將織女、御夫座α兩恒星連接線延長，就能說明這件事。搭載艇通訊機有最高的性能，能接收來自御夫座星系的行星的電文。

洛丹踏著僵硬的步子，將電文拿到解讀機前，臉上幾乎沒有表情。

他站在解讀機背後，陽電子電腦正在解讀複雜的暗號，只有洛丹一個人知道敵人也得了暗號，這是大帝國艦隊所使用的電碼。

「解讀完畢——原文……」機械的聲音響了。

「尼森提督謹向洛丹總統閣下報告：接獲命令3／1219。茲恩司令的S－7安全著陸。向御夫座α第五行星發佈警報，艦隊準備出發。目標業已知曉。超空間飛躍按照資料計算，程式已準備妥當。兵力是帝權級戰艦二十二艘、阿魯況級巡洋艦三十一艘、輕巡洋艦七十七艘、其他小艦艇一百五十艘。銀河標準時間七東達後出發。等待本報告之收受及今後之命令。尼森提督。」

電文從自動裝置向宇宙空間拍發。

洛丹像處理其他事務一樣，看看周圍一言不發的人們，好一陣子後，才露出笑容。

「好傢伙！」洛丹鬆了一口氣說：「尼森自命爲提督，連我也升爲總統了。」

「眞無恥！」托拉氣得發抖。「他憑什麼濫用阿魯況人的頭銜?!野蠻人！沒開化的蠻子！我……」

她看到克里斯多笑得雙肩亂顫才閉嘴，這個坐在旋轉椅上的大科學家，笑得兩手掩臉；相反的，布魯看來簡直不像是第三勢力的「安全部長」，他笑得前仰後合。

托拉驚愕地往後退，她那美麗的眸子閃耀著，覺得無法和這批人相處，他們都已經失去了理性，糟的是連克里斯多也威嚴盡失。

「我討厭你們！」

克萊恩上尉帶著憤怒的阿魯況女人，靜靜地從通訊中心走出去。

「好極了！」洛丹自言自語。「她很好，至少她很率直。我會尊重她，或許她能成爲行星之

妻。」

克里斯多突然抬起雙眼，嘴上還帶著笑。

「洛丹！這是你獻給我們女性同胞最好的讚美。」

洛丹低頭不語，部下們從沒見過司令這麼恍惚過。

「算了吧！」洛丹目光炯炯，嘶啞地低語著，然後，突然轉向超空間通訊人員，說道：

「用集束波回答。電文：洛丹回尼森提督——索具裝備準備完畢就出發。艦隊隨時備戰，全力攻擊特普希達艦隊。我們在織女星系第三十八行星附近等候。盡速送回聯絡艇。總統貝里．洛丹、御夫座α。」

幾分鐘後，戰艦巨大的集束波送訊機把暗號發出，然後就沒有再做別的事。

「腦筋有問題嗎？」雷納特．布魯悄悄嘀咕：「尼森這傢伙報告戰艦有幾艘？二十二艘嗎？隊長，我們在這裏——」

「沒什麼！別管它。」洛丹平靜地制止他。「最重要的是六個月球都收到了尼森的報告，在技術上，這很可能；就距離來說，雖然是集束波，但擴散率很高。尼森就在五百光年之外進出，特普希達人也知道那密碼，卡托魯到達敵人陣地時，大概飯也準備好了。再加上他說出了我們母星的資料，那提督一定會有反應；如果沒有，我倒想見見這位提督。根據理論，我們會征服他們的，不用再通訊了，以免引起懷疑，通訊兩次就夠了。」

「如果特普希達人沒有收到或解讀呢？」克里斯多有點不安。

「會的；他們知道密碼，這一點無需多慮，這也不是懷疑的理由。同樣的，以他們的理解力

一定會發現我們不是衰弱的阿魯沉人，阿魯沉人早就不能作戰了。要是特普希達提督聰明的話，一定會馬上離開。他們知道打不過『星雲二號』，因爲，假如這麼龐大的戰艦來了怎麼辦？布魯……」

這個矮胖子站了起來。

「船上時間十小時後，返航飛洛魯。在那裏聽到卡托魯逃脫的消息之後，立刻追踪。在他的船到達第四十行星之前，我們早已經到了。他花在加速、減速這兩方面的時間，至少需要四十小時，而我們只要二十分鐘。克里斯多，和我們到電腦中心去，我想知道卡托魯的驅逐艦到了沒有，我們早到一步也沒關係。」

「空間飛躍呢？」

洛丹想了一會兒。

「不，還是不要的好。用準光速跟在卡托魯後面，這種慢速已經足夠了，在這當兒，我們要故意跟丟了他。布魯，你要讓船員做得逼眞點，當然，這並不容易。」

洛丹離開了通訊中心，有一道尊敬的視線緊盯著他。

「能統一全人類的，除了他，沒有別人了。」巴卡特博士說：「馬諾利，到這裏來，我老早就知道，『和平方式』是行不通的。」

「可是……」

「不！我知道！」這位白血病抗血清的發明人止住了對方的話。「我知道！如果他不冒險，可能犧牲更大。這簡直是異想天開，無法想像。」

這位健壯的醫生搖搖頭，走到裝甲門前。

7

織女星系智慧種族的主星飛洛魯，將手下的艦隊開往宇宙空間，以地球時間計算，需要二十四小時。

所謂艦隊是指大群的卵型太空船，也就是最近特普希達人入侵時所擊破的那一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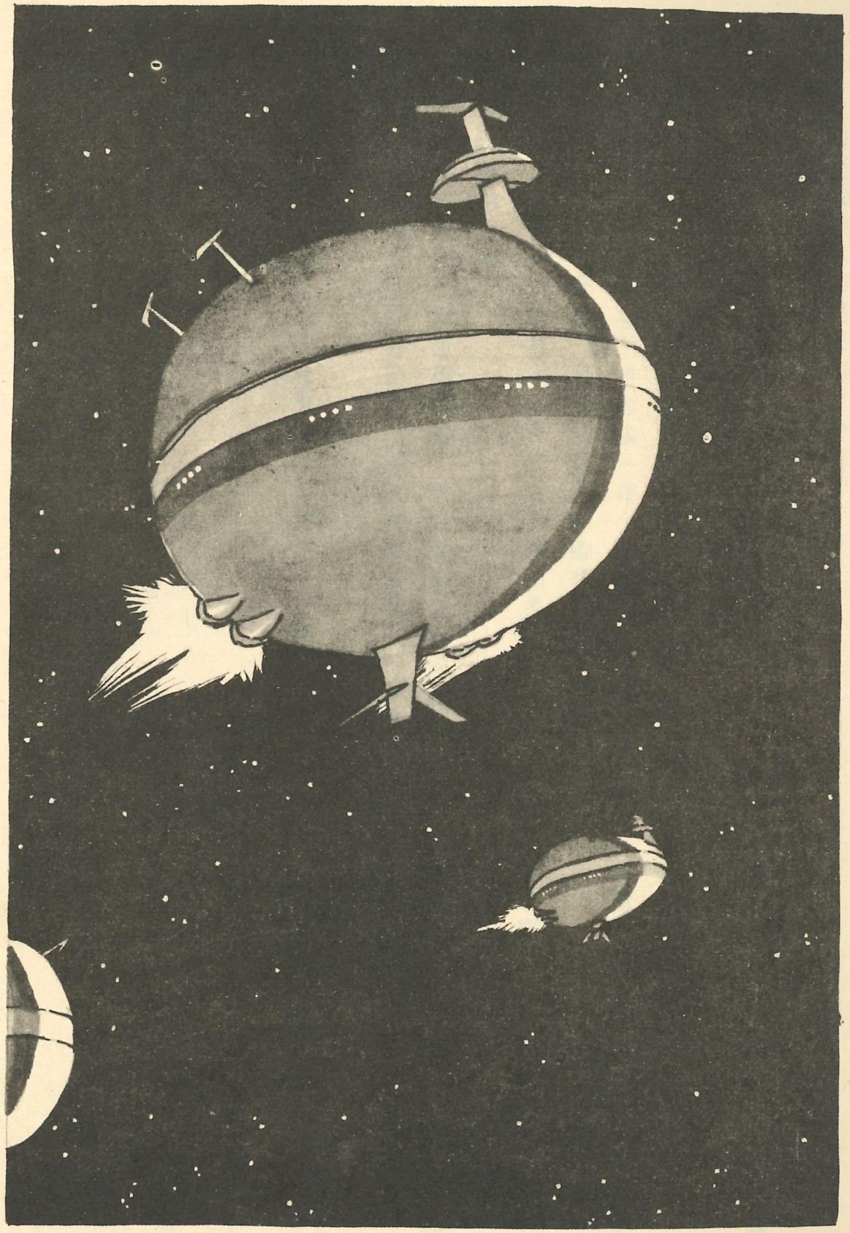
他們沒有防禦用的能量阻礙器，也沒有超光速光線砲，因而攻擊力不大，即使有阿魯況式的熱源兵器，數量也很少。

飛洛魯船既遲鈍又笨重，百分之九十九的各型船隻，要達到光速，需要一百小時。原因是集中的光子推進力十分微弱，雖然引擎性能很好，也無濟於事。

飛洛魯的特爾特把卡托魯逃走一事，視爲歷史上最大的遺恨。當洛丹的「星雲二號」飛向宇宙空間時，飛洛魯和鄰近的殖民星羅夫斯上的秘密情報活動，就立刻展開了。

潛伏的反對勢力，想以違法的手段，推翻特爾特的合法政府。

洛丹並不知道這件事，他覺得暫時別把卡托魯「投靠雙方」的事讓特爾特知道比較好　雖然這件事和實際的反抗軍並無瓜葛。



輝隆艦隊在宇宙空間裏集結，對阿魯況戰艦只能增加一點點援力而已，這艘戰艦最大推進力爲十分鐘達到光速。

遼闊的織女星系從第四十行星到恒星的平均距離爲四百八十億公里，「星雲二號」以自由降落狀態，及光速的百分之九九・五之速度，包括加速、減速，需四八・八小時才能抵達第四十行星。

若在五度空間的超時空連續區內飛躍，可以在瞬間縮短距離。洛丹爲了整個計劃著想，不得不放棄這種飛躍；因爲僅僅以一艘戰艦攻擊六個月球，畢竟是空前的冒險，何況敵人以逸待勞。

非人形的艦隊對阿魯況超級戰艦簡直無可奈何。當然，也許在命運的作弄下，偶然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也說不定。

洛丹謹慎地盤算著，特普希達人可能會捕獲阿魯況太空船，雖然是暫時的，所幸他們仍然擁有「星雲二號」。

考慮再三，決定採取迂迴的誘敵戰術，雖然戰艦上兵源充足，可是，八艘搭載艇卻無法同時出發。

受過訓練的三百名船員操縱戰艦就夠忙了，不得已只好把大型搭載艇收在機庫內，改用太空戰鬥機出襲，在這種情況下，飛行員就無法操縱船了。

這場戰鬥看來並不那麼簡單。

＊　＊　＊

球型巨艦在四十八小時後，越過了第三十九行星的軌道，搜查裝置的立體顯像幕上，映出了

第四十行星明亮的光點。

關於卡托魯逃走的數學分析並無疑問，因爲搭載艇的陽電子電腦已經算出了全部的資料，這一點不會錯。

根據資料，卡托魯的驅逐艦，在二十四小時出發，照理會被追上。「星雲二號」仍以準光速飛行。也許卡托魯從二〇．三小時前就開始減速了。

那麼，發給特普希達提督的通訊，會在他抵達的四十四小時前收到。四十四小時是加速、減速、以及絕對光速的電波所造成的時間差異，「星雲二號」並沒有遺漏這一點。

尼森少校所指揮的搭載艇S－7，在返回飛洛魯之前抵達了。對於小型船艦的引擎而言，這眞是奇蹟；總之，兩次超空間飛躍，他都成功了。經過超空間時，在S－7接到洛丹清晰的答覆，那麼，虛構的假情報——艦隊開往御夫座α的命令——第四十行星的六個月球可能已經接收了。

很多未知因素造成了不正常的狀況。捏造出的方程式必須盡快解決，好使特普希達人從織女星系撤出，否則他們遲早會發現地球。

＊　＊　＊

貝里．洛丹在船上時間一小時前，就來到戰鬪指揮中心。在他面前有四方形的光學顯像幕、能源檢波器、超光速搜查機的立體顯像幕。

第四十行星逐漸變大了。船的後方，巨大的織女星在漆黑的宇宙空間裏，看來像個小球。

高度敏感的儀器能分別出第四十行星和其他無數的光點。銀河中有幾十億顆星星，從這兒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其中不發光的只有一顆，那就是第四十行星。這是個冰冷的巨大行星，由於距離遙遠，熱量幾乎無法到達。

「八秒後開始減速。」擴音機裏傳來自動操縱裝置的金屬聲音。

洛丹往上看看，計算機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裝置，使他有點頭昏，他坐在椅子上控制著重要的部份；旁邊的副駕駛座上，悠閒地坐著雷納特．布魯。

克萊恩上尉負責管制武器；克里斯多和托拉負責「對應裝置」。特殊設計的陽電子電腦能立刻探測出危險。

變種人聚集在司令室的一角，隨時準備飛躍。

洛丹座位前的控制顯像幕上，映出了所有的重要部門，機械中心報告準備完畢，能源中心亦可隨時啟動，連砲塔也都推上去了。

結果，船身原本平滑的外側，現在卻凹凹凸凸了。砲塔裏面沒有人，這是完全自動的中央控制。克萊恩上尉意識到自己掌握著有史以來最大的力量，管制盤小得令人不敢相信，然而，祇要一按鈕，霎那間會有十億人死亡。阿魯況帝權級戰艦實在是個怪物，它既能消滅整個星系，又能重建星際帝國。

八秒鐘後，「星雲二號」的龐大身軀發動了。一號與二號核子反應爐開始全力旋轉。

洛丹像個機器人似的靈敏地操作著，面前的大顯像幕上映出了正前方的星域。

「檢波站向司令報告。」擴音機響了。「紅色星域三十二度、垂直軸綠色十八．五度。太空

船六十二艘。密集排列。據陽電子電腦計算，秒速二千公里。完畢。」

洛丹很平靜，布魯的額頭上滿是汗珠。

在戰艦的赤道部份，阿魯況的推進引擎響了起來。複雜的核子反應爐完全自動操作，各個引擎的推力爲百分之百，可以毫無差異地同時進行。

每秒五百公里的減速所產生的慣性作用，幾乎沒有感覺。場吸收裝置保持引力爲正一G，與地球相同。

耀眼的光芒在空中閃耀著，噴出的粒子達到光速，而船速卻每秒都在下降。

「星雲二號」在無聲無息的長途飛行之後，現在變成了發出轟隆轟隆聲的物體。

洛丹打開了所有的連鎖反應，按鈕之後，中間自動裝置就開動了。

所有能量供應站陸續發動了。船員知道戰艦已進入戰鬬狀態，這是第一次。

船員以敬畏的心情，聆聽著轟隆之聲。

檢波報告又來了。

「準備衝！」布魯利用無線電下令。在轟隆轟隆聲下，沒有別的聯絡方法，每個人都戴上附著麥克風的耳機，軍官另外戴上小型映像通訊機。

「要讓他們知道，」洛丹說道：「尊敬我們，等著瞧罷！克萊恩上尉，等著射擊命令。檢波器有沒有發現卡托魯的驅逐艦？」

「遠遠的後方有一艘。據能源分析是光子火箭。」

「就是他。我們要衝破敵人的陣線。卡托魯到達時，將會大忙一場，特普希達人大概會保護

他的安全。」

於是，他用頭盔裏的擴音機下達了命令。這時，傳來克里斯多的聲音。

「洛丹，不要孤注一擲！你怎麼知道特普希達人的無線電會有反應？」

「這是我的本能，我聞得出來，地球人天生就有這種能力。他們在六個月球知道我們的御夫座α艦隊出發了。如果我猜得沒錯，要維持絕望的狀況，必須收容卡托魯和逃脫的特普希達人；同時，特普希達提督也投入了大半的兵力。克萊恩，三分鐘以內，我會下令射擊。克里斯多，我們的光線武器在這種距離下行嗎？」

「哦！」托拉歎了口氣，激動得輕輕發著抖，但仍然掩不住她的冷傲。「你想用超乎你想像的武器啊？」

「妳以後自然會明白。」洛丹面無表情，直直盯著面前的顯像幕。

無線電中的命令停止了，只剩下引擎巨大的轟轟聲。

「星雲二號」的周圍是五度空間阻礙場——對於正常空間的能量方式，是無法下手的。這種防禦武器的構造，會吸收或排斥能量；無論是固體或類似太陽的核子反應都一樣。船上已經準備攻擊了。

阻礙場擴展至一百公里前。可以從正面的顯像幕上，用肉眼辨認出特普希達人的船，它的速度還沒超過光速，可以清楚地看到引擎閃爍著。

戰艦以半光速衝進楔型敵艦的最前方，船員屏息等待著一觸卽發的戰爭。

敵我之間愈來愈接近，後退無路，只好衝鋒！

「那些蜥蜴的戰術錯了。」有人說道：「換了我，早就會減速、轉向、正面迎敵，沒想到竟把我們當成掠過的影子！」

「誰在說話？」擴音機裏響起洛丹的聲音。

「隊長，是列倫郝斯少校。」

「雖然沒錯，但是，最好保持安靜。」

「射擊準備完畢。隊長！拉烏斯和卡爾瓦曼就在這裏被他們偷襲，但是，這一次他們不敢了，特普希達人的超空間飛躍區從這裏開始。」

還有幾秒。一切將在一瞬間發生，沒有考慮餘地；雖然大家都祈望平安無事，但事情既然發生了，也只好拼命。

「星雲二號」的秒速仍是八萬公里。引擎拖曳著長長的光尾，朝著特普希達艦隊接近，在接觸的霎那間一衝而過。

事情的發生只不過一秒鐘而已。克萊恩的武器管制陽電子電腦，在接觸敵艦的二秒前發出訊號，克萊恩的十根手指按下了發出暗光的鈕。

布魯的怒吼被猛烈的射擊聲掩住了，同時，還夾雜著世界末日來臨般的恐怖巨響。

突然，一個物體飛奔而至，幾乎感覺不到，它來得太快了——特普希達人的一艘巡洋艦，衝進了「星雲二號」的防禦阻礙場。

說時遲，那時快，船的前方浮起了藍紫色的能量雲，雲層無法進入阻礙場，就在飛行軌道上被吸收了，一部份被强制壓縮而中和。

看不見特普希達巡洋艦的影子，它已經消失了，只有戰艦的裝甲外殼發出宛如大鐘餘韻般的嗡嗡聲。

後方有兩團熾熱的雲層，克萊恩十指按鈕的結果還在後頭呢。

那裏新增了十七個小太陽，這是中彈的特普希達船殘骸不斷膨脹而生的氣體雲層。要不是這些雲層，根本看不出曾經射擊過。

「星雲二號」衝過了濃密的敵人封鎖線。

「我的天！……」克萊恩上尉呻吟著，視線模糊不清，除了「我的天！」，什麼也說不出。

「你以爲怎樣？」托拉的聲音響了，滿臉的緊張。「你以爲我們在玩水槍嗎？你不清楚自己使用的武器嗎？」

「準備攻擊！」洛丹的聲音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克萊恩，改用引力炸彈。目標第三個月球，上面沒有居民和生物，只有特普希達人的宇宙檢波站。就衝鋒位置攻擊。接近至三光秒。」

戰艦仍以高速前進。第四十行星閃著光，看來只有南瓜大小。洛丹下令減速，他本想一衝而至，但是看不見特普希達船的影子。

不久，織女星系的第四十行星映在眼前的整個顯像幕上，看見了六個月球中的四個，最小的第三衞星正從行星的黑影中慢慢出現。

克里斯多的目標搜查機活動了，燈泡也亮了，表示射擊準備完畢，絕不會打不中的。

幾秒鐘後，瞄準器的圓形瞄準鏡對準了小月球。他徐徐放下手來，按下了一個鈕。

船身上部突起處有兩個螺旋狀的東西，正發出淡淡的光芒，急馳而去，那並不是「炸彈」。

它不是物質，卻以超光速前進；此外，它也不屬於正常空間，而是超乎一般能量的東西。

以光速前進的戰艦掠過了月球，在月球的光亮中消失。

並沒有燃燒或爆炸，就那樣從軌道上消失了，好像從來就不存在一樣。

兩顆引力炸彈化解了物質，根據五次元超數學的原理，送到了超空間；這是「星雲二號」最强的武器，也是阿魯況科學的最新發明。

太空船在離行星軌道五百萬公里處停下了。

十分鐘的減速之後，在那一陣短暫的時間裏，連克里斯多也害怕將會發生的事。

「我們在這裏等等看。」洛丹像激烈運動之後似地喘著氣。「不管是特普希達人、或是不像人類的惡魔化身，我絕不再這麼做了。現在，降低速度等等看。不管他們怎麼想，先讓卡托魯降落。克萊恩，我們受到攻擊的時候才反擊。」

「隊長，放心！」他斷斷續續地說：「如果我不記得以前被那些像伙攻擊的事，我還不敢肯定呢，現在我連一秒鐘都等不及！」

一電腦有消息了。」托拉叫著。

「我們在這裏靜靜等待的結果終於來了。爲了得到特普希達提督下令『救援艦隊』的情報，我們並沒有空等，他們破壞無人的月球，只是示威而已。結論是：我們等艦隊來到以前，何不冒一點險?!」

洛丹偷偷咧著嘴笑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十分興奮。

連貝里・洛丹也被搭載武器的威力震懾住了，他早就知道它的威力，沒想到遠比想像中更高

强。

片刻後，「星雲二號」又開動了。緊急情況時，可以馬上加速到最高速；然而，特普希達船連個影子也沒有，只知道他們在遠方的行星上，能量檢波機探出了他們正在集結兵力。

「第五個月球上可能會有大騷動。」布魯啞著喉嚨說：「第三衞星雖然小，影響卻很大。」

「對，我也這麼想。」洛丹喃喃說道：「上帝啊！爲什麼他們還不走？爲什麼要逼得我把戰艦投入戰爭？他們知道奈何不了這艘船，應該及早撤退才對。」

「你忘了特普希達人的本性嗎？」克里斯多小聲說道：「你爲什麼還要追擊呢？明知道安全，還懷疑什麼呢？相信我，我了解他們。」

「那麼，我們不攻擊。」洛丹有點遲疑，緊緊地抿著嘴唇。

「列倫郝斯、尼森，戰鬥機準備好了嗎？變種人坐上了沒？」

「好了！」尼森的聲音從對講機中傳過來。

「好。達哥和拉斯．玆拜，你們救大家脫困罷，直到你們逃走爲止，『星雲二號』會掩護你們。曳光彈準備好了嗎？我們在這裏看不見。」

一切都檢查完畢。兩架小型太空戰鬥機上的四個人，正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以後就是他們活躍的天下了。

8

卡托魯親眼看見噴火的怪物，於是，剎那間，他決定站在那一邊了。

逐漸減速的驅逐艦越過戰場，他使出了飛行員所有的本領，避開了正在燃燒的氣體雲層，又親眼看見無人的天體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踪。

他們倖存的戰艦正等著卡托魯，於是，他被帶到了第六個月球上，這是第四十行星中最大的一個月球。

一切都亂七八糟。逃走的特普希達軍官佛連．托克曾經和提督聯絡過，在登陸以前，他變得很活潑。

蜥蜴正把月球建設成爲要塞，工事才剛開始，一切都是臨時湊付的，卡托魯知道這些工程的缺點。必備的能源站還沒開動，暫時利用太空船上的引擎。

這裏也沒有貨船，可能已送回母星去了。

卡托魯和另一個輝隆反抗軍隊員，被人從小艇裏拖出來，連穿上太空衣的時間都沒有。

他和同伴被人粗暴地分開，這時，卡托魯才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他被趕進隧道裏，背後的阻

隔室鐵門關上時，還聽得到同伴的哀號聲。

那是一間六角形的大房間，裏面擺了無數的控制儀器，到處瀰漫著一股臭味，卡托魯感到缺氧，因而不住地喘氣。當他看到幾個怪物時，嚇得直打冷顫。

他看不清楚對方，只看到清一色的制服；超音波的聲音震得他耳朵發麻。佛連・托克被特普希達人帶到隱秘處去審問了。卡托魯知道特普希達侵略艦隊的提督是佛烈特・歐倫。

佛烈特・歐倫執法嚴苛，他有處死部下的權力，沒有人敢反抗，只有離這裏很遠的獨裁者，才是他的頂頭上司。

「站著！」武裝衛兵喝道。

卡托魯趕緊在奇形怪狀的管制盤前停下，口袋裏放著程式磁帶膠囊，那是御夫座α星系的資料。

鋼條般的長手指抓住了他的上臂，使他動彈不得；他們相當粗暴，因爲他們根本沒有人性或人間生物的特性；他們的思想只有目的，在任何場合之下，都不會被感情左右。卡托魯認爲他們很殘忍，他們卻自以爲聰明，這就是差異。

轟隆聲震得腹部微微顫動，連地面也跟著搖晃起來。他們從平滑的椅子上站起來，因爲提督要下令了。震動剛停止，另一次震動又接踵而至。卡托魯猜想這可能是破壞第三個月球所發生的聲音罷。

就在那時候，尖銳刺耳的警報聲嗚嗚地響了起來。外面的太空船正從沒有大氣的地表，飛向虛無的空間。卡托魯心中狂笑不已，開始用比較輕鬆的心情來接近特普希達人。「星雲二號」大

概快來了，錯不了的。

「資料帶來了嗎？」佛連・托克叫道。

「我要求和你們簽約；至於資料嘛……」

他挨了一拳，倒在地上。硬直的手指撕開了他的上衣，提督搜出了捲盤，立刻有軍官接了過去。卡托魯又忍不住想笑，他們一定會拿去作電子試驗的。

他被拖到提督跟前，蜥蜴的眼睛閃著冷漠的寒光；佛連・托克在旁翻譯。

「關於阿魯況艦隊到達御夫座α星系的事，你知道多少？」

「洛丹派了聯絡艇……」卡托魯被衛兵緊緊抓著，不停地喘著氣。

「你最好老實說，你的部下也在受審，他的腦筋會崩潰的。我警告你，你給我老實說！」

卡托魯的臉扭曲了。

「我說的都是實話。傳令兵已經坐著小船出發了；告訴我這些話的那個女人，從大太空船的記憶庫搶走了那些資料；她已經被射殺了。洛丹的艦隊正在等著，並且把這件事通知特爾特了。」

參謀軍官中，起了一番激烈的爭論，提督佛烈特・歐倫繼續審問。

「譯出的電文已經證實了。」逃回來的軍官恭敬地說：「洛丹的守備兵力薄弱，我想請求把提案……」

佛烈特・歐倫做手勢制止了他。現在，已經有了結論，那就是再也無法維持六個月球的現況了。

報告陸續來了。「星雲二號」飛快地越過了第四十行星，不過，並沒有開火。

「他們正在等待，艦隊馬上就到。」

「另一個輝隆人說了些什麼？」

提督看著卡托魯，幾分鐘之後，一個軍官作了簡潔的報告。

「照輝隆人腦中所藏的事實，顯示洛丹正在等待援兵，也就是帝權級大戰艦和阿魯況巡洋戰艦。」

卡托魯事後才知道他的同伴死了，雖然他强硬抗議簽約的事，但對方始終不理不睬。他被人拖著離開房間，經過阻隔室，推進一艘太空船裏。此後就再也沒見到負責人。

* * *

從軌道射出時，發出了嘎嘎的響聲。想在射出管裏造成吸收阻礙場，簡直不可能。

兩架太空戰鬥機朝著宇宙空間滑出，引擎也開動了。

一旁「星雲二號」的龐大軀體，在黑暗中移動著，只有引擎閃著光，好像幽靈一樣。

列倫郝斯少校把握當時的情況，大行星就在斜下方；兩架機身突出的機首前方，出現了第六衞星。

列倫郝斯和尼森準備隨時發射推進砲，兩個人這次的出擊，如果沒有戰艦掩護，實在難以成功。

列倫郝斯背後的臨時座位上，坐著變種人達哥．卡克達；這架單人戰鬥機爲了增設一個座位，拆下了一些比較不重要的設備。

尼森的座機從月球的左邊掠過——只看那發光的引擎就知道了。小型戰鬥機像影子一樣，由於速度太快，看來竟不像是個實體。

尼森的顯像幕上映出了戰艦的輪廓。洛丹命令他減速、旋轉，直奔第六衞星——他把掩護戰鬥機、吸引敵艦檢波站注意的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

「準備完畢！」擴音機傳來了列倫郝斯的聲音。「達哥．卡克達、拉斯．玆拜，六十二秒後飛躍。距離三萬兩千公里，不要超過，辦得到嗎？」

這麼問一句，也是應該的，因爲從來沒做過這麼遠的飛躍。

「三萬兩千哪！」非洲人拉斯叫起來。「需要很大的力量，也需要裝備，大概沒問題。」

「好。」日本人卡克達答道：「還好，我們在金星受過訓練，我的極限能力是五萬，應該帶兩件特殊服裝才行。能盡量靠近我嗎？」

列倫郝斯默默地點點頭。

最高速度每秒五百公里，機頭的顯像幕上出現了第六衞星，速度更快了。

「被偵察了。」頭盔內的擴音機響了，這是洛丹的聲音。「小心！敵艦出發了。千萬別進入射擊範圍，我們掉頭，祝好運！」

「星雲二號」離開原來的航線。以數百萬公里大幅度轉彎，飛過第六衞星。背後有兩架小型的飛行體，正向敵人的陣地下降——這個月球跟太陽系的水星一樣大。

列倫郝斯知道如果中彈就完了，急得滿頭大汗，氣壓頭盔自動冒出冷卻泡。

「慢著！」列倫郝斯對著麥克風喊。「他們被『星雲二號』牽制住了，尼森，我們再靠近點

。拉斯．玆拜、達哥．卡克達，我作信號時，就一起飛躍！」

拉斯．玆拜操縱著阿魯況戰鬪服的極微反應爐。

駕駛座前的顯像幕映出了達哥的臉，他已經準備好了，兩人正集中精神。

「就在大圓頂旁，閃著紅光的地方。」達哥叫道：「拉斯，那就是目標。」

還有幾秒。列倫郝斯將突出的機首朝下。他們通過敵人船首上部射出的火箭，敵人要塞看起來愈變愈大，尼森的座機驚險萬分地朝月球表面俯衝而下。

比原來計劃的更接近，不過，敵人並沒有開火。在距離五千公里處，尼森的拇指稍微按了一下，固定的推進砲發出了轟隆聲，掩蓋了引擎聲——列倫郝斯已經開砲了。

立刻就有兩條射線飛往月球表面，它們以驚人的速度直奔要塞，大肆破壞。裏面的太空船陸續爆炸，融解的金屬飛散在眞空中，然後，四周又恢復了寂靜。

「是時候了。」列倫郝斯喊道，同時拉高機頭，月球就遠遠落在後方，愈來愈小。他轉頭一看，早已經沒有達哥．卡克達的人影了，好像他不曾在那裏似的。

「拉斯．玆拜也消失了。」尼森說：「你的情況怎樣？」

「好，兩個人都平安到達了，我們也要走了。」這時，下面傳來嘈雜的聲音。

特普希達人晚了一步。當剛完工的一座要塞打開砲門時，兩架飛機已經成了小光點；而行星對面的「星雲二號」，正在返航途中。

＊　＊　＊

拉斯．玆拜的極微反應爐沒有一點聲響，連接的小型轉換裝置也一樣；光線曲折場使特普希

達人看不見他，這一切不過是小小的詭計罷了。自從潛進特普希達旗艦以後，他就關掉了保持外側壓力的强力防衛阻礙器，直接呼吸空氣。

特普希達人的統帥部在五小時前就在這裏成立了，出發前的準備已經完畢，這是確定不移的命令。由於控制裝置怪模怪樣，看得人頭昏眼花。拉斯．玆拜在旗艦的自動裝置上動了手腳，又用超空間飛躍使它非物質化。

雖然不接觸巨大的電腦，但是，有些事照樣能辦到。

特普希達提督佛烈特．歐倫，幾小時前受阿魯況精神干擾裝置的影響，決定把全部兵力開向洛丹的母星御夫座α星系。

另一方面，拉斯．玆拜奉命監視侵略軍的提督，那麼，卡托魯被奪走的資料，就可以彌補自動裝置的失常。

其實拉斯．玆拜只要小心不讓人發現自己就行了，雖然任務很艱鉅，卻沒有危險，事成之後，他可以全身而退，牆壁都擋不住他。

不到一小時前，變種人知道了提督命令設計超空間飛躍資料的程式；同時，各戰艦的電腦也全部開動了，旗艦的電腦複印了基本資料。爲什麼克里斯多再三强調要嚴密監視呢？拉斯．玆拜並不清楚，洛丹對阿魯況科學家的計劃也很懷疑，卻並不反對。念動者拉斯．玆拜繼續監視，幾小時之後，漸漸覺得受不了了。

兩個人在目的地實體化之後，達哥．卡克達馬上又消失了，他在特普希達人那裏另外藏了一件相同的特殊服裝，他的下一個任務是救出輝隆人卡托魯。

到目前爲止，拉斯還沒有接到同伴的消息。特普希達旗艦全長四百公尺，究竟如何找尋卡托魯呢？根本不知道他在那裏，也許監禁在別處——被害了也說不定。

達哥．卡克達拼命地找，在走廊上摸索了好幾小時。耳邊有小型受訊機，早在作戰以前，就已經和卡托魯的腦波對好了。

如果是心電感應者的話，這件事不消十分鐘就辦好了；然而，降落在第六衞星上的是兩個念動者，他們沒有那種能力。達哥．卡克達衷心盼望約翰．馬歇爾在場就好了。

他的右耳裏有輝隆精密科學的結晶，通訊機和受訊機輕易地塞在耳朶裏。特普希達人帶來的危險，與時俱增。

達哥突然停下來，因爲左腕上的通訊機響了一下就靜下來了。

「達哥，你聽得見嗎？」聲音小得像蚊子的嗡嗡聲。「我是拉斯。時間到了，那些傢伙十分鐘後出發。你找到沒有？」

「我再找找看。」達哥低聲回答。「你不要緊嗎？」

「不要緊，我用精神干擾波監視那傢伙，他一直以爲御夫座α艦隊會隨時出現；現在，他像瘋子一樣，搞得人心惶惶，看來這個月球並不容易對付。我還要等一會兒，你繼續找罷。」

達哥跑過無人的走廊，幾步之外，檢波裝置突然響了起來，卡托魯就在附近——檢波器的有效範圍是十公尺。

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還好沒碰到衞兵。走廊很窄，兩旁有許多小門。

達哥走到其中一扇門前停下，因爲檢波裝置聲在這裏最響，萬一被特普希達人聽到，那就不

妙了，於是立刻關掉開關，在冰冷的金屬門上敲了三短二長三短。

卡托魯一骨碌爬了起來，也用事先約好的暗號——相反的順序——回答，心想一定是洛丹的那一個變種人來了。

達哥的行動又快又小心，在這時候，慢慢摸索開門裝置實在太費事，乾脆用分子破壞槍把鎖打壞。門立刻開了。

這時候不便多言，卡托魯立刻舉槍警戒；達哥脫下了戰鬪服——裏面還有一件。

「趕快穿上！他們知道嗎？」他輕輕說：「快點！時間不多了。衞兵呢？」

「一開始就沒有。有沒有喝的？」

「救難裝置裏有一公升的水。快點，有人來了！」

卡托魯帶著小燈，要是被發覺，那就慘了。外頭有條身影跑過去。卡托魯已經穿好了，達哥把配件再檢查一遍，正在這時，傳來了雷鳴。

「渾蛋！出發了。」拉斯喊道：「怎麼啦？」

「我到司令室去一趟，你等一下。」達哥嘶啞地說：「我要呼吸。這裏有沒有重壓吸收裝置？」

「有。他們還不想粉身碎骨呢。我再等一會兒好了。」

幾分鐘後，兩人一起離開。

特普希達艦隊飛到宇宙空間了，兩人趁這個好機會，從向上開著的光滑的門潛進了司令室，那是拉斯·玆拜預先決定的集合地點——他發現有兩個人先一步而至。

他們彼此看不見對方，只有靠感覺，如果緊靠在一起，可以小聲說話。

「好了，別多說了。」拉斯的精神干擾裝置已經不再控制提督了。「卡托魯，特殊服裝眞的有效嗎？萬一有差錯，那就全完了。」

「沒問題。」輝隆人的聲音有些顫抖。「下一步呢？我可沒有你們那種本事。」

「後面是太平門，我剛才看過了，通到救生艇機庫裏。先用光線槍燒壞外牆，再用氣壓進入機庫。」

順利來到機庫了，當阻隔室的內門在他們背後關上時，可說是安全了。另一方面，特普希達人正在加速，不到三小時，就可以達到光速，然後準備超空間飛躍。

前方是太空船外側的一部份，那就是阻隔室的外門。管制盤旁邊有三個特普希達人，正在聆聽擴音機裏傳來的命令。

「顧不了他們了。」拉斯·玆拜小聲說：「好啦！準備好了嗎？」

他的分子破壞槍已經調整到最大輸出量上，只見牆壁變得極其明亮，再轉爲透明，最後終於消失了。

卡托魯耳中傳來了特普希達人的哀叫聲，爆炸的空氣漩渦，把他從破口處抛到外面，連驚愕的時間也沒有。

這不過是幾秒鐘的事。現在，特普希達旗艦成了閃亮的光點而已，隨著無數的光點飛到宇宙空間裏——他們離開了織女星系。

三個人在虛無的空中漂流著，只靠著强力送訊機聯絡。

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正以高速衝到遙遠的空間，目前仍保持著從特普希達旗艦逃脫時的速度——當然，這是數學上的問題。拉斯．玆拜深信洛丹一定會來救他們的。

＊　＊　＊

「注意！一〇．二三七五七二六秒後作超空間飛躍。」機械的聲音響了。

貝里．洛丹看著光學檢波幕，現在已經達到光速，和正在逃命的特普希達艦隊一樣。

「他們現在要飛躍了。依照我的資料設計出的程式果然沒錯。」克里斯多平靜地說，眼中流露出少見的嚴肅。洛丹銳利的眼光突然望向這位阿魯況科學家。

「我拜託你檢查我所做的資料，並把帶子留下，可是……」

他沒有說完，因爲特普希達人正在精確地作超空間飛躍。能量阻礙器內部劇烈地震動著，連「星雲二號」也跟著搖晃起來。

震動停止以後，特普希達艦隊就消失了。

洛丹看看錶。

「還有幾秒，他們在御夫座α星系，那裏實在是很不錯的城市，就這樣把他們趕走了；問題是他們在無人的星系上幹什麼呢？當然，他們以後一定會發覺自己上了當。」

克里斯多慢慢走過來。

「他們不會回來了，甚至根本不知道中了我們的計。照我的資料，應該在恒星御夫座α的核心，從超空間出來。洛丹，很抱歉，我是阿魯況人，也是大帝國的代表人，這是我的義務，這一點你不用負責。」

克里斯多離開了，洛丹仍站著不動。托拉望著克里斯多的背影，眼神中充滿了懷疑，說道：

「洛丹，我的祖先都這樣，你最好不要奢望太多；你的花言巧語無法影響星際帝國。過去，從沒有人辦得到，你也一樣。我去看看卡托魯，他消耗了不少體力。」

洛丹一語不發地望著布魯。

「我們需要學習的還很多，」巴卡特博士說：「原則上，她說得沒錯。」

「我是人類，以後也一樣。博士！」洛丹沈重地說：「我絕不洩氣，我要用智慧和不流血的戰鬪，來掃蕩特普希達人，今後還是一樣。布魯，我們回星系去罷。」

高大的洛丹走出了司令室，他的肩膀微微下垂，好像正在沈思什麼，大概還是巨星御夫座α，和目標正確的大艦隊吧。

銀河之謎

C・達爾頓

1

地球的太陽只是一個小小的光點，夾雜在群星之中；這也難怪，距離整整有二十七光年之遠。

新的太陽是個超乎想像的大光球，淡藍色的光芒烤焦了附近行星的表面，織女恒星被數不盡的行星環繞著，所以，覺得有許多星球是多餘的；這個星系裏，只有第七到第十一顆行星上，才有生物存在。

閃著淡淡光芒的巨大金屬球體，遠離太陽，越過第九行星的軌道，靠近了第十顆行星。

從球體的運轉看來，無疑是由智慧生物操縱的。第一眼很可能誤以爲永遠繞著織女星系的巨型人造衞星，然而，它偶爾也會改變航線和速度，所以又不是人造衞星，這個球體原來是技術高超的種族所操縱的太空船。

它的直徑有八百公尺。司令室裏正有人在說話。

彎曲的顯像幕是個裝配精良、能把周圍空間全部映照出的儀器。電子記載機響了，把計算結果用圖表顯示出來，大家都對逐漸完成的圖表感到莫大的興趣。

「我們的推測證實了。」一個男人平靜地說，他站在稍遠之處，高大的個子十分醒目，銀白色的頭髮與其說是老態龍鍾，倒不如說成熟來得恰當。雖然外表很像地球人，卻出身於遙遠的星系，也就是逐漸衰頽的阿魯況星際帝國的中心。「貝里，有什麼結論嗎？」

「還不一定呢，克里斯多。是不是照羅梭薛爾所說的，馬上就可以知道？不過，也可能完全錯誤。」

來自織女星系第八行星的科學家羅梭薛爾不耐煩了，在巨大的球型太空船裏，一眼就可看出不是地球人的人，他是唯一的一個。又矮又胖的個子，顯然來自引力很大的行星；突出的額頭，是爲了保護眼睛免遭烈日曝曬；濃密的頭髮是爲了防止紫外線。在羅梭薛爾的母星上，地球人不戴帽一步也走不得。

「我只重視天文學的現象。」輝隆人解釋道：「你想問我什麼，我只能幫點小忙而已。」

「不！請別誤會。」洛丹說：「你知道，我們到這個星系來，是爲了尋找一顆行星。據說那顆星星就在這裏，也就是環繞織女星的第十顆行星。」

洛丹看著記載裝置上的指針正指著第三十九行星的軌道。織女星系裏，一共有四十二個行星，還有幾分鐘星系圖才會完成。「已經證實了第十行星上沒有生物，甚至沒有任何形式的生命，希望你能把其中的矛盾處，解釋給我們聽。」

一個男人從裏面走出來，魯莽地推開了法蘭克．巴卡特和艾里．馬諾利兩位博士。這人又矮又胖，臉孔又扁又圓，眼睛清澄似水，雜亂的紅髮像倒立的刷子；他不理會兩位醫生客氣的抗議，逕自走到洛丹面前。

「司令！能不能讓我這個差勁的夥伴發表意見？如果同意，我認爲沒有矛盾。從阿魯況中央資料室所顯示出的結果，和織女星系一樣，正確地說，就是指星系中的第十行星。行星上住著靠細胞生存、能解答永生之秘的生物。我們發現了相同的行星，才不得已來到這個沒有生物的星球。這並不矛盾，只是資料錯誤而已；也就是說不在這個星系裏。這裏和阿魯況星系之間，我深信一定有像織女星那樣的星系存在。」

洛丹帶著意味深長的微笑，和克里斯多互望了一眼，瞇著眼睛看看阿魯況女人托拉，又對羅梭薛爾點點頭，再把眼光移到記載裝置之下的星圖上。

「布魯，我同意你的話。你說得不錯，但是有幾件事不能忽略。一萬年以前的阿魯況人並沒有錯，資料也正確，永生之星，其實就在織女星系裏，在第九和第十一行星之間繞著太陽運行。」

「這麼說的話……」

「等等，布魯！」洛丹制止了焦急的對方。「馬上就知道了。我們爲了找尋那顆星星才來到織女星系，第八行星上的輝隆人無法給我們任何暗示——不想暗示也說不定；不過，他們承認在一萬年以前，曾有宇宙航行種族來拜訪過，送給他們物質轉送機，還自稱『比太陽長壽』。我們的推測無不根據這一點，再參照阿魯況的中央資料，大概錯不了，不死種族的故鄉就在織女星系裏。把這兩件事合起來看，無疑的，這裏就是他們的故鄉。」

背後的克里斯多輕輕點了個頭。

「這是什麼意思？」布魯不高興地問。

「經過再度的檢查，資料上顯示出有四十三個行星，但是你知道，環繞織女星系的行星只有四十二個。要是這樣，我們就在那個星系上了，也就是第十行星。生命的痕迹有沒有都成問題，而其矛盾之處，羅梭薛爾已經指出了一條線索，那就是第九、第十行星之間的空隙問題，他的話和機器人所寫的地點不謀而合。」洛丹從自動記載裝置裏拿出一張紙，電子機器人的聲音停止了。電波望遠鏡縮進容器裏，它能探測出星系上的物體，也會計算周期、速度，並測量出恒星的距離，再把結果記錄成圖表。織女星系的正確圖表終於完成了。「至少能告訴我們爲什麼報告會有錯。」

布魯懶得去研究。

「這樣的話，說不定……」

「正是如此，織女星系少了一顆行星。」

* * *

第九和第十行星之間太遼闊了，如果另有一顆行星，並非不可能。

「怎麼說呢？」克里斯多問道，紅眼睛炯炯有神。他是國富兵强的種族的後代——現在他們的大帝國已經式微了——如今，他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永生的秘密上，渴望找到這種文化，才到這裏來的；然而，虛幻的空間好像突然中斷了。

「答案只有一個。」洛丹再三考慮。「曾經在這裏環繞織女星的行星，不知道什麼時候脫離了星系，連居民也跟著消失了。」

「那有這種事?!」布魯生氣地說，他的想像力迷糊了。

「行星怎麼會移動呢？」

「還有更奇怪的事哩！」洛丹預言似地說。

然後，指著星系圖。

「我們迷路了，線索就在這顆行星上中斷了，長生不死的種族就在第九、第十行星之間消失了。他們想獨自保住這個秘密——至少看起來如此；但是，實際上，他們又有意暗示我們。這是有證據的，輝隆人的物質轉送機並不是他們自己做的，而且也不了解，這就是新的線索。也許是那些長生不死的生物，爲了吸引某些種族的注意才這麼做的，只有能作五度空間思考的生物，才會了解物質轉送機的原理。第一個條件——永恒的生命之秘密，就是能作五度空間思考的生物。」

「我們是不是呢？」布魯突然冒出這麼一句。

「陽電子電腦會替我們做。」洛丹回答。「它叫我們注意紅色宮殿的地下庫之路。」

輝隆政府的首都在特路達，這是根據領導人特爾特的頭銜而來的。地下時間鎖所守護著的，一部分包括物質轉送機的設計圖。洛丹借助於變種人之力，得到了這份秘圖。

「那個地下庫，」洛丹又接著說：「確實意味著未來之路，變成宇宙間狹窄的通道，可以由此追踪消失了好幾世紀的行星。一萬年以前，長生種族決心離開星系，可是我深信不久就會有新的線索；因爲他們也盼望被預料中的種族發現——當然，這件事還是個問題。」

「他們預料中的種族是我們嗎？」克里斯多微笑了。

「假如我們能發現的話，當然就是我們了。」洛丹低聲地回答。

搜尋永生之星進入了決定性的階段。巨大的球型船再度環繞著織女星系的第十行星，希望找出現在或過去的生命痕迹，可是，結果仍然一樣。第十行星是個死寂世界，外表和火星很相似，客觀條件也相同。

* * *

太空船回到飛洛魯，降落在首都附近、緊急基地的機場上。這艘巨船停在由刀削般的岩石建成的跑道上，不多久，半球形的能量圓頂張開了，把基地整個蓋住，外界無法侵入。

短暫的會議之後，洛丹把努力成果整理了一番。

「長生不死族確實曾把這個星系的第十行星當作故鄉，以這個作前提，他們從別處遷來，卻不住在那裏，現在的第十行星就是當時的第十一行星，永生之星從這裏離開也是事實。也許他們發現了細胞的新陳代謝的秘密，並且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左右行星，並不是不可能。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動機何在，可是，我們不妨假設他們把宇宙視爲太空船而離開了恒星。究竟到那裏去了呢？沒有人知道。克里斯多和我認爲紅色宮殿的地下庫就是線索，因此才用陽電子電腦徹底尋找；然而，電腦並不以爲他們會永遠消失；他們離開的理由，是給尋找的人證明智慧和能力的機會。找出織女星系的第十行星很容易，但要尋著足迹，經過五度空間來追踪，那就難了。我們只不過剛開始接觸到搜尋永生的開端而已。」

「那還不簡單，」布魯胸有成竹地說：「讓拉斯．玆拜進入地下庫，有一就有二，他一定會帶回來線索的。」

克里斯多含蓄地微笑著。一旁的托拉——她原是迫降在月球上的太空船船長，認爲地球人並沒有除去原始的野蠻；要她承認地球人的優秀，怎麼也辦不到。即使以地球人的眼光來看，托拉也不失爲一個美人；不過，很難猜測她的年齡。她心裏充滿了憎惡與讚歎、嫌棄與欽慕、激烈的排斥和肯定，錯綜複雜地交戰著；她討厭他，也同樣討厭自己。

「你有沒有跟洛丹一起接受過催眠教育？」她問布魯。「我眞不懂爲什麼你會說這種蠢話！大概地球人都沒開化罷……」

「在這裏集合，不是爲了討論兩族的開化程度的。」洛丹瞪了布魯一眼，制止地說：「布魯不知道我問陽電子電腦的結果，托拉，妳別誤會，讓克里斯多向妳解釋好不好？」

阿魯況科學家點點頭，說：

「洛丹得到念動者安妮．絲農、拉斯．玆拜，和有透視能力的烏里夫．聖等幾個變種人的協助，曾在數秒內成功地打開了地下庫。未知種族存放在那兒的東西，不是用空間，而是用時間來保管的；於是，非洲人拉斯．玆拜投進了幾千年以前的過去，發現了裝著物質轉送機設計圖的盒子。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十秒鐘而已。撇開地下庫不談，集聚宇宙線而成的地下庫，並不屬於現在的時間帶；同時，那兒所保管的物品，轉回到現在的方法，任何地方都一樣。正確地說，任何時間都相同。盒子提供的線索，可以作爲陽電子電腦的資料，我們根據這些來進行。」

布魯被巴卡特和馬諾利兩位醫生看了一眼，只好聳聳肩。這兩位醫生不相信永生之說，而且這也不是他們的職務；就以布魯來說罷，他也不可能活到一千年以上。

「像以前一樣，我最忌諱的是，」洛丹說：「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地球在宇宙空間裏的位置。基於這個原因，必須嚴格限制跟各基地間的超空間通訊。太空裏不是沒有人，反而有許許多多的

智慧生物，對於企圖進入宇宙空間的種族都很注意，這些生物並非都那麼友善，我們也老早體驗出這一點，所謂的『空間構造搜查機』就是做這個用的。他們之中，有的在偵測『星雲二號』的超空間飛躍，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希望目前暫時停下，返回地球，我們不以短程通訊為滿足，等地下庫恢復原狀後再繼續調查。」

「除了盒子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嗎？」巴卡特問道。

洛丹回答說：

「我想是有的。就在各個時間帶上……運用新的公式，可能同時恢復到現在，也就是回復到建造地下庫時的狀態。」

「倒是個理想的藏身處，」布魯說：「眞叫人嚮往。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是長生不死的靈藥配方，那就好了！」

「很可能，而且可能性相當大，也許他們對繼承人有更嚴格的要求也說不定。」

「那麼，怎麼去找尋他們的遺跡呢？」布魯問得很有道理。

「我改用不搞亂你的笨腦瓜的方式說罷，他們要嚴格考驗分享秘密的對方。」

「可是，他們的路還遠得很呢，」克里斯多慢吞吞地說：「比到阿魯況更遠。」

「克里斯多，關於這件事，我很想跟你談談；當然，多一個人也無妨，托拉可能也樂意參加。」洛丹說。

阿魯況的女船長點點頭。

「洛丹，你說得不錯。我希望你努力，你的話很有道理。」

* * *

遠在二十七光年之外的地球，仍然繞著太陽運行。四年以來，居民無論在政治上、民族上都改變很多。迫降在月球上的阿魯況探險隊，給了洛丹、布魯、馬諾利等地球上頭一批登月飛行員很大的力量，使他們消弭了核子戰爭，甚至可能統一地球。除了他們，還有三大勢力集團——西方、東方、亞洲聯盟——洛丹一手成立的勢力，成爲和平的保障。他以戈壁沙漠中央爲基礎，逐漸壯大，終於變成現在的銀河市。這座世界最新的都市，不但矗立著巨大的建築物，而且佈滿了盡善盡美的交通網。

洛丹不在時，由佛烈多上校代理，他不只心智，連外貌也酷似洛丹，實在讓人吃驚，簡直就像兄弟一樣。

佛烈多三十七歲，身材瘦長，嘴角旁有深深的笑紋，眼睛時常頑皮地眨著；不作洛丹的代理時，他是太空戰鬥機隊的指揮官。

一切都很順利。許多新設的工廠開始生產了，能供應各地所需，全世界的經濟都可能被洛丹壟斷。

和地球景觀迥不相同的基地，在能量圓頂的保護之下，永遠安全，即使用原子彈轟炸也不會受損，這一點曾試驗過。

目前，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必須用能量圓頂保護，洛丹的命令是說一不二的，佛烈多知道他不在防備地球人，而是那些知道地球位置而前來攻擊的未知異星人。

有一天，已是黃昏時分，佛烈多遙望夕陽西下的天際。幾週以來一直沒有洛丹的訊息，織女

星系不知怎樣了？有沒有成功地擊退特普希達人？有沒有援助輝隆人？永生之星找到了嗎？

好多好多的問題，卻沒有答案。

佛烈多歎了一口氣，洛丹回來，就可以給他滿意的答覆了。他和洛丹合力在地球的背後，積極培植地球的力量；所有的努力漸漸有了成果，地球政府的構想，已經初具規模了。

一位穿著少尉制服的男人從附近的建築物走出，佛烈多轉過頭，馬上認出來是培泰爾・寇茲諾夫；他是俄國人，負責東區的聯絡軍官，金色的短髮被西沈的太陽映成紅色。

他看到佛烈多，便掉頭走過來，親切地打了個招呼。

「假如我是你，就不會在這裏悠閒地欣賞夕陽了，快到通訊中心去罷，就是超空間通訊中心。」

佛烈多楞了一下。

「是不是洛丹有消息了？別開玩笑！」

「我可不是胡鬧的人。」寇茲諾夫說道：「剛剛來的，正在通訊中，你動作快點，也許還趕得上第三次通訊。」

「有沒有異常？」佛烈多拔腿就跑。

「當然！」俄國人笑著，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佛烈多飛奔過鋼筋水泥馬路，衝上台階，跳進升降機，朝著出入口的圓頂建築物上升。

錄音機正轉動著紀錄通訊。佛烈多進入時，值班的通訊兵抬起臉點個頭之後，又埋頭工作了。這時，從宇宙深處正傳來第三次通訊，超空間電波越過二十七光年，並不需要多少時間。這時

候，貝里・洛丹正坐在「星雲二號」巨大的送訊機前。

「我是『星雲二號』，貝里・洛丹。佛烈多少校！銀河市佛烈多少校請注意！已經把特普希達人趕出了織女星系，輝隆人已恢復自由，並與我們締結通商協定。B7a與42C工廠開始生產貿易商品。我們的行星位置仍要保持最高機密，這是最重要的，對輝隆人也一樣。『星雲二號』暫時留在織女星系，必要時再聯絡。嚴禁超空間通訊，我們的位置絕不能被人發現。完畢。『星雲二號』的第三勢力全體人員問候大家，請多保重！洛丹。」

通訊切斷，聲音停了下來。

「前兩次通訊是不是一樣？」佛烈多問通訊兵。

「隊長！我把副本拿給你。」

「謝謝！」

佛烈多上校轉過身，離開了通訊中心。

跟輝隆人簽約！洛丹終於達成了一個秘密目的，跟異星人有了和平的貿易關係，這是地球以外的第一個外星基地——佛烈多一直把洛丹視爲地球的代表人和創始人——不僅如此，「星雲二號」逗留在織女星系中，表示還有別的工作待辦。

是不是和上次回來時布魯所說的神秘之星有關？

無論如何，佛烈多仍然要執行任務。

夕陽沈下了，佛烈多感到寒意襲人。換氣裝置把沙漠裏的冷空氣送到能量圓頂上，不像以前那樣完全與外界隔絕了。

「我們的歷史又寫上新的一頁。」佛烈多一面朝著不遠的宿舍走去，一面自言自語：「只是別人不知道而已。」

2

輝隆科學家羅梭薛爾對洛丹並不隱瞞自己的疑惑。

他要求會面。洛丹對羅梭薛爾很有好感，馬上就答應了，當然要在他與克里斯多和托拉三人的會談之後——會議目前還沒結束。

阿魯況女船長咄咄逼人，她說：

「貝里．洛丹，我們的立場很明顯，你打算用阿魯況戰艦『星雲二號』，擴張地球的版圖，我們卻想乘戰艦回到阿魯況星上；我們共同的願望，就是靠『星雲二號』和陽電子電腦找出永恒的生命之星。希望能在雙方面都沒有不利的情況下，達成這三目標——當然，這麼做的話，目標的順序就要調整一下了。」

克里斯多認眞地點點頭。

「對！托拉，妳了解這一點，我很高興；不過，在決定之前，有一件事必須先解決，那就是找出一致的目標，也就是先找到永生之星，以後的事再斟酌著辦。」

「贊成！」洛丹開朗地說：「對我而言，只要能完成這件任務，無論是飛回阿魯況，或者向

你們透露地球的位置，我都不反對。」

「那就公開宣佈；」克里斯多微笑地糾正他：「在這種情況下說出眞相，並不理想。」

托拉兩手伸向洛丹。

「洛丹，我們來個約定，目標的順序訂爲永恒的生命之星、阿魯況——囉嗦的地球，好嗎？」

洛丹握著她的手。

「好，托拉、克里斯多；不過，要是你們不反對的話，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什麼？」托拉臉上掠過一絲警戒。

「並不是很大的事。」洛丹靜靜地微笑了。「一定要經過我同意，才能把地球的位置告訴阿魯況人——因爲地球不願意變成已經沒落的星際帝國的殖民星。我的話可能有點過份，不過，你們大概也承認阿魯況人的頹廢。我想跟你們一起採取行動，守護銀河帝國，不想製造新的敵對勢力。你們覺得怎樣？」

「我了解。」克里斯多說。

洛丹和克里斯多凝望著托拉，她有些遲疑。

「好罷，我想我們的政府一定會了解你們的苦衷。我深信我們可以同心協力，邁向目標，早一天發現神秘的行星，就早一天回故鄉阿魯況。」

「謝謝妳對我的信任，我和羅梭薛爾會面之後，立即開始進行。」

「羅梭薛爾想說什麼？」克里斯多懷疑地問。

「不知道，他想見我，可能想到什麼重要事情罷，我也不清楚。」

洛丹離開了兩人，走進了別的房間。羅梭薛爾正等得不耐煩，看到洛丹仍兀自坐著不動。

「一開始就應該考慮到，」他劈頭就說：「直到現在才發覺這種可能性。」

「什麼事？」

「是關於本星系有四十三個行星的事。」

洛丹吃了一驚，不知道會有什麼關連。輝隆人心裏覺得很快意，卻沒有表露在臉上。

「一萬年前訪問過飛洛魯，並且贈送物質轉送機的奇異種族，能夠自由操縱那顆行星——我們都這樣認爲。如果這種事在技術上可行的話，他們應該離開這個星系才對，我覺得沒錯，他們可能就在這一帶的什麼地方。」

洛丹坐下來，額頭上擠出了深深的皺紋。

「在那裏？」

輝隆人微笑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說可能而已。你不覺得環繞這個大星的幾個衛星之一就是嗎？也許他們選了個沒人的星球住下來。如果仔細搜的話，很可能會發現就像你們說的那樣，本能地離開了行星。」

「嗯！那就有意思了。」洛丹說：「然而，這只是理論而已；這個高度發達的種族，爲什麼要費盡心機地騙人呢？他們有擊退敵人的武器呀！我認爲他們在頑皮地捉迷藏罷了——當然態度很嚴肅。總之，最要緊的是把它找出來。從你們獲得的線索看來，這個星系可以通往外界。」

「那麼，你能不能允許我搜查星系內部？假如有新發現，立刻通知你。」

洛丹考慮著。羅梭薛爾的話，並不是瞎猜，只是可能性比較小而已，如果拒絕了他的建議，不但不公平，而且也會引起懷疑。輝隆人有自己的太空船隊，這種工作，他們一定能勝任。假如眞的有永恒的生命之星……

「我不反對。我給你一架太空戰鬪機，雖然機艙很窄，可是把不必要的裝備拆下來，可以坐兩個人，我會交代列倫郝斯。要記得和我們保持無線電聯絡。」

這位輝隆老人站起來，他那張小小的臉看來仍很年輕。

「謝謝！洛丹，有了結果，我會和你同享。」

洛丹目送著他離去。

* * *

這是第三次會議。

雷納特．布魯集合變種人部隊，時間決定在飛洛魯漫長的下午，貝里．洛丹不出席，事先已經交代過布魯。

變種人一個個地來了。列强的核子試驗，在地球上產生了放射能，起初並不顯著，後來，立刻造成了頭一批遺傳基因的突變；然而，禍福難卜，那些異常的未知能力，今天剛好派上用場了，洛丹馬上把握機會，把這些能力高强的變種人編組成軍。

變種人一再地扶植洛丹的權力，從過去直到目前。

布魯經常被達哥．卡克達忽然在自己身旁從虛無中實體化，而且幾乎踩到脚的事，嚇得心驚

肉跳。

「眞可惡！這麼不小心！那一天在火熱的爐子裏頭實體化，我才高興！」他狠狠咒著，然後，威風凛凛地說：「達哥！從今天起，你再敢嚇唬上司的話，我就關你三天禁閉！」

「遵命！」達哥向同伴拉斯．玆拜擠擠眼。他們像普通人一樣走過來。「牢房裏有五度空間能量壁，又有時間鎖，否則我眞想溜！」

布魯一肚子火，他知道說也沒用；爲了消消氣，他轉向安妮．絲農和九歲的貝蒂．塔佛里；這兩人都是優秀的念動者，她們能運用意志，使遠處的物體移動；貝蒂還有心靈感應能力，多半是和另一個心靈感應者約翰．馬歇爾合作。

到場的變種人一共有十五名。

布魯從口袋拿出一張紙，花了兩分鐘讀一遍，然後又收起來。

「各位，」他以出人意料的快動作，跳上桌子坐下，再環視一周。「貝里．洛丹需要各位的大力協助，時間不多，我不想多說。各位可能已經聽過有關紅色宮殿的傳聞，拉斯．玆拜曾順利闖入，勉强做了時間旅行，一直回復到宇宙發生之初的時候。

現在，我們還要再去一次，當然，這一次沒有回到過去或到將來的危險了。陽電子電腦已經把資料解讀出來，如果利用某一個公式，那麼，阿魯況發電機便能製造出集束線，抵銷了支撐著地下庫的宇宙線，這麼一來，裏面的東西——當然是在別的時間帶——就能恢復爲現在，我們只要拿出來就行了。

各位現在沒有任務，隨時待命，必要時立刻出動。

好了，在宿舍裏等著。從這裏的大型轉送機開到特路達，去拜訪地下庫。辛苦你們了。」

然後從桌上跳下，離開了房間。

＊　＊　＊

格洛魯士官被列倫郝斯叫去時，並不覺得意外。本以爲是執行特勤而興奮，聽完以後卻很失望。原來不是和戰友作偵察飛行，而是跟輝隆老人繞著織女星系的行星和衞星打轉。

格洛魯士官奉命之後，同「星雲二號」的技術人員和幾個飛行員，合力拆下了戰鬪機的推進砲，於是，狹窄的機艙裏，終於多了一張給科學家坐的座位。通訊機拆下來，改裝上小型的，緊急情況時，可作星系內的聯絡之用；床鋪也卸下了，另外換上座位。

然後，羅梭薛爾帶了好多文件坐了進去，向飛行員作個出發的手勢。靠著速成的催眠教育，他也能說一點英語，只不過還不曉得宇宙裏那些地方用得上；總之，他和飛行員用英語交談。

「行星內部沒有問題。氣候惡劣——長生不死族難道分不出什麼叫健康，什麼叫不健康?!」他又加了一句：「聽說他們是從酷寒的地方來的。第十二行星有三個很大的月球，我們先去看看。」

格洛魯士官點點頭說：「好！」

狹長的機身如同銀色的水滴一樣，往浩瀚的星海飛去。

＊　＊　＊

本來打算一起到地下庫，托拉又在最後一秒鐘變卦了。第二天，洛丹、布魯、克里斯多和變種人一起來到基地的大型物質轉送機前。

轉送機像附著架子的大籠子。非物質化輸送經過超空間所需要的能量，由發電機供應。操作法很簡單，但原理並不清楚。

門關起來了，洛丹調整好，按下開關，於是，什麼都沒有發生似的，短程的非物質化，通常都沒有感覺。

門開了，已經到了輝隆的首都特路達。特爾特的禁衞軍迎上前來，恭敬地領著一行人到地下室去，隨後便離開了，輝隆人不會無所事事地和在這裏徘徊的游魂，有任何瓜葛。

拉斯．玆拜念動了好幾次，探察附近的情況；心靈感應者約翰．馬歇爾隨時捕捉他的思考波，傳給夥伴們，因此，洛丹對附近的每件事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昨夜運來的發電機就放在圓頂廳的進口處。大廳裏的中央部份就是地下庫。

它確實存在；任何物質都無法穿越，人類的眼睛看不見，它靠五次元的能量形式像實體的鐘罩那樣存在；地下庫位於這裏的中央。它帶著非常神秘的色彩，一萬年前就一直在那裏，由遙遠某一顆奇異的電波星發出神秘的宇宙線，被這兒怪異而察覺不出的裝置吸收，構成了隱形的地下庫。刹那間，安妮．絲農閃開了宇宙線，地下庫打開了，拉斯．玆拜跳進裏面；不過，光這樣，還是無法探出內部的實情。洛丹對於陽電子電腦能以公式使電波星的宇宙線中性化，深爲感激。克里斯多認爲這是偏光效果。能夠隨心所欲地持續著——與陽電子電腦所指出的爲「同時」，時間阻礙場就會消失；總之，這點才最重要。假如所藏的物品是幾千、幾百萬年的過去或未來，隨便侵入地下庫也沒有用。

洛丹把變種人分別部署在各崗位上，並且能隨傳隨到；現在，他蹲在發電機上。

調整好了。

抬起頭來。

「克里斯多和布魯跟我一起去，變種人安妮．絲農和約翰．馬歇爾護送我們；我不知道我們會碰到什麼考驗，——萬一……」

大家都知道他想說什麼。

「……萬一遇到危險，有超能力的變種人要馬上進入，想辦法克服。」

洛丹想說的就是這句話。

猶豫了一會兒，再看看發電機，就按下了鈕。輕輕的「咔嚓」一聲以後，便發動了，內部原子電池發出偏光集束光線所必要的能量。

大家都屏息等待著。

陽電子電腦計算機對不對？資料正不正確？只要有一點點錯誤就完了。

由粗糙的石牆圍成的地下廳，空無一物，可以看到對面，洛丹知道這是一種錯覺的緣故；光線精巧地改變方向，使人發生錯覺，以爲廳裏是空的。

見到最初的變化時，洛丹腦中閃過技術性的觀念。廳裏的空氣逐漸改變，背後的物體和對面的牆壁都模糊起來，石頭動了，形狀也變了，最後，終於消失——這是光線折射消失的關係。

還有更令人吃驚的事呢！

眼前，奇怪的物體從虛無中浮現出來，輪廓逐漸顯明時，布魯動也不動。形狀愈清楚，光線的閃爍也愈微弱。宇宙線阻礙場慢慢消失了。

終於看不見了。

同時，被宇宙線保護而與外界隔絕的物體，恢復到現在。從過去和未來實體化，失去了四度空間和五度空間的特點——正常時間與現在時間之異——不僅可以用眼睛看，也可以用手摸，與現在的時間同步，因此，能夠物質化、實體化——也就是成爲現實中的東西。

「噯呀呀！」布魯叫道：「這是什嘛？」

「現實中的東西。」洛丹低聲回答：「隱藏的最好方法，就是送到遙遠的未來，在那裏等待時間的來臨；可是，過去……」

「……永遠失去了。」克里斯多插嘴道：「如果恢復到現在，或自己回到過去……」

「那就是時間旅行，這是理論嗎？還是幻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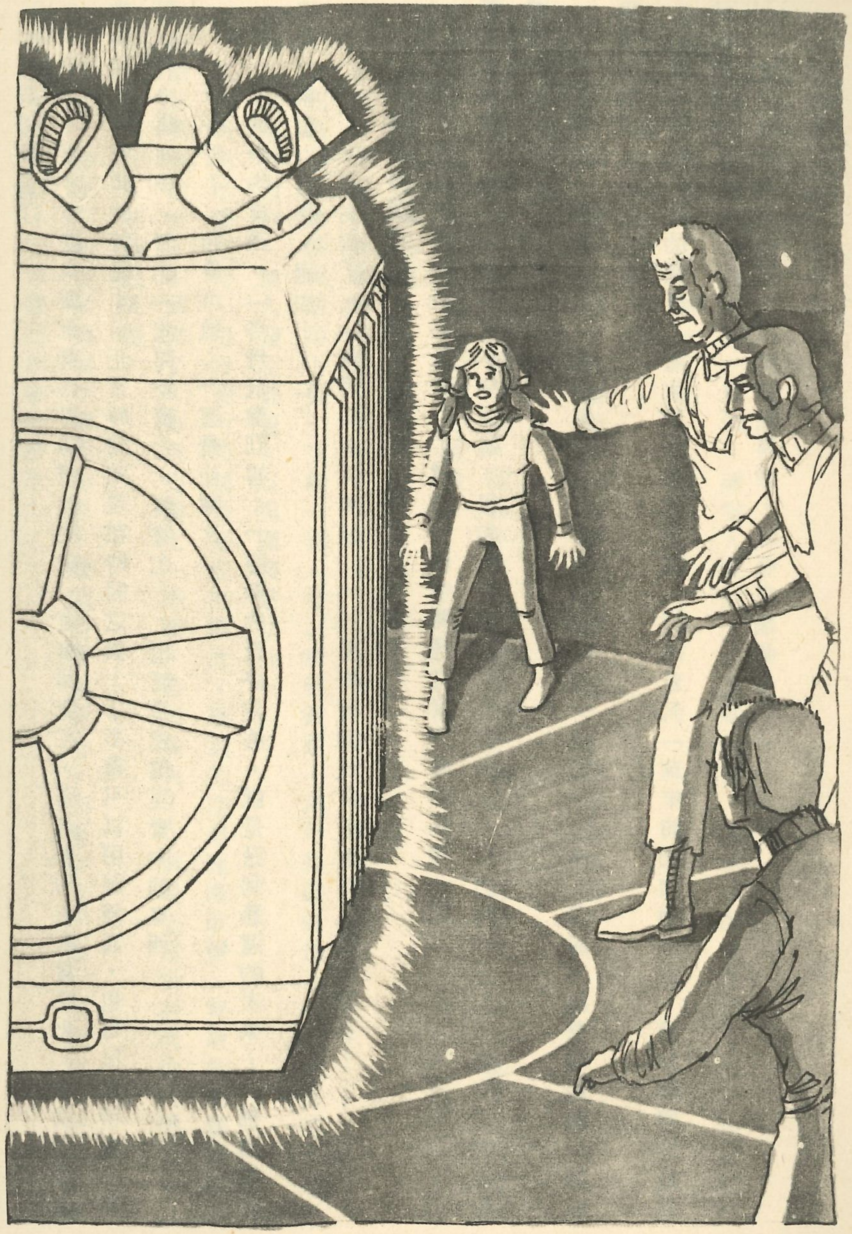
「不！這是五度空間的基礎——就像一般空間是三度空間的基礎一樣。洛丹，別多問了，把整個事情想一想，一絲一毫不要放過。假如時間旅行很容易的話，我們阿魯況人早就有了挽救帝國的對策。」

這是理論，但是貝里．洛丹很滿意；布魯站在一旁，强壓下驚歎；安妮．絲農和約翰．馬歇爾像石頭似的直直立著。

剛才空無一物的廳裏，產生了關閉的空間，彷彿看到一萬年前未知的生物，把寶物運往遙遠的時間盡頭。

箱、櫃擺得很整齊，沒有絲毫異樣，看起來像個倉庫。

前面有一座物質轉送機。



大小不過是中等而已，只能容納一個人，從高度來看，未知種族可能和地球人一樣高，操縱盤的構造，就和以前見過的一樣，沒有任何異狀。

物質轉送機——怎麼會在這裏？

大家都被這個疑問弄糊塗了，另外一座轉送機在那兒呢？如果進到裏面，會被送到何處呢？或者——什麼時候才能再物質化？

*　　*

第十二行星內側的月球，從織女星得到充分的熱量，並不是絕對的不毛之地，這裏有相當程度的引力和大氣，羅梭薛爾把它叫作「十二A」，這裏也許能繁殖生命。

老科學家要求慢慢地環繞飛行，格洛魯士官搖搖頭。

「長生不死的種族爲什麼偏偏選上這種鬼地方?!難道他們在這裏過著永恒的餘生？」

羅梭薛爾坐在狹小的位子上，凝視著淡淡光輝下的月球。左邊是巨大的第十二行星，幾乎佔據了顯像幕的大部份。

「士官，我想這雖然不重要，卻不容忽視。那個種族的謎，很引人好奇，也許他們和我們的想法不同，我們可以假設他們住在月球的地表下，這麼一來，可能你也知道，天體就可以存在於某處，那是不成問題的；即使離開行星而處於宇宙間的某處也無所謂；所以，沒有太陽、光和熱，一點也不奇怪。」

格洛魯沒有答腔，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看起來，十二A是個死寂的世界。岩石密佈的荒野上，沒有植物——偶爾有點草叢，那是唯

一的有機生命。散佈各處的岩石縫隙間有水流動，馬上又被乾旱的地面吸收了；也沒有湖、海；整個月球就是一大片陸地，地底深處有積水，可能是地下海——總之，與地表的氣候無關。

繞著周圍飛行兩次之後，羅梭薛爾說：

「我們降落吧！」

格洛魯士官想起列倫郝斯少校，勉強壓下滿心的不情願，順從科學家的要求。

幹嘛找我做這種事?!

飛機降低了，離地表不過幾百公尺。

「在那裏？」

「等一下！」羅梭薛爾神情緊張，四處搜索著，說道：「好，就保持這個高度，可能的話，再慢一點點。」

格洛魯把引擎關小，戰鬪機以低速掠過岩石，他從沒像現在這樣接近爆炸邊緣。

羅梭薛爾似乎心有所思，他緊貼著橢圓形的窗口往外看，一點一滴也不放過。

兩小時之後，他終於靠回了椅背。

「不用降落了，好像沒有什麼東西。請飛往十二B，那裏也許會有……」

格洛魯暗暗鬆了一口氣。

* * *

洛丹抓著克里斯多的手腕。

「好像可以進去了。發電機和阻礙場互相抗拒；不過，只要能量在流動，就沒有問題。如果

你的話沒錯，那麼，以後的幾千年都會和現在一樣。走罷！」

他先走了，克里斯多輕輕嘆了一口氣，跟在後頭，布魯跟在兩個變種人後頭押陣，其餘的兩個變種人，留在原地待命。

洛丹來到以前來過的地方。前面原有一座無形的牆，現在已經消失了，這裏有個很大的箱子，繞過去，可以進入地下庫。

他們在轉送機前停止，這就是地下庫的中央，洛丹伸手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紙片，這張紙片是他小心放在口袋裏的，上面寫滿了陽電子電腦翻譯出的古怪公式。地下庫也應該有相同的公式，而且有新的指示才對。

克里斯多和洛丹並肩站著，紅眼睛流露出不安，細瘦的手輕輕抖著。

「不可能罷，會不會是……」

洛丹望著克里斯多，他的眼光凌厲無比。

「克里斯多，你想放棄嗎？目標就在眼前，難道你想半途而廢？不行！絕對不行！我們地球人知道成功的代價，絕不輕易放棄，一定有收穫，那就是永生……」

「可是，洛丹！死了就萬事皆休了……」

「他們不會這麼做的，反正，留給我們的線索並沒有錯，他們也不會冒這個險，只有跟他們相配的人，才會發現他們——野蠻人是不知道永生之星的。克里斯多，他們不會要詐的，這件事當然很困難，但等著我們的並不一定是死亡。」

一直沒說話的布魯也開口了。

「天曉得他們什麼時候把轉送機留在這裏，洛丹，你說這是他們離開星系一萬年以前的事。從那時起，也可能發生了無法預料的事，說不定他們已經在織女星系實體化了。」

洛丹搖搖頭。

「不會的，你把他們看扁了。他們可能早就預料到幾百、幾千年以後，會有人發現線索，他們早把天文學上的資料都編好了。你不用擔心，他們不會胡來的。」

洛丹繼續努力，打開了轉送機的格子門，操縱裝置很簡單，和在飛洛魯所見的一樣——可以說任何地方都一樣——不同的是，這東西是向著過去或未來。

「你們留在這裏好了，」洛丹聲音嘶啞：「我一個人去；如果它動了，把我也送到了某一個安全地方，就會回來接你們。」

「如果不回來呢？」布魯問道，洛丹聳聳肩沒作聲，他瞥了克里斯多一眼，立刻走進了轉送機——裏頭可以容納四、五個人。

「如果我消失了，你們就在這裏等，不要亂動，要不然回來就麻煩了，知道嗎？」

克里斯多的神色十分憂慮。

「派別人去比較好……」

「不！克里斯多，我相信他們的善意，他們也盼望有人解開謎題，別讓他們失望。」

克里斯多只好把嘴閉上了。

洛丹對著他和布魯笑笑，又向安妮・絲農和約翰・馬歇爾揮揮手——然後，按下了操縱鈕。

洛丹並沒有消失，仍舊站在格子門那頭，沒有任何改變。

物質轉送機沒動。

＊　＊　＊

第十二行星的第二個月球，跟第一個很相像，幾乎完全一樣，也就是稀薄的大氣、少量的水和疏落的植物，以及赤裸的岩石。

羅梭薛爾要求著陸，格洛魯士官心不甘、情不願地降落在岩地上。自動試驗裝置顯示出大氣十分稀薄，不穿上特殊服裝就離開氣密室，一定吃不消。輝隆人一面捽捽打打，一面穿上連身衣，格洛魯知道那種衣服怎麼撕、怎麼扯都沒關係，最後再戴上塑膠頭盔。

「你在這裏等著。」羅梭薛爾走進阻隔室，這是應付緊急情況時用的，格洛魯關上內門，讓空氣流出去，變成眞空狀態；然後，再打開脚下的外門，於是，就像貨物一樣翻滾到十二B的岩石上了。

這位學者的熱忱，並未稍減；當地的引力比飛洛魯小，活動力就相對增加了。他身手敏捷，站起來以後，立刻遠離了戰鬪機，不理會格洛魯。

「哼！頑固的老東西！」飛行員低低罵著。

老科學家走到岩石的陰影下，信步往前走，想無意中發現什麼；然而，他自己也明白要找出失踪的行星踪影，幾乎不可能。

格洛魯悶坐在狹窄的機艙裏，無聊之至，他也可以出去，但是，出去做什麼呢？索性坐著等吧。

兩小時後，羅梭薛爾回來了，那模樣倒不很失望，他笨手笨脚地穿過氣密室，脫下了頭盔。

「沒有什麼。這不是失踪的行星。我們再看下一個。」

格洛魯很洩氣。

「一定也一樣。」並不是不可能。「第十三行星到底有幾個月球？」

「兩個。」羅梭薛爾答道，額上有兩條深深的皺紋，好像正在極力思索什麼似的。「其中有一個在天文學上很有意思。」

「哦？」格洛魯在遠離十二B後，問道：「爲什麼？」

「行星的距離很大，繞一周需要半年。十三B的月球，其實是個獨立的行星，它也圍繞別的行星，跟著行星一起環繞恒星，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第四十三行星。」

「也許是。」格洛魯點頭笑了。「也許不是。」

＊　＊

貝里．洛丹再試了一次，仍舊沒有用，還是沒有任何變化，轉送機依舊沒有動靜。

洛丹一語不發地走了出來，看著克里斯多。

「我實在搞不懂。」他無奈地說：「我們通過了重重障礙，竟碰到壞的轉送機——究竟怎麼回事？」

「裏面一定有什麼用意。」克里斯多很有自信地說：「看看別的轉送機，到目前爲止，沒有一座不能用或故障的，甚至能源還無限呢！這一座裏面有發電機，機械卻不能動，可能是故意的。布魯，你認爲如何？」

布魯的樣子好像無話可說，但他絕不肯被人取笑。

「克里斯多，你說得不錯。」他慢條斯理地說：「從過去到現在，這種生物好像想像力很豐富，我們來修理轉送機，證明我們也有五度空間的思考力。」

布魯說這句話是想打破令人不自在的沈默，洛丹認眞地聽，然後，望了布魯一眼，視線又移到克里斯多身上，最後又看著轉送機。

他又開門進去；克里斯多屏息等待著；安妮．絲農和約翰．馬歇爾也緊張萬分；布魯沒想到自己一句無心的話，會帶來這種結果，頓時活潑起來。

洛丹仔細地檢查，一定有什麼東西在搞鬼——如果找不出來，這個猜謎遊戲就失去意義了。未知種族的無價秘密就是長生，他們似乎想和相配的種族同享，並且想了解對方如何判斷，如何揭開秘密——答案很簡單，那就是考驗。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消失時，留下了玄妙的線索，有能力找出線索的人，總有一天他們會相見——作謎者和解謎者。

這是揭開宇宙之謎的遊戲。

銀河系宇宙之謎！

洛丹知道轉送機的問題有兩種，首先是開動，然後，前往未知的地方；可是——別再想了。這時，另外一個問題正等著他，必須立即解決。

布魯突然大叫一聲，克里斯多趕緊跑過來，兩個變種人也一擁而上，幾秒鐘後，洛丹也擠進了布魯周圍的人群中，他口袋裏的紙片，好像燒起來似的。

「怎麼啦？」聲音充滿了期待。

「有文字！」布魯哇哇叫著：「轉送機後面有文字，寫得很簡單！」

洛丹拿出紙片，和轉送機平滑的壁上的兩行文字對照一下，然後，又收起來。

布魯歪著頭問。

「是字典嗎？」

「你要這麼說也可以。」洛丹全神貫注地研究文字。「這是相同的文字，也是長生不死族的語言；不但如此，這種文字在我們剛開始追尋遺跡時也出現過；現在知道了，轉送機就是那些痕跡的延續。」

「文字？什麼文字？」

「文字是由象形符號、幾何符號和別的記號構成的，這是很艱深的暗號，只有陽電子電腦才會解讀，這是普通文章。」

「『當你的精神與最高秩序呼應，你就會找到光。』既然在這裏發現文字，我敢肯定這條路絕對錯不了，我認爲可以找到光線。」

「說得也是。」布魯盯著那一排奇特的記號。「我們的精神會和最高秩序相呼應嗎？會嗎？」

「至少，」洛丹答道：「陽電子電腦的精神會。」

* *

稱爲十二C的月球，沒有任何異狀，十三A也一樣。

好奇的格洛魯加快了小型戰鬪機的速度，直奔第十三行星的第二月球。

照羅梭薛爾所說，它的直徑比火星小，地表附近重力場強度與地球一樣是一G；這一點很特

殊，表示月球內部有重元素；大氣還可以呼吸。羅梭薛爾又說，氣候雖然寒冷，還好能忍受得了。

這個星球滿不錯嘛，格洛魯心想，懷疑輝隆人何不移民到這裏？羅梭薛爾告訴他：

「十三B的氣候對你們來說很合適，對我們來說就太冷了。我們人口少，很少有人願意移民，十三B也一樣。我們無意開發可以居住的行星或衞星，不足爲奇；只有母星飛洛魯太窄時，才……」

第十三行星逐漸變小了，相反的，外側的月球愈來愈大，懸浮在遙遠的織女星系的太空中，背景是黑暗的宇宙空間。如果十三B在地球所屬的太陽系裏，必能成爲實體的行星，比火星更理想——假如羅梭薛爾的話不誇張，那麼核心一定很重，一定能作深層的鑽孔。

沒有雲霧，小星球的表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格洛魯有點失望，這裏沒有海和湖，水也很少；遠處的平地有幾條小溪，朝著低下的盆地流去，終於被地面吸收了，形成了一片綠色平野，能夠居住。

「輝隆人爲什麼不派探險隊來呢？」格洛魯試探地問道：「這個星球會有動物嗎？」

「大自然是個敗家子，因此宇宙裏才有很多星球等著智慧種族去開發，那些只有植物而沒有動物的星球，就是最好的例子。關於十三B的報告裏，並沒有談到生物的存在情形，對這裏的景觀，也所知不多，大多是觀察而已，沒有登陸。」

「實在大馬虎了。」格洛魯批評說：「可能是星系太大，合適的行星又多，你們太糟蹋了；我們故鄉的星系裏，除了母星之外，能夠居住的行星只有兩個。」

「離織女星系遠不遠？」羅梭薛爾不在意地問，但格洛魯沒有忘記洛丹的命令。

「遠近都一樣。」

輝隆科學家好像沒聽到似的，露出遲早會曉得的神情；突然，他指著下面。

「你看到那座山嗎？我們低空飛過去罷；那些長生不死族如果想留記號，一定會選個視野遼闊之處，山頂最理想了。」

說得有理。格洛魯降低高度，往綠色平原上空不遠的山頂飛去。

到處都是岩石高原，沒有樹木；淺淺的河川和無數的支流，如蛇行般蜿蜒而去，散佈了許多小洲，有如太古時代混沌初開之時。這裏並沒有動物，好像正在等待生命之光的來臨。

草愈來愈低，也愈來愈稀疏了，成了零落的草叢；多石的地面好像小島一樣，後面是乾旱的不毛之地，有一大片岩石形成了斜斜的小坡。

格洛魯拉高了機頭，因為地面的斜度愈來愈陡，斜坡繼續延伸下去。

羅梭薛爾的臉緊貼著窗口，目不轉睛地找尋可疑的迹象；雖然他實在不知道有沒有，或會是什麼形狀，仍像幽靈似的緊追不捨；同時，心裏也不停地盤算著。

坡面陡峻，突然間整個斷了。格洛魯楞楞地望著眼前延伸到地平線那一頭的大平原。那一片似低地、非低地的世界，標高大約有二千公尺，沒有水和植物，整個是一片死寂——假如這個月球上有文明的話，絕對不會在這裏。

對羅梭薛爾而言，這個現象並不要緊。

「稍為升高一點，才能看得更清楚。你看到什麼沒有？」

格洛魯搖搖頭。

「你以為他們會立個路標呀？簡直不可能！」

「在他們說來很普通的事，我們卻莫名其妙，」羅梭薛爾平靜地說：「反之亦然，你應該這樣想才對。比太陽更長壽的他們，也一定這麼想。現在，重力計如何？」

格洛魯因為話題一變而嚇了一跳，立刻看了看計器盤。

「下面有重元素，這是一定的，會不會發現他們的地下都市呢？」

「我也不知道。」羅梭薛爾神秘地說：「如果能在這裏找到入口，那就太棒了！」

格洛魯對這位樂觀的人實在頭痛，又開始埋怨起自己的任務來。仔細想想，調查月球應該是一種樂趣才對，假如降落在剛才的草原，說不定可以看到小動物；或者用顯微鏡，發現河裏的細菌呢……

「你看到那邊孤立的岩石嗎？」輝隆科學家打破了寂寞。「在那裏降落好了。」

格洛魯沒有回答，把機頭稍微偏向一旁，採取低空飛行，並在散落的岩石上盤旋，最後降落在最大的一塊岩石上。四周一片荒涼，看不見動物和植物。

「大氣正常。如果你願意，就一起來罷。」

格洛魯沒有立刻答應，當羅梭薛爾像平常一樣離開機艙、消失在岩石間時，他便拿起小型光線槍，迅速檢查一遍，插進腰帶，才走到外面去。既來之，則安之，何不親自去找找看呢。

他關上機艙，用一把只有自己知道號碼的暗碼鎖鎖住，如果有人想硬闖進去，動力會自動阻擋。

氣候十分寒冷，好像有一點缺氧，呼吸並不困難，就跟地球上四千公尺高處的感覺一樣，還好並無大礙。

他慢慢尾隨著輝隆人之後，四周荒涼之至，想在這裏找到昔日的文明遺迹，簡直好笑！除了大塊的岩石之外，地面幾乎很平坦，岩石在蔚藍的天空下巍巍屹立著。

格洛魯心想，爲什麼會有這種景象呢？這裏沒有水，也不會有暴風雨——即使有，也不大——從前大概不是這樣罷。

格洛魯的腳步聲回響在岩石間，更襯托出四周的寂靜；然而，不知道從那裏傳來了腳步聲——大概是輝隆人罷。

他發覺腳步聲忽然亂了，前後左右都有，宛如千軍萬馬，直奔前列的岩柱一般，回聲又繼續了一會兒，終於越過上空。

訓練有素的飛行員分得出回音和原來的腳步聲，雖然不容易，可是辨得到。

他的手立刻揷進腰帶，摸著冰冷的金屬槍身。

除了輝隆科學家之外，還有別的腳步聲——緩慢、謹愼，似乎是拖著的腳步聲。

這裏並不只有格洛魯和羅梭薛爾二人而已。

3

今天的實驗結束了，克里斯多試著用各種方法，發現了物質轉送機有幾處接觸不良、誤接，和短路。

「這是第一要務，必須盡早解決，然後成爲下次實驗的基礎。」克里斯多說著：「把轉送機的設計圖放進陽電子電腦，就能輕易了解它的構造了，再把資料輸給工作機器人，也許會修好有意的故障。」

洛丹只好接受克里斯多的建議，留下一個變種人來看守——地下庫如果回到過去的時間，那就麻煩了——發電機依然放在那裏。

夜深了，洛丹仍在阿魯沉陽電子電腦的大控制室裏。那是亞特蘭底斯時代，大宇宙的支配種族殘留在金星上的陽電子電腦的雛型，能夠不停地發問，然後比對答案。公式陸續從開口出來——同時經過翻譯裝置和擴音機而紀錄下來。

貝里·洛丹把陽電子電腦當作生物一樣，向它說話，提出詢問，然後等待回答。以陽電子電腦而言，它的腦是活的，可以說比宇宙任何有機生命智慧都高。

得到轉送機的簡略設計圖之後，陽電子電腦對於長生不死族之謎和找尋行動，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洛丹終於放心了，對宇宙最大的秘密也有了自信——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多給專門負責陽電子作業的機器人輸入了程式。這種綜合思考，固定在五度空間，直接通到「星雲二號」上的大型陽電子電腦，由那兒發出指示。十分鐘後，阿魯況機器人變成了當時最高明的物質轉送機技師，能夠輕易地修復所有的故障。

對於故意破壞的機器也一樣。

洛丹一直等到下午才到特路達，他猜想格洛魯士官也許有消息，但太空戰鬪機並沒有報告；沒有關係，也許羅梭薛爾熱心調查，以致忘了報告；或者兩個人沒找到什麼線索而作罷。

洛丹和克里斯多、布魯以及機器人從公用轉送機出現在紅色宮殿時，特爾特的禁衞軍都嚇了一大跳，因爲他們第一次見到金屬做的人。

地下庫並無異狀。機器人立刻開始工作，幾分鐘之後，拆開了轉送機的心臟部份，分解成各種微細的陽電子機器和塑膠導線。假如在以前，洛丹準會失望透了；可是，現在的工作機器人，背後有陽電子電腦龐大的知識作靠山，洛丹一點也不操心。

「能不能修好呀？」布魯悄悄問，生怕被謎也似的設計人聽到般。「修好以後怎麼辦？」

「別嘮嘮叨叨地好不好？休息一下行不行？」洛丹嚴厲地喝止，布魯不高興地趕緊閉嘴，克里斯多不禁笑了起來。機器人熟練地矯正接觸點的毛病，修好了，又一一接起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好像永無休止般，終於過了一小時。

機器人把最後一個磁瓣接好後，滿意地站起來，以毫無感情的聲音說道：

「轉送機能發動了。」

洛丹鬆了一口氣，瞥了布魯一眼，拍拍從他面前走過的機器人冰冷的肩膀，然後，轉向克里斯多。

「什麼時候去？」

阿魯況人搖搖手。

「我認爲明天比較好。人員的部署要小心，也許會在別的轉送機裏實體化。它的接收部份沒問題，可是，送出部份和現在這部轉送機同樣壞了，所以要帶機器人一起去才行；另外，還需要醫生，巴卡特最合適。」

「還有絲農和馬歇爾。」洛丹點點頭。

「這樣大概足夠應付了，闖進未知的世界，對下一步驟會更適應，假如這件事能解決，該有多好！」

克里斯多往下望著，清秀的額頭裏，若有所思。

「洛丹，有時候，我很擔心，追查偉大種族的秘密，會不會太冒失了？」

「並不是追查不到的事，對方既然留下線索，我們當然要追到底。」

「這是你的看法，洛丹。究竟是不是這樣，誰也不敢說。我有預感，如果繼續追下去，會有生命危險。」

「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陽電子電腦也一樣。你以爲沒有線索去找尋永生之星才比較好嗎？不知道他們究竟在那裏？」

「有時候，我認爲應該停止。」

布魯聽到克里斯多這句話，精神一振，再也無法保持沈默。這一次是和洛丹站在同一陣線。

「克里斯多，你是什麼意思？」他問道：「誰會倖免一死呢？未知的種族以長生作爲揭開謎底的代價，如果能揭開謎底，就能獲得永生了。」

「布魯，這只不過是推測而已。」克里斯多心平氣和地回答：「我承認我們從阿魯況來冒險，是根據推測和古代的記載，就算有永恒的生命之星，也已經是一萬年前的事了。」

「那有什麼關係？」洛丹插嘴道：「這是黑格爾辯證法正面的證據。我們也有證據，顯示一萬年以前，在這個星系確有自稱『比太陽長壽』的種族。以人類的知識來判斷，這就是不死，跟你們所說的永生之星的居民是同一族，這就是頭緒。克里斯多，我們要追尋到底，這也正是你探險的原來目的。」

阿魯況人一邊歎息，一邊點頭。

「那當然；不過，洛丹，我覺得你的速度太快了，我們跟不上。我們阿魯況人思考迅速，行動卻很慢……」

「就因爲這緣故，大帝國才這麼沒用！」布魯毫不客氣地批評。

克里斯多的微笑消失了，眼中流露出寬容的光芒。

「你的意思是明天，好罷，今晚大家好好睡一覺。我看到各位意見一致，覺得很高興。再見！」

* * *

格洛魯停下來了。

在無人的星球上遇到某種東西，心裏並不舒服，尤其是不知道「這種東西」的眞相，更叫人憂心忡忡！

格洛魯一面仔細聽，一面思考，一個念頭從腦中閃過，難道十三B上有生物？羅梭薛爾想像得對嗎？曾經把物質轉送機送給輝隆人，卻不知所終的謎樣的種族，難道就在這個月球上嗎？是不是他們把行星移到這裏，使人誤以爲月球呢？

到底——有沒有惡意呢？

格洛魯的手本能地摸摸腰帶，那把光線槍給他不少安全感；可是，運用五度空間思考製造出物質轉送機、憑著意志、把行星移到別處的生物，這種光線槍有用嗎？……

格洛魯雖然懷疑，卻沒有退縮，剎那間，他好像成了洛丹太空探險隊的先鋒似的——果眞發現了所要尋找的……

腳步聲消失了，也許羅梭薛爾停下來了，突然間，好像又有跟踪者的腳步聲，不久又沒了。微風吹著岩石，吹過岩柱之間。

格洛魯背上一陣寒意，緊緊握住從腰間拔出的槍，大拇指按著發射鈕。爲免引起對方注意，他動也不動地站著，對自己來說也比較有利，可以隨時襲擊對方；也許對方以爲只有一個輝隆人呢。

他不能老待在這裏，他必須保護羅梭薛爾的安全，何況羅梭薛爾沒有武器。

格洛魯壯著膽子跨前一步，雖然方向不明，他敢斷定下一塊岩柱的影子下，有羅梭薛爾和未

知的生物在。說不定科學家還沒有警覺到附近的敵人，正在全神貫注搜查失去的文明遺跡呢。

格洛魯再度握緊光線槍，又悄悄向前跨一步。地上很平坦，他輕輕閃開脚下的石頭，兗得絆倒。

突然，前方傳來恐怖的叫聲，他的血液煞時凝住了，一定是羅梭薛爾；然而，仔細一聽，並不是恐怖的哀號，而是興奮的叫喊——到底怎麼了？

羅梭薛爾穩重的脚步聲、石頭滾動聲、岩石的回聲，還夾雜了正在拼命苦幹的激烈喘氣聲。羅梭薛爾喃喃低語，格洛魯聽不清楚，但他猜得出羅梭薛爾似乎有重大發現而渾然忘我了。

這位飛行員繞過擋住視線的岩石，緊貼著平滑的岩壁；前方有峽道，陡峻的岩壁形成了小高原。遠方的織女星系沈沒了，餘暉照著岩柱頂端，四周逐漸暗下來。

仍然可以看到羅梭薛爾的背影，正在搬開岩石，好像在挖寶似的。從這裏看過去，裸露出的那部分很像金字塔。

那東西表面平滑，毫無瑕疵。中間是溝紋，有一定的間隔，羅梭薛爾似乎被溝紋迷住了。

旁邊十公尺外的岩柱下有半圓形的洞口，黑黝黝的，從這裏可以通向內部的隧道了。夕陽最後一片餘暉照著那邊，格洛魯看出了隧道前兩公尺的地面開始降低。

羅梭薛爾說不定沒注意到，要是他發覺，絕不會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金字塔上。

格洛魯想提醒輝隆人，就在這當兒，猛然看到自己手中的武器，才驚覺到竟忘了那個傢伙。

那個拖著脚步的生物究竟在那裏？是不是藏在某處窺伺著？他看到自己了嗎？要不然，爲什麼這麼安靜呢？

格洛魯緊挨著岩壁小心前進。距離對面的岩壁，有二十公尺以上；和羅梭薛爾及金字塔之間有三十公尺；離隧道入口更遠。

格洛魯找到一處小小的凹處，暫且停下，從這裏什麼也看不到；假如在這裏奇襲，就不能控制局面，倒不如躲在這裏掩護輝隆人好了。未知的敵人——也許是敵人——可能只注意羅梭薛爾，不久就會現身，這麼一來，格洛魯可以馬上應變。

天色逐漸暗下來了，最後一線陽光消失了，星星也出來了。羅梭薛爾專心一致地研究，根本忘了四週的一切。他把礙事的岩石移到一旁，蹲在碑文前研究起來。因爲看不清楚，才發覺天已經黑了，身邊又沒有燈，於是，不高興地嘀咕著站起來，過了一會兒，才依依不捨地站到灰白的岩石上。

把格洛魯嚇了一跳的也是影子。

他聽到身旁有點聲響，那生物站在不到三公尺外的同一塊岩石上，一定正在打量羅梭薛爾；接著，又傳來躡手躡脚聲。突然，有道黑影從岩石上閃過，影子相當高大，和人類的輪廓完全不一樣：尖尖的頭部、閃亮的鎧甲，使他想起了地球的太古時代，和最近來自織女星系的回憶——但又不敢肯定。洛丹曾經命令過，不可以貌取人，這一驚，使他毛骨悚然。

他躲在隱蔽處，一動也不動，緊握著武器，同時極力讓眼睛習慣黑暗。羅梭薛爾站起身，沮喪地想回到太空戰鬪機上。輝隆人和怪物的身影就在十公尺前，漸漸難以分辨。在這緊要關頭，格洛魯的僵直狀態一下子消失了。

一猶豫，兩個人就會消失在黑暗中，分不出來了，那麼一來，就更難跟蹤了。

格洛魯把光線槍瞄準未知生物的影子，緊盯著不放，拚命叫：

「羅梭薛爾！危險！向右跑！怪物盯上你了，快！」

假使異生物不惡意攻擊，他實在不想和這個行星——把十三B稱爲衞星，有點勉強——的住民發生衝突。監視入侵者畢竟是他們的權利——當然，這是題外話。

可是，隨後發生的事，卻使他改變初衷。

站在高原上的巨大影子，在閃躲中突然凝住，整個不動了。格洛魯看到敵人發亮的武器時，立刻提高警覺；然而，什麼事也沒有。

輝隆人遲疑了一會兒，照著格洛魯的話，逃出射程，未知的生物也乘這機會消失了。

格洛魯跟著羅梭薛爾移動，只是剎那間的事，對方就利用這當兒失踪了。

對方像鼬鼠一樣，敏捷地跑到岩石上。四周散布著石頭，岩石間有通道伸入地底。格洛魯發現時，他的影子一閃卽逝，從隧道傳出的聲音也愈來愈小，終於又恢復原來的寂靜。

格洛魯等了一分鐘以後開始招呼羅梭薛爾。

「那傢伙跑了，出來罷。可能還有危險，我們回飛機上好了。」

輝隆人橫過高原，他還不知道目前的危險，興奮的聲音衝口而出。

「我發現比太陽更長壽的種族啦！」

格洛魯生氣地把光線槍插入腰間。

「假如你被殺了，我也沒辦法！」

輝隆人好像從夢中驚醒似的。

「什嘛？生物？沒有關係，別理它，也許它在散步。那是不是驚慌失措地跑了？」

格洛魯掉頭就走。

「這就是證明，」他念念地罵：「太陽可不會那麼長壽！」

過了一夜。

4

洛丹決定，今天一定要解開第二個宇宙之謎，召來了所有的作戰人員，把艱鉅的計劃訓示了一遍，再乘轉送機來到特爾特的紅色宮殿。

機器人若無其事地迎接兩個人。

「隊長，沒有異狀。」機器人回答洛丹的問話。

布魯在一旁輕拍機器人的肩膀。

「這表示我們被轉送機運到任何地方都安全囉？」

「裝置要發動了。」機器人沒有直接回答。

「好，一起來罷！這樣也好放心。」布魯笑起來。「如果你沒有把握，一定不敢冒這個險。」

這一回，機器人沒有開口。

洛丹在轉送機前想了一下子，然後領頭走進去；克里斯多、巴卡特、安妮・絲農、約翰・馬歇爾魚貫而行，布魯等機器人進去以後，才最後進入。

艙裏擠滿了，每個人都惴惴不安，多少有些害怕，卻也無可奈何；他們的行動，無異是向過去挑戰。

洛丹握著操縱桿，這枝操縱桿和別的轉送機的一模一樣，他們無法改裝。這兒的轉送是發送出去的，某個地方還有接收的才是。

「我們當然會有點不安，」洛丹說：「但是毫無根據，照陽電子電腦的分析，並沒有直接威脅到我們的危險。我們沿著一萬年前的痕迹去找，不知道會找到那裏去，有多遠，也不知道有多少中途站。這是智慧極高的生物設計出的。想要見到他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所說的『光』，也就是維持細胞生存的永久生命。」

「我決心跟你去。」克里斯多嘴裏這麼說，聲音裏卻沒有多大把握。

「爲了我們的同胞，我也曾經努力過，但是，說實在的，不像你那麼有自信。」

「克里斯多，難道你不信任你們製造出的陽電子電腦嗎？決定的人不是我，而是陽電子電腦，不會有問題的。」

「說得也是；如果有問題，是由於資料來源錯誤。對於這種謎樣的生物之心智，我們知道多少？」

「從很多小事來判斷，他們很有幽默感，也可以說很親切，也許現在仍舊如此，要不然，怎麼捨得把祕密告訴別人？所謂的謎，只不過是預防手段而已。克里斯多，我好幾次強調這一點，請你相信我，只有運用我們的智慧，才能使他們樂於接納，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的確如此。」布魯也插了一句。「至少我希望如此；假使說出眞相，恐怕大家的心情都不

好。坦白說，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說不定再也回不來了。」

「昨天你是怎麼說的?!」洛丹厲聲問，一直握著操縱桿。「你害怕啦？」

「才不呢！」布魯的微笑並不自然。「有點怯場是眞的。」

巴卡特、安妮、馬歇爾都不作聲，他們信任洛丹，因爲他的決定總是正確的，絕不草率——在他身邊很安全。

機器人也一言不發；對它而言，這問題毫無意義。布魯認爲機器人沒有感情；不過有時候，他這種看法也會稍微改變。

「準備好了嗎？」

大家都點點頭。

洛丹咬緊牙關，嘴唇抿成一條線，眼睛充滿了期望，然後，用力拉動操縱桿。

和以往的轉送飛躍不同，這一次馬上有了反應。像過去所熟悉的一樣，頭部感到刺痛，慢慢順著脊椎傳下來，眼前的景象模糊了。

思緒也停止了。

只不過一刹那而已——感覺上卻像永恒——一切又恢復原狀，思考又活躍了，痛苦消逝得無影無踪，眼睛也看得一清二楚。

「終於到了。」布魯緊抓著機器人。「這種經驗很難受，我不想再來第二次。」

「那怎麼行?!我們還要回去哪！」洛丹說：「這是什麼地方？」

「問我幹嘛?!」布魯雖然驚慌，仍極力地讓眼睛習慣黑暗。雖然還在轉送機裏，但，艙裏和

幾秒前的不同，這裏是接收站。

他們在建築物內實體化了。空氣有點混濁，似乎長久以來一直沒有換過；不知在何處的燈，朦朧地亮著。

洛丹把門打開，這好像是信號似的，周圍立時明亮起來，那隱藏著的光源加強了。地球人、阿魯沉人、機器人，都靜靜站著。

這是巨廳的中央，沒有出口——至少看不出來。各式各樣的怪機器排得滿滿的，以致看不出寬度，空間很窄，機械排成了狹長的走廊——這些機械是做什麼用的？

「我們走罷。」洛丹的聲音格外響亮。他走在前頭，平滑的地面整個沒有接縫。「下一個問題在什麼地方？」

頭頂上的天花板浮出了明亮的文字，好像長生不死族正在答覆似的。這是大家熟悉的——記號和圖案。當洛丹才看到第一個字時，轉眼就消失了，洛丹自知錯失良機而懊惱不已。這不僅是一種暗示，也可能是問題的一部分，早知道來不及記下，起碼也該照相，沒想到遲了一步。一步錯，步步錯，他覺得以後的事也是枉然。

心靈感應者馬歇爾很了解洛丹。

「別洩氣，他們召喚我們到這裏來，絕不會讓我們空手而回，雖然不知道文字的含意——假設不再出現——可是，還有很多問題在等著我們。」

「那文字，」克里斯多舔舔嘴唇，說：「讓陽電子電腦解讀好了，找個人送回去，再叫念動者拉斯．茲拜在二、三分鐘裏送來。」

「你忘了，」洛丹咬著嘴唇，無奈地說：「文字已經消失了，既然不存在，怎麼個解讀法？」

從開始冒險以來，克里斯多第一次露出笑容，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

「洛丹，你也忘了我有照相機般的記憶力，我把剛才的文字寫給你好了。」

洛丹鬆了一口氣。

「抱歉，我真的忘了。你寫罷，我叫機器人帶回去。不知內容重不重要，也許是前進途中必須的。」

他們一起走出轉送機，站在大廳中央；機械動也不動，乍看之下，沒有什麼異樣；也沒有生物的踪影，好像被帶往地下發電廠，正等著他們的反應似的。

直到現在，才覺得有新鮮空氣流動，天花板下有格子狀的洞孔，那是通氣孔，根據呼吸氧氣生物的生活條件而做的。

「這是那兒？」安妮．絲農懷疑地問：「是不是在飛洛魯？」

「也許是，可能還沒離開特路達。」洛丹回答：「也說不定來到了幾千光年以外的行星上；照轉送時的痛苦來判斷，大約經歷了一段長距離。不管這是什麼地方，如果我們要回去，轉送機應該送回出發點才對，是不是？克里斯多？」

「這是剛才的文字，」克里斯多遞給洛丹一張紙片。「只有電腦才會解讀，我們等機器人送回去。」

洛丹猶疑著。

「這是技術上的障礙，我們無法解讀；文字可能指示下一步該怎麼做。」

「假使這裏需要機器人怎麼辦？」布魯問。

「要不然派誰好呢？你嗎？」

「一個人？坐轉送機？那我不幹！」

「你瞧！就這樣決定了。」洛丹對默立一旁的機器人說：「你把這紙片帶回『星雲二號』，交給陽電子電腦，譯成文字再帶來，快去快回！」

「叫拉斯・茲拜帶回來嗎？……」

「機器人比較快。」洛丹糾正布魯的話。

機器人無言地進入轉送機，大家都以複雜的心情目送者它的背影一下子消失了。

洛丹澄澈的理智，立刻又活躍起來。

「我們所找的線索不只這個，不能把機械之山視爲迂迴戰術的一部分。考驗愈來愈難，我們要小心應付，走吧！一起走！大家團結一致，就會發揮力量。克里斯多已經表現出他的能力，不知道下次輪到誰？」

洛丹領先，克里斯多和巴卡特在後跟著，再來是安妮・絲農和約翰馬歇爾，布魯殿後。布魯依依不捨地望著轉送機，心想假如自己代替機器人去，可能好一點。

這時，傳來了清晰的聲音。

聲音很像馬達，深沈而有規律——誰在操作呢？沒有看到人影；工廠——假如這是工廠的話全部自動操作，又是何人在何處操作呢？

聲音從右方傳來，洛丹在走廊的轉角處拐彎，朝著聲音來源走去，他深知若要爭取時間，只有這條路可走，其他別無選擇。他認爲一萬年前最重要的因素是時間。

奇形怪狀的機械泛著幽暗的金屬光芒，散發出恐怖的威脅。布魯有一回不心撞到大機械上，嚇得好像碰到毒蛇一樣。

聲音來自走廊盡頭的金屬物體；洛丹站在前面觀察，突然覺出無數的手指在他的腦子裏撫摸，好像未知的生物想傳給他什麼似的，究竟是什麼呢？

「馬歇爾，你也感覺到了嗎？」

心靈感應者點點頭，閉上眼睛，傾聽著內心的聲音，額上冷汗直淌；克里斯多呆呆地僵立著；不遠處的布魯，若無其事地聆聽著，想找個理由解釋；對他而言，這種金屬塊不過是許許多多的機械之一。

聲音停止了，四周又靜悄悄的。

洛丹腦中被摸索的感覺消失了；約翰・馬歇爾歎著氣睜開了眼睛。

「很清晰的思考傳達。這種機械是心智構造搜查機，調查我們的精神能力和智商，結果及格了——至少部分如此。」

「這是什麼？」

馬歇爾有些不愉快。

「據我所知，這個裝置是在檢查我們的各種反應，結果還不壞哩！它表示布魯、巴卡特、安妮・絲農沒有心靈感應，洛丹卻很有心靈感應的潛力，克里斯多也一樣。這一點我絕對及格，因

爲它傳給我這些結論。」

「我不懂。」布魯自言自語道：「機械會跟你說話？」

「對，」這位心靈感應者點點頭：「我了解機械的思考；反正，我們及格了；繼續找罷。」

「找？找什麼？」

「這一點，心智構造搜查機沒說。」

洛丹想開口，結果又沒有說。

這時，嘶啞的聲音夾著驚人的閃電穿過大廳，由於放電，震得耳朵發麻，閃電落在十公尺外。如果那是從天花板下發著淡藍光的球體來的話，也就是向大塊金屬上與天線固定一起的球體放電。

十公尺的距離有千萬瓦特。

吸收放電的球體，亮度增加了，終於變成白色；放射的熱能逐漸增強，空氣中瀰漫著臭氧的氣味；閃電消失，球仍然發亮，大廳一下子溫暖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布魯的聲音發抖。

洛丹咳嗽了一下。

「可能是無線電的現場豪華表演——並不實用。究竟是什麼呢？會不會又是一個考驗……」

這時，又有別的事了。

大廳裏的某處震動了，腳步聲由遠而近，步伐沈重，無疑的，那是機械單調的聲音。

站在洛丹旁的克里斯多大驚失色，微微戰慄著，布魯見了，心中湧起一陣快意；然而，下一秒鐘，他也手忙腳亂地掩飾自己的狼狽相了。

洛丹好像凝住了，臉上十分緊張，對同伴視而不見，連約翰‧馬歇爾的手伸進他的口袋也渾然不覺。

有人——或什麼東西——未知的機械從大廳走近了。

這當兒，背後也傳來了腳步聲。

「別緊張！」洛丹銳利的眼神望著馬歇爾。「也許不是敵人，別怕！這是銀河之謎的智慧與尊嚴問題。」

前方，走廊轉角處，有個東西出現了，看起來很像人類，但高大許多，巨大的車輪代替雙腳，身體是四方形，上下一樣大，頭上有奇怪的天線，眼睛像火焰一樣。

「機器人！」克里斯多喃喃自語：「不是我們所想像的生物，原來是機器人……」

「噓！」洛丹制止說：「剛才的腳步聲是從兩公尺高的身體發出的，那也是一種動力嗎？大約想分散我們的注意力，總之，沒有什麼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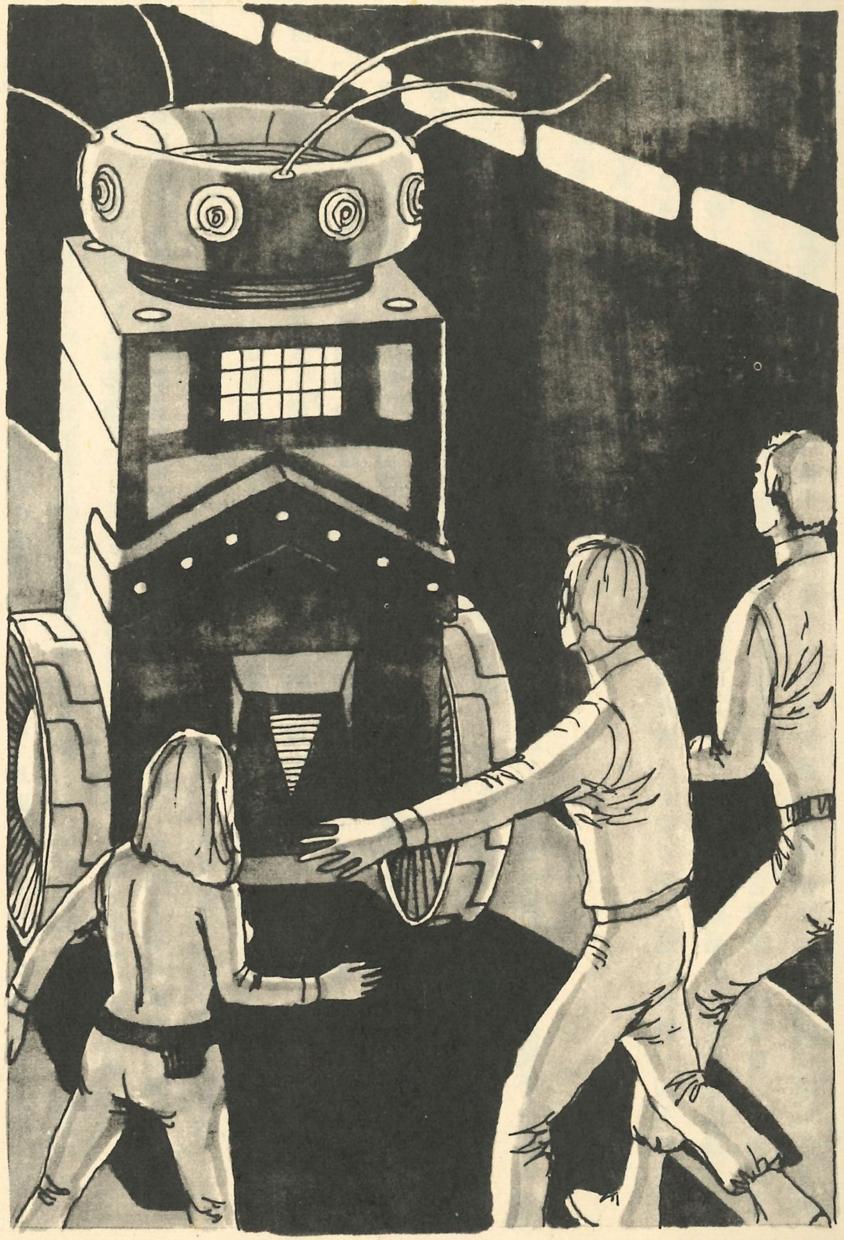
背後也有相同的機器人出現，並且漸漸接近。

洛丹環顧四方，機械人緊緊挨著兩旁，連個空隙都沒有，而且既高又滑，根本爬不上去。只要兩個機器人停下來就成了——

洛丹決心試試看。

「你們在這裏等著。」他命令道，然後朝著第一個機器人走去。對方雖然很慢，卻不停地前進，洛丹等人的侵入，大概驚醒了沈睡了幾千年的機器人——而驅逐侵略者，正是他們的職務。

洛丹在巨人前面五公尺處停下來，眼前的情勢對他們十分不利。它們眼中的能量之火閃爍著；銀色的天線神經質地晃動，不時向洛丹垂過來，好像就要發生他所預料的事似的；頭上的金屬



震動了，巨大的車輪旋轉著，不斷前進，看起來無意停止。

洛丹本能地舉起雙手，向機器人喝道：

「停！」

結果並沒有停下來。

洛丹不再試探，迅速回到同伴這裏。

「馬歇爾，你用心靈感應命令，也許有效。」

馬歇爾點點頭，向前跨一步，其間第二個機器人的威脅也增加了。由不知名的合金與謎樣的陽電子所做成的怪物，似乎受另一個機器人的魔力吸引，緩緩地接近了。這兩個機器人好像非相觸不可，誰敢擋路，就被不客氣地踏平。

安妮・絲農拚命想找出一個解決辦法。爲什麼她做不到呢？洛丹爲什麼一開始沒想到呢？

她默默轉向背後的機器人，在它幾步前停住了。她以長期的經驗集中精神，現在，自己的能力就要受到最嚴格的考驗；技術很簡單，然而，使她的精神能力不能全力發揮的，卻是失敗後的恐懼，也就是恐懼失敗。

安妮・絲農集中心智，灌注在龐大的機器人身上，眼睛就像無形的火炬。

洛丹一直注意著馬歇爾，因而沒發現安妮・絲農的變化；布魯卻聽到了，當他轉頭一看，眼前是空前絕後的景象。

機器人好像碰到了無形的牆壁似的，車輪突然慢下來，空轉了幾下，就不動了；絕緣體燒毀的氣味瀰漫在空氣中。燃燒的球體所產生的熱度，令人難以忍受。

走廊並不寬大，機器人擋住了便走不過去，機器人雖然停下了，可是並沒有讓路；此外，另一個機器人又逼進了，安妮無法使兩個機器人同時停住。

念動者情急智生，就在布魯開口前，想到了唯一的對策。

她又集中精神，腦波開始活動，精神能量變得更積極——把機器人抬起來了。

慢慢地，車輪在空中旋轉，金屬巨體緩緩上升，十公分、二十公分……五十公分，漸漸升高。

安妮．絲農覺得後力不繼，無法支持下去，然而不努力不行，假如障礙不消除，大家的末日就到了。

上升二公尺、三公尺，終於到達了兩旁的機械的高度，但仍不滿意，又升高到五公尺。

這時，精神力耗盡了。

一瞬間，機器人靜止在機械上空，突然墜下，金屬相撞的聲音響徹四周。

巨聲驚動了洛丹，馬上轉過頭來，連馬歇爾也忘了用心靈感應去停止無謂的努力。第二個機器人墜落在大機械上，零件撒了一地；同時，安妮．絲農也昏倒在地，她已經用盡了全力。

洛丹立即了解眼前的情勢。

「回到轉送機！」他不顧正在前進的第一個機器人，大叫：「被抓到以前趕快走！」

馬歇爾從口袋裏取出光線槍，沒有人知道他把這東西拿來了。

「把它毀了，怎麼樣？」

「不行！用暴力無法解開謎題。快扶起安妮．絲農，布魯，你發什麼呆？快！」

雖然慌張，卻井然有序地撤退了。洛丹這時候才有時間慢慢地檢討這一次失敗——的確是失敗。仔細想想就發現道理很簡單。安妮．絲農無法運用念動能力，同時應付兩個機器人；不過，還有另一個念動者。

一想到貝蒂．塔佛里，洛丹的心跳加快了，早該想到才是。這個九歲的女孩是超心理學的奇蹟。以念動者而言，她是佼佼者，雖然年紀很小，但她的念動力卻在安妮．絲農之上。

「如果馬上把貝蒂．塔佛里帶來，」洛丹在最後一個角落裏沈思：「也許還來得及；總之，要阻止機器人到轉送機來。那傢伙的任務可能是破壞轉送機，不讓我們回到出發地。」

一行人後退到轉送機。比洛丹的命令更快一步，那個阿魯況機器人在艙內實體化了——身邊還多了一個矮小的人。

貝蒂．塔佛里從轉送機出來時，沒有人和她說話，她有點羞怯，當看到被布魯扶著的安妮．絲農時，臉上十分驚異。馬歇爾站在稍遠之處，不知道要注意昏倒的安妮，還是逐漸逼近的機器人才好。

最後，只好採取中間路線。

「貝蒂，妳怎麼到這兒來了？」

洛丹也鎮定下來。

「終於把妳盼來了。」一面說，一面望著克里斯多，對方卻沒有回答。「只有絲農一個人無法應付，妳也來擋一擋罷。絲農已經抬起一個機器人把它摔碎了。」

「由於陽電子電腦的忠告，」阿魯況機器人用冰冷的聲音報告：「陽電子電腦從那張紙裏發

現必須把變種人貝蒂．塔佛里帶來。」

紙片又交還洛丹。

這時，洛丹才想起機器人對於向上——爲什麼要區分「上」與「下」——根本不清楚，卻派遣他把光線文字帶回去解讀。

紙片上寫著：

請問候一千個問題之中心——可是，只有其中之一會使各位接近目標。

如此而已。

意思非常淺顯。洛丹把它整理了一遍。

「有一千個問題等著，我們差一點在第二、第三個問題上落敗，要不是貝蒂趕來幫忙，那就完了。念動的問題，只有絲農一個人無法處理，關於這件事，陽電子電腦也判斷出來了。在我們灰心之前，讓貝蒂試試看。貝蒂，我也一起去，其他人留在轉送機旁，聽到我的命令才進艙室，知道嗎？」

他用跟平日一樣的嚴肅口吻說著，布魯也不頂嘴了，轉而照顧絲農。這時，絲農睜開雙眼，想掙脫布魯。

馬歇爾看著他們，笑了起來；克里斯多卻有點失神。

洛丹握著貝蒂的手，來到大機械廳。機器人有節奏的脚步聲愈來愈大，仍然以一定的速度前進。

「好好加油吧！」洛丹悄悄吩咐少女。「只擋住它還不夠，把它抬高，搬到別處，再從幾公

尺高的地方摔下來，才能破壞。祝妳成功！」接著，聲音更低，生怕第三者聽到似的：「妳做得到嗎？」

少女默默點點頭，瞪大了眼睛，她看到了轉角處十公尺前方的金屬怪物，正以規律的步伐向前邁進。

「快！」洛丹站在她身後，以免妨礙她。

少女拚命壓住內心的恐懼，因爲她從沒試過自己的能力。從前，她射殺了被異星生物控制住的父親。原來，精神寄生體具有控制其他生物意志的能力，貝蒂的父親也受到影響而危害地球，結果，貝蒂用手槍射殺了父親，並且把入侵的外敵擊退。這件事，使她刹那間長大成熟了，

她是第一流的變種人，從幼年起就有超能力，雖然只有九歲，卻凌駕成人之上，洛丹稱她爲人類未來的先鋒，亦即荷莫．史培里奧！

貝蒂排除雜念，把精神集中於一個目標，立刻行動。

洛丹從沒看到安妮．絲農抬起機器人有多困難，只看到結果而已；所以當他眼見貝蒂克服最初的恐懼，努力奮戰的過程時，幾乎嚇呆了。

好幾噸重的機器人停下了，眼睛的光芒愈來愈強，再也無法對抗無形的念動能量牆的阻礙，車輪空轉了一會兒就不動了。

龐大的身子好像沒有重量似的浮在半空，頭上的天線貼住天花板，貝蒂讓機器人在空中停了一會兒，好像正在欣賞似的。

然後，墜落了。

轟然一聲，夾著衆人的驚叫。

洛丹慌忙轉過頭，那是布魯的哀號、馬歇爾的悲歎和克里斯多語無倫次的低語聲。

一定出事了，這裏靠近轉角處，看不見那邊。

他拉著貝蒂飛奔，少女立刻恢復了精神，乖乖跟著——她的任務已經達成了。

轉過拐角，洛丹突然停住了，貝蒂冷不防撞到他的後背上。

部下何以亂成一團，他已經一目瞭然。

與外界聯絡的唯一方法——轉送機——不見了。

*　　*

格洛魯士官和羅梭薛爾再度併肩站在隧道的入口處。

兩人的睡眠習慣不同。這位飛行員昨夜被翻來覆去的輝隆科學家吵得睡不著，再加上對方夢話連篇，使他忍無可忍，他連聲埋怨洛丹和列倫郝斯派他來織女星系出勤。

遙遠的恒星又出現了，四周明亮起來，十三B短暫的白晝又將開始。

他們迅速吃過早點後重新武裝，前往昨天有驚無險的高原。

金字塔和昨天一樣。格洛魯用照相機拍了幾張碑文的照片，然後，和羅梭薛爾前往附近的隧道。

他們窺探著通往地穴的斜坡。氣氛有些嚇人，漆黑一片，沒有光線；隧道地面上沒有接縫，是由堅硬的物質構成，一看就知道是智慧生物的傑作。

「找到了。」羅梭薛爾興高采烈地喊道：「比太陽長壽的人原來藏在這裏！」

「我發現了地下隧道，也許是幾百、幾千年前不死的生物建造的，是不是呢？能不能往前走？」

輝隆人濃密的頭髮直立了起來，他內心充滿恐懼，並且不敢相信。

「你是我的飛行員兼護衛，我是主張和平的研究人員，不懂武器，還是你先請罷。」

格洛魯聽了這話，心裏雖然不高興，又覺得飄飄然；如果發現不死種族的功勞被輝隆人佔了先，那才豈有此理……

他扭亮了攜帶的探照燈，彎著腰進入隧道。這也是線索之一，建造隧道的人一定比地球人矮小，差不多跟輝隆人一樣高，因爲羅梭薛爾走得很輕鬆。

可是，昨晚那怪物比人還高大呀、

眞不可思議！

暫時別想了。探照燈亮著，隧道一直延伸下去，斜坡有二十多度，不穿著膠底鞋，很容易滑倒；隧道很窄，兩手伸長就會碰到牆，可以把身體撐起來。

羅梭薛爾跟在格洛魯背後，笨手笨脚地摸索著前進，假如沒有叉路，閉著眼睛也能走。

最後，入口處成了小光點。

假使燈光滅了，也不會迷路，這兩件事使格洛魯放心不少。

在五十公尺前方，探照燈碰到平滑的牆壁，一半的光被吸收了，還好，剩下的一半還夠用。

格洛魯把亮光轉小，摸摸牆壁，覺得又冰冷又厚重。這時，他很想用光線槍，仔細考慮後又住手了。在這麼狹窄的地方，熱度固然難以忍受，能源也可能不足。

總之，昨晚的生物對這裏顯然十分熟悉，否則會在這裏碰頭才是；當然——格洛魯認爲有可能——他倆回到太空戰鬪機之後，那傢伙就沒再出過隧道。

「走到盡頭了沒？」羅梭薛爾問。

「還早著哪！隔壁那邊還有。」

「正確嗎？」輝隆人接著又問。

飛行員不答腔，他沒有像洛丹那樣廣博的知識，也沒有接受阿魯況的催眠教育，只是一個在推理上還算優秀的地球人而已。他認爲隧道到此爲止，簡直不合常理；前面沒有通路，也不可思議。這座牆裏面，一定藏著什麼寶貝東西。

必須除去障礙。

他倆繼續努力。

兩分鐘後，他發現右方高一公尺處，有微微凸出的一處。

他按下了那地方。

起初沒什麼動靜，後來牆壁移動了，被拱形天花板輕輕吸上去；天花板上，照他估計，一定有厚達二十公尺的岩石。

同時，眼前出現強烈的燈光，隧道變得又寬又高，延伸了十公尺，後面是一片寬闊的空間，機械的亮光閃耀著。

在這空間前，一個直立的形像背光站著，鱗片反射出危險的光芒。

他早就等著了。格洛魯覺得對方的槍口抵住了自己。

5

洛丹第一次體會到灰心的滋味，沒有了物質轉送機；便回不去了，也走不出詭異的機械迷宮了——探索永恒的生命竟諷刺地以死亡爲結局！

洛丹失神了二、三秒鐘，他的理智又活躍起來了。陽電子電腦絕不會犯錯，留下謎題的長生之族，也不會讓揭開謎底的繼承者絕望地死亡。

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剛才曾表示有一千個問題，究竟那一個才是呢？

關於轉送機……

洛丹知道轉送機的消失並不太嚴重，別緊張，鎭定的態度，也是一千個問題之一；並非一千個問題要全部解答，只在其中找出正確的問題就可以。

「那麼，」克里斯多驚異而平靜地說：「這是末日嗎？」

「這是開始。」洛丹答道。心裏暗暗祈禱，但願沒說錯。「繼續搜查！」

「不需要機器人了嗎？」布魯說：「不存在的轉送機當然無法修理。」

「也許那裏藏著回去的路。」洛丹開始有自信了。

「至少該曉得這是那裏才對。」布魯繼續說：「會不會是飛洛魯星的地下？或是織女星系別的行星？還是天涯海角？」

「也許。」洛丹也承認。「我們究竟在那裏，誰也不知道，不論是飛洛魯，或遠在一千光年以外也好，我們要回去，就必須靠轉送機，因此，要是以前那一部找不回來的話，無論如何也要找另一部。以前的那一部，如果沒自動消失就好了。」

貝蒂第一次開口說話：

「那是在第二個機械人被破壞的一瞬間消失的。」

洛丹凝視著貝蒂，額頭上的疑慮，一掃而光。

「對！我差點忘了，兩個機器人摔壞時，聯絡中斷了，轉送機也消失了，那表示我們又向目標接近了一步。聽起來很矛盾，卻很合理。貝蒂，謝謝妳，妳發現得好！」

「可是，我不太懂。」布魯高舉兩手。「我們差點在這裏認輸了，隊長卻說我們又向前邁進一步，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你沒有毛病罷？我們往那裏走？」

「找下一個問題。」

克里斯多跟在洛丹身旁。

「不要走散，要在一起才能解開謎題。」

洛丹走在最前頭。

「陽電子電腦怎會知道需要貝蒂呢？」

克里斯多知道。

走廊逐漸寬了，這裏有傾斜的空台，也有機器人；上面的燈泡閃爍著，那是由於閃電的緣故，藉它發動機器人。機械的心靈反應使機器人到處搜查，並且產生閃電。它們彼此有關連，有連鎖反應。

轉送機消失了，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答案馬上就來了。

布魯站在寬闊的走廊上，整個大廳溫暖而不熱；四周沒有機械，只有右手邊有個一立方公尺大小的金屬塊，平滑無縫，上面放著奇怪的東西。

沒時間仔細檢查，洛丹只看到操縱桿、數字盤和按鈕而已，看來很像照相機；此外，還有個橢圓鏡片，看來就更像了。

不知那裏又傳來了模糊的響聲。

這時，布魯無緣無故慘叫起來，變成哀號、語無倫次的咒罵，兩手高舉，好像要抓住什麼無形的東西似的。

洛丹停了下來。

「怎麼啦？進到能量場了嗎？什麼都沒看到呀！」

這句話像信號似的，大家都注意到了。

剛才，布魯周圍什麼都沒有，現在，升起了一層薄霧，把他纏繞起來，捲成了螺絲形，緊緊

地纏著；旋轉加快，看起來像固體；布魯的身影模糊了，聲音卻還一樣。

「不要動！」洛丹大叫：「痛不痛？」

「沒有感覺。」布魯答道：「這傢伙不鬆手！讓我出去！」

「忍耐一下！不痛就沒有危險。」

洛丹沈思著，其中一定有含意，一定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然而，附近沒有什麼呀！

不！一定有！

「照相機！」

洛丹一個箭步跑到金屬塊前，這個奇特的照相機——也許不是——有一種挑釁的意味。

就像從海底浮上海面一樣，洛丹想起了遺忘的記憶。難道這是幻想嗎？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曾經見過這種東西……至少在原則上是同樣的東西。

催眠教育！這是傳授阿魯況知識的東西，假如跟這東西有關，克里斯多一定很清楚。

「克里斯多！你仔細想想，這究竟是什麼？它教我想起催眠教育，叫做想像的……究竟是什麼？和非物質化有關，也就是五度空間，這是阿魯況人的理論，你好好想一想，關鍵就在這裏。」

克里斯多還沒開口，貝蒂就說：

「想比說快，克里斯多了解你的問話了。這裝置是想像轉送機。阿魯況人只認爲理論上可行，並沒有實現，應該用五度空間幾何學的原理來操作——也就是用思考推進波的機械性心靈感應，它可以感應到遠方的物體。」

克里斯多並沒說話，貝蒂已經把他心裏所想的都說出來了；現在，還說什麼呢？洛丹放心了，馬上又陷入了沈思。

布魯不叫了，會不會窒息了？其實，他在劇烈旋轉的能量螺絲形中，等著奇蹟出現；雖然兩腳離地十公分左右，但，洛丹對這件事並沒有特別關心，布魯的情況違反了引力法則。

洛丹本能地握拳敲打「照相機」的操縱桿，桿上發出淡淡的光彩，這是暗示——也許問題稍微有點困難。

照相機轉了個方向，鏡頭對準布魯，布魯的眼睛睜得好大，想看清楚整個經過，又被周圍一層閃亮的薄紗遮住了視線而模糊不清。

有一個按鈕閃著紅光，同時照相機也不動了，洛丹斷然按了鈕，箱內隨卽發出了嗡嗡聲。洛丹清楚地覺出地面開始震動了。

布魯又怪叫起來，彎著腰，極力想從非物質的牢籠逃出，卻白費力氣。貝蒂．塔佛里靜立一旁，全神貫注，好像在等著什麼似的。

這時，螺絲狀的東西愈轉愈慢，薄霧散了，好像透明的，霎那間無影無踪。

布魯從十公分的上空跌下來，面如土色，滿頭紅髮倒豎，掀動的嘴唇勉強吐出模糊的聲音。

這一次的驚險並沒結束。

在布魯的腳跟觸及堅硬的地面和洛丹鬆一口氣之前，連鎖反應開始了。

布魯的背後是機械廳的牆壁，平滑無縫，已經開始熔解。

這是厚重的金屬製品！

牆壁變成了白色，並開始流動，彷彿蒸發成氣體般，逐漸形成剛才的能量螺旋狀，終於淡薄而不見了。

那邊的廳堂比這裏大一倍，就在屏氣凝神的人們面前，神秘的氣氛瀰漫著——那是前所未見的大廳。

大廳和剛才那個大同小異，洛丹發現機械的數量少多了，各種台座、金屬塊、螺旋狀柱的中央，有一個大大的有脚球體，安放在正方形的台座上，看來有如小型的星雲二號，直徑頂多五公尺，放在廳裏，卻顯得很大。

老實說，它並不是純粹的球體，許多突起物和天線般的東西破壞了均衡的美感。洛丹覺得很眼熟，大大的突起處有橢圓形的大鏡片，閃耀著多彩多姿的光芒，彷彿正在凝視著他。

「原來是想像轉送機。」旁邊的克里斯多無意中說了出來，別人都保持沈默；布魯的臉色仍很蒼白；安妮・絲農已經恢復了體力，正拉著貝蒂的手；約翰・馬歇爾瞇著眼望著球體。

阿魯況機器人靜立在後，等待命令；旁邊是巴卡特。

洛丹先走，越過了二、三秒前還在的厚牆，那道牆已經被轉送機輕易地除掉了。

是下一個暗示嗎？

洛丹知道是下一個暗示，牆壁消失，並不意味阻礙，而是邀請。

約翰・馬歇爾和貝蒂・塔佛里越過邊線，另一件事立刻發生了，這兩個變種人突然停下來，安妮・絲農鬆開了貝蒂的手。

克里斯多抓著洛丹的手；心靈感應著接收了別人感應不出的新反應。

四周靜得出奇，不時聽到沈重的喘息聲，布魯從鼻孔裏輕輕哼著，臉色已恢復正常。

貝蒂向馬歇爾點點頭。

「馬歇爾先生，你知道了嗎？請你說罷。」

澳洲人馬歇爾揉揉眼睛，好像要抹掉什麼似的。

「這是新的聯絡。內容是：『各位從現在起十五分鐘離開此地。各位只有回去，才能看到光。』」

「只有這樣而已，再也沒有了，我用心靈感應收到的。」

「只好回去了。」洛丹注視著大球體，喃喃自語。想像轉送機！「只有十五分鐘呀？」

「還有十四分！」布魯從剛才的驚恐後，第一次說話。「這下可熱鬧啦！」

這不是熱鬧的問題！

從某個地方傳來的聲音，逐漸變大，成了有規律的震動，大家的耳旁響起了轟隆聲，說話必須大聲叫喊才聽得見；同時，閃電掠過空間，濃烈的臭氣四處瀰漫，溫度愈來愈高，空氣也混濁了。

銅鑼響了。間隔一定的時間不停地響著，似乎在數著消逝的時間。

「還有十二分鐘！」克里斯多叫道。

噪音愈來愈嘈雜。

巴卡特倒退一步，不敢向前。洛丹忘了自己來此的目的，也不知道安妮・絲農怎樣了；隊員的緊張達到了頂點，這時候，確實需要巴卡特照顧，他不只是醫生，也是個卓越的心理學家。

「別緊張！」洛丹的耳朵聽到了叫聲。巴卡特看到洛丹苦笑不已，又大聲叫道：「他們在考驗我們，這就是心理的抵抗力，也可以說是神經戰。不死的繼承者，不但要有高度的智慧，肉體也要健全，這是牽制戰。」

「眞的嗎？」洛丹大聲反問；心想掩住耳朵也許好些。

「我知道，」巴卡特點點頭：「只有想辦法回去了，別理會噪音和閃電，過了預定的十五分鐘，無法忍受的高熱就要開始了……」

「還有十分鐘！」心靈感應者馬歇爾聽到兩人的對話，大叫道：「我們要快點！」

洛丹不答，兀自走近球體，發現內部有以往那種大型裝置，那就是剛才大廳中除去螺旋能量阻礙場和牆壁的同類裝置；剛才也是運用對方的暗示，爲了得到相同的結果，只好再用一次，否則沒有別的法子——可是，究竟要操縱什麼呢？

很快便有了答案。

巨大的想像轉送機沒有開孔，裏面也是金屬嗎？或者塞滿了種種東西？轉送機是用五度空間的掌握推進波之力來操縱的。

操縱的按鈕只有一個，那是最大的，鑲在台座裏，亮著紅光。

刹那間，洛丹簡直不敢相信，解決之道太容易了，一按鈕就行了；不知道會到那裏？可是按鈕之後，就能回去；雖然他這麼覺得，但理智卻認爲這一次和過去各種謎題比較，程度顯然太低了。

陷阱究竟在那裏？

「還有八分鐘！」馬歇爾提高聲音。

開始熱起來了，閃電、雷鳴好幾次掠過頭頂，轟隆之聲震耳欲聾，有如天崩地裂，間隔的時間愈來愈短，遠處有剛才的機器人的腳步聲。

七分鐘！

洛丹下定決心。走到這裏不會失去什麼，反而可以獲得一切。

「你們留在這裏。」他大聲叫喊，聲音之大，不亞於噪音。「掌握推進波控制廳內的一切東西——或是有機體，這一點誰也不知道，那個按鈕……」

這時，突然看到剛才沒注意到的事——不，也可能剛才還沒有。

紅鈕依然亮著，光線卻有點古怪，好像蒙上一層無形的玻璃鐘。

「眞混蛋！」布魯急得破口大罵：「只剩五分鐘啦！快點！」

洛丹知道後果可慮，必須分秒必爭。

他不顧一切地走近球體，台座高及胸部，埋著的紅鈕就在眼睛之下；他擋住光線，沒有閃電，大概玻璃鐘已消失了。

好，就是現在！

他的手接近按鈕，額上大汗淋漓，大家的命運就決定在這一秒鐘——回到特路達？或者葬身於機械地獄？

鈕前方五公分處，洛丹觸到了冷冰冰的阻礙場，那感覺好像是碰到了玻璃；他隨卽發現並非如此，這是奇怪的物質，正在震動，彷彿是活生生的；一道溫和的電流通過他的體內。

手指碰不到電鈕。

「還有三分鐘！」

布魯的嗓門兒比銅鑼更高，洛丹覺得布魯從沒這麼洩氣過，最後一絲希望也快沒了。

救命的鈕就在五公分前，卻眼巴巴地怎麼也碰不到，純粹能量與中和能量牆造成了屏障，根本無法突破。

廳裏很熱，大家都呼吸困難，貝蒂有點缺氧而急促地喘著。無生命的機器人也不知所措地靠過來──毀滅用各種形式籠罩著一切。

「混蛋！」布魯咬牙切齒地罵：「還有九十秒！」

漫長的九十秒。他們本爲追求永生──爲追求永恒的生命而來；現在，只有永恒的死亡在等著──難道這就是結果嗎？

突然間，閃電停了，銅鑼聲沒了，機器人的脚步聲也消失了。

就在這時，大家聽到一種似是而非聲音的聲響，從四面八方擁來，在腦中把聲音仔細分析一下──難道心靈感應者就這樣嗎？不過，聽到聲音的不只是兩個心靈感應者，所有的人都聽到了。

「剩下的時間不多，趕快想辦法解決，不然就死路一條！」

洛丹好像從夢中清醒過來似地，拚命喊：

「貝蒂，快按紅鈕！快按！快按！快！」

少女明白了。人類的手摸不到，如果光線能穿過能量阻礙場，那麼，用「最高智慧」的心靈

感應腦波也能辦得到才對。

「三十秒！」布魯絕望地號叫起來；貝蒂集中全部的意志去按鈕。

洛丹清清楚楚看到紅鈕自動凹了進去，巨大的球體立卽有了行動，能量波開始活動，轉送器將之導入四度空間、五度空間；極其複雜的機器也開始運轉，再也停不下來。

十五分鐘以後，閃電襲過、銅鑼大鳴、機器人又開始走動、室內溫度升高，幾乎使人窒息。空氣中的氧氣沒有了。

這時──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痛苦穿過身體，眼前的景物模糊了，球體也消失了。

他們變成非物質，被帶往五度空間──根本忘記了大機械廳和想像轉送機突然產生核子連鎖反應、而在一瞬間消失的事。

6

格洛魯士官凝神望著敵人的槍口時，每一秒鐘都是永恒。

他不顧背後的羅梭薛爾，只盯著前面的人影，也就是那個迷路的人。

敵人猶豫了一下，竟成了也的致命傷。

輝隆人比地球人更快地適應了環境，羅梭薛爾只看對方的槍就知道是什麼人了。

「特普希達人！開槍！快！」

說話的同時，羅梭薛爾趕緊臥倒了。

格洛魯也不知道自己怎麼這麼快就拔出了腰上的槍，在「特普希達人」這句話後，閃電般地反應——那個陌生人原來竟是敵人。

特普希達人！這種類似蜥蜴的高等生物，遠從八百光年之外的恒星上來到這裏。幾年以前，阿魯況巡洋艦被迫降落在地球的月球上時，曾經發出求救信號，被特普希達人收到了；但，他們把位置算錯了，因而來到織女星系。輝隆人奮勇抵抗，不過，要擊退這些入侵者，還得靠洛丹的幫忙才行。

現在，就在第十三行星外側的月球上，見到了特普希達人。

格洛魯臥倒時，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同時按下發射鈕。耀眼的能量線往前射去，十分刺眼，幾乎看不清楚。

特普希達人並不是不知道有危險，卻不明所以地猶豫了一下，這一耽誤，反而使格洛魯和羅梭薛爾佔了先機，搶回了二條命。

蜥蜴和格洛魯同時拔槍，只因慢了一步而慘死槍下。地球人瞄準了目標，特普希達人的目標卻不在眼前——能量線掠過臥倒的兩人頭頂，消失在走廊上的黑暗中。

死亡光線的飛舞消失了。

格洛魯鬆開了發射鈕，睜開眼睛，巨大的影子不見了，地上的灰正在冒煙。由於錯覺，覺得前面屋裏的燈光比以前暗，這是能量線閃光造成的視覺暫留，眼睛還沒恢復正常的緣故。

羅梭薛爾爬起來。

「特普希達人在這裏做什麼？」

格洛魯也不知道；就他所知特普希達人早已被趕出了這個星系了。

「也許是太空戰中的倖存者逃到這裏罷。一定有救生艇藏在什麼地方；他遲疑了一下，可能想向我們求助。」

輝隆人站起身，把格洛魯拉起來。

「只有一個呀？」

格洛魯也不知道。他握著光線槍，走了十來公尺，二人來到複雜的裝置前，一副茫然無知的

模樣。

低矮狹長的房間裏，牆壁上盡是發亮的白色顯像幕，高與人等的電晶體收音機用銀色導線連結在銅色金屬塊上，中間是黑色的球狀物，上面有尖尖的天線；大廳深處還有巨大的管制盤、操縱桿、按鈕和控制燈混在一起——這裏已經是盡頭了。

「那是什麼呀？」格洛魯期待著什麼出現，雖然他不知道那會是什麼，羅梭薛爾也驚惶不已。

「這是長生不死族的技術中心，我只能這麼說。」

格洛魯環視了一周，片刻後，他已經有了打算。

「馬上回飛洛魯向洛丹報告，只有他和阿魯況人才知道這間屋子的用處。羅梭薛爾，我們走罷，一耽誤恐怕就走不成了。」

輝隆人走到附近的顯像幕前停下來，搜尋了半天卻找不到調整鈕。

「不要亂動！」格洛魯大喝一聲。「亂動很危險，我們不要在這裏耽擱了。」

這位科學家很不情願地離開了顯像幕——往日的奇蹟——這個裝置比輝隆人的太空飛行更古老。

「洛丹正在找的一定是這個。士官，你說得沒錯，我們走罷。」

走到了隔牆時，背後的燈熄了，大廳裏一片漆黑；格洛魯爲一下子暗下來而不高興，從口袋裏摸出了探照燈來照著。

燈暗了十秒之後，隔牆又從天花板上徐徐落下，於是，又和外界隔絕了。

兩人默默地向來時的路走去，看到了遠遠的前方明亮的橢圓形出口，不久，兩人又沐浴在織女星系耀眼的陽光下。

格洛魯突然感覺一陣寒意，雖然特普希達人的事已經過了半小時，仍像剛剛才殺死生物似的，有點不安起來，自己的行動對不對？特普希達人是不是因遭遇意外而來避難的？事實果眞如此，依星際習慣法，他有求援的權利。

不！並不是。

特普希達人是拿著武器死的。

羅梭薛爾向旁邊走了幾步，在金字塔前停下來，又瞇著眼睛研究起碑文來，愈看愈覺得像洛丹給陽電子電腦解讀的文字。

「士官，我們找對了線索，這就是證據。我們回飛洛魯罷，這裏沒事了。」

格洛魯默然無語，他知道輝隆人很興奮，但是，爲什麼自己卻高興不起來呢？難道不喜歡幫助洛丹嗎？

他望著碑文，沈思了一會兒。照片已經洗出來了，極其鮮明，就放在口袋裏。

他們默默地回到太空戰鬪機上，看樣子沒人在鎖上動過手腳；進入狹窄的機艙以後，收起活動梯，不到十秒鐘，高原上的岩石已經在眼下變小而模糊了。

突然，羅梭薛爾叫了起來：

「你看！」他指著下面。「那裏原來是一塊岩石，現在卻閃閃發亮……」

格洛魯一個急轉彎，降低高度，在上空盤旋了一會兒，才看清眞相。

那是小型太空船扭曲的殘骸，異星上的遇難者在逃走時所駕駛的。

「一定是那個特普希達人的。」格洛魯冷靜地說，心想：「他是這個星系最後一個特普希達人，卻被我殺了……」

他把速度桿向前推，戰鬪機就飛快地昇空了。

* * *

太暗了！

多彩的漩渦、閃電、四肢抽搐、跌落在無涯的空間裏，不覺得冷熱——什麼感覺都沒有。

不！有個「東西」在——我意識得到。

時間？已經失去意義，整個抽象化了；秒——年——百萬年——

距離？也沒有了概念；哩——光年——百萬光年——

突然，又回到現實！

洛丹感到一陣疼痛，睜開眼睛，又能清清楚楚看到東西了，也能感覺出腳底下堅硬的地面——身體恢復了。

耳朵也能聽了，那是布魯嘶啞的聲音。

「幹得好！這是地下庫，我們回來啦！」

洛丹仔細一看。

他又看到了熟悉的景象，轉送機的格子門後，正是特路達的地下廳；四個變種人中的三個，就站在出口處，都是一臉的驚異。

洛丹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他看了看手錶。

原來在那怪異的機械廳裏待了四小時。

然而，卻有永恒之感。

一按鈕，轉送機的門就打開了。

非洲人拉斯・茲拜第一個上前迎接洛丹。

「隊長！怎麼那麼快就回來了？」

洛丹聽了，滿肚狐疑。

「快？什麼意思，拉斯？」

「隊長，你們只離開五分鐘而已。」

洛丹一直凝視著拉斯的眼睛，以掩飾自己的驚愕，他極力使自己鎮定下來。

「我們來對對錶，拉斯！」

念動者也看看自己的錶。

「是地球標準時間十點三十分，隊長！」

洛丹慢慢舉起手來，果然不錯，精密錶上的時間是十四點二十五分。

「大家走了之後，」拉斯繼續說：「機器人又回來一趟，用轉送機轉送到基地，三、四分鐘以後，帶著貝蒂一起回來；機器人也剛剛才到，還不到一分鐘哩！」

其他人也陸續從轉送機出來，除了克里斯多以外，沒人懂得這些話的含意。難道時間混亂了？

他們在物理上過了四小時——卻只有五分鐘！

難道這就是長生的徵兆？

安妮・絲農跟著約翰・馬歇爾從轉送機出來時，無意中看見了天花板上的怪異景象，而大聲喊了起來。

聽見叫聲，大家不約而同地往上看。

天花板下懸著閃閃發亮的球體，一面跳動，一面響起銅鑼聲，就跟剛才在機械廳裏聽到的一樣。

洛丹聽到安妮尖叫，立卽轉過身，當他看到球體時，身體倏地僵硬了。

這是光嗎？

剛才傳達時所說的，回來之後會見到光；現在回來了，是不是指閃爍的球體所發出的光呢？但是，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球體的光線加強了，好像燃燒似的，正徐徐降落，洛丹直覺地感到時間緊迫，因爲未知者一直以一定的時限來解決問題。

布魯首如飛蓬，球體的光芒照著他的紅髮；突然間，他一頭亂髮好像燒起來似的，洛丹注意看了他一會兒。

「貝蒂！妳聽到什麼？也許是心靈感應；馬歇爾，你呢？」

兩個變種人都搖搖頭。

球體只響著銅鑼聲而已。

洛丹瞇著眼。

「那是能量塊，絕對沒錯，想不到那東西會在這裏出現，雖然在燃燒，卻沒有熱度，這是冷光。」

太家緊緊凝視著這個神祕的球體，逃出機械廳時的恐懼，再度襲上心頭。

洛丹對安妮．絲農說：

「能不能讓它停下或改變方向？」

絲農一試再試，都沒有辦法，球體繼續下降，一面跳動，一面響著單調的銅鑼聲，猶如寶貴的時間，沈沒於永恒之海。

球下降到布魯臉旁，布魯忍著一動也不敢動，光線太刺眼，幾乎睜不開眼睛；球離他不到二十公分，卻一點也不熱。

裏面好像有個東西。

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可以看到球裏細細長長的黑東西，好像在電子顯微鏡下的單細胞生物，黑點就在透明的圓管裏面。

黑點大約有五公分長。

不等洛丹考慮和命令，布魯立刻不顧一切地把手伸進球裏，拿出黑點，他相信這東西裏藏著什麼資訊。

他推想，球體是一團凝聚的冷光，裏面的東西可能是膠囊，用這個來傳遞消息，也是一個謎題罷。

思緒突然斷了。

當他的手指碰到球體那一剎那，短短的火花四處迸散，在布魯手中消失。洛丹眼巴巴望著布魯的頭髮在火光中閃著，一根根倒豎的頭髮好像極光一樣。

布魯喊了一聲，顯然很不舒服，他驚慌地鬆手，瘋狂地揮著，想要掃掉身上的電流似的。

球體繼續下降，離地只有一公尺半了，落地以後，勢必另有一場禍事；洛丹心裏有數，當他看到布魯想拿膠囊，愈發相信要是球體不消失，後果將不可收拾。

貝蒂．塔佛里接替安妮．絲農，想用心靈感應命令球體停下；她以為膠囊現在是在三度空間，便用全副精神應付，結果也失敗了。球體繼續下沈。

布魯冷靜下來，心煩意亂地瞪著閃爍的球。

「唉！嚇我一跳，起先我以為它很乖。」

洛丹問：

「什麼？乖？」

布魯點點頭。

「不錯，火花是後來才冒出的，起先覺得很癢，一股微弱的電流從球體經手指頭，繞過全身，又回到球體，火花是以後的事，並不痛，過一陣子就好了。」

「這樣啊？」洛丹邊想邊望著離地一公尺的球。「癢不癢？是不是被搜查的感覺？說不定就是，球喜歡你呢。」

「是隊長就沒問題！」布魯氣呼呼地頂了一句，然後，突然想到什麼似的，看看洛丹，又看看球。「洛丹，說不定我們想的一樣……」

洛丹點點頭。

布魯摸到球，卻什麼事也沒有，它並不危險！送這個球來，絕不是出於惡意，而是諧謔，顯然想戲弄繼承者，不會有危險。

如果布魯能忍受，洛丹自然也一定能，況且布魯的話裏有不可忽視的暗示。布魯被搜查過了，對方並不在意他的想法。

球離地八十公分時，洛丹蹲下來，伸手進入球內。

剛接觸的那一剎那，一股微弱的電流搔癢他，迅速擴散到全身；電光靜止不動，布魯雖然滿心厭惡，卻很放心。

洛丹知道光線是冷的，後來，搔癢也停了，什麼都沒有了。

他的手指碰到了一個硬物——膠囊——屬於三度空間的。

他用拇指和食指輕輕夾住——涼涼的，並不冰冷——居然沒有從指縫裏消失。

洛丹小心翼翼地把它從球裏拿出來。

這個膠囊長五公分、直徑一公分，用光線來傳遞資訊。

他鬆了一口氣，走到一旁，手裏拿著膠囊，恢復了往日的冷靜和愼重。

「我們暫時離開比較安全。」他向大家說：「我們到出口處，看看球會怎樣？」

銅鑼聲停了，只有這一點不同，別的情形和剛才一樣。

球體依然閃著光，繼續下沈，終於碰到地下庫平滑堅硬的地面；這時，洛丹一行人退到地下廳的出口處，緊張萬分地觀望著。

球碰到地面，繼續往下鑽。

無視於地面的存在，它以原速下沈，現在只看得到亮亮的上半部，慢慢小了，猶如沒入海中的太陽。

光線完全消失了。

沈沒了。

「好極了！」克里斯多鬆了一口氣。「大概又回到原來的空間了。如果你不下定決心，可能就會和膠囊一起消失了。」

「不錯！」洛丹點點頭。「銀河之謎的解決，可說至少也跟著沈沒了一部分。」

「你認爲以後還會不會有？」

洛丹聳聳肩。

「陽電子電腦會幫我們解答的。我們走罷！」

他們彎腰出去前，關掉了地下庫的發電機。當發電機靜止時，物質轉送機的金屬箱子也跟著消失了，好像從不會在那兒似的。

圓頂天花板下的大廳裏，又恢復了空曠寂靜。

7

巨大的球型太空船「星雲二號」在能量圓頂的覆蓋下，顯得很渺小。阿魯況戰艦直徑八百公尺，裏面有兩個戰鬪部隊的超光速太空戰鬪機，和許多儀器；此外，還有三百名船員，散在各處。司令室裏的構造是絕非人類技術所能製造的奇蹟。貝里·洛丹和布魯能夠了解，是由於阿魯況催眠教育的功勞，那就是在幾小時以內，接受了支配宇宙的種族積存了好幾千年的知識。

洛丹認為阿魯況科學的菁華，並不是「星雲二號」上瞬間可至幾光年外的引擎，而是陽電子電腦——它的記憶庫裏貯存了大量的宇宙知識，也不像阿魯況人那麼頹廢，陽電子電腦可說已經超越了製造者。

也可以說，它是唯一的危險。

洛丹知道整個陽電子電腦是用阿魯況鋼製成的，經過了幾百萬年，阿魯況鋼仍是耐用無比的合金，他所操縱的只不過是外側的結構而已。宇宙裏最高智慧的整個面貌，包含了無數的操縱桿、按鈕、開關和文字盤以及擴音機。

洛丹輕輕地打開了從球體裏拿出的膠囊，裏面捲著一條成分不明的紙——那是光的記號。洛

丹除了少數幾個之外，別的都不認得。

陽電子電腦花了五個小時來解讀——那是希望與絕望掙扎交戰的五個小時。

答案又讓人失望了。

「解讀困難，」電腦表示需要轉到別的單位：「轉給特殊部門，數日後才有答案。」

克里斯多、托拉、布魯一走進司令室，就聽到了。

「渾蛋！」布魯衝口而出：「我就知道，又是謎！」

托拉也生氣地說：

「洛丹，我有話告訴你，根本就沒有永恒的生命之星。我們一路追踪的線索，在好幾千年前也許有效，現在卻是個謎，說不定還會有危險。如果眞有長生不死的種族，用平常的方法，還比較容易發現。」

洛丹慢慢轉過身來。

「托拉，什麼方法？」

「宇宙飛行呀！你以為這艘船的目的何在？我在回阿魯況途中，可以一個個調查有人的行星。」

「難道妳忘了？」洛丹的聲音很冷淡。「第一，這裏離阿魯況有三萬四千光年，途中那麼多行星，怎麼調查？第二，永恒的生命之星——如果有的話——就在織女星系裏，它遷了位置，不知所終，不一定是往阿魯況方向去的，正朝著反方向移動也說不定。妳知道它的速度嗎？也可能正在宇宙空間裏漂流，並不環繞恒星，而永遠移動著。托拉，妳的建議行不通。」

「那麼，請你提出更好的建議罷。」這個阿魯況女人氣衝衝地說：「除非有更好的建議，要不然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到阿魯況?!」

「我知道，」洛丹露出疲倦的微笑：「這是妳最關心的事。我已經答應要回阿魯況，等我們解開銀河之謎，找出永生之星以後，自然會送你們回去。」

托拉轉過身去，板著一張臉，好像面具一樣；克里斯多很不安，趕緊解圍，說：

「洛丹，恐怕你不了解托拉的意思。她奉科學評議會之命，來搜查銀河地區，因爲迫降在地球的月球上，結果，我們的科學技術都成了你們的；我們幫助你，是希望早一天回故鄉，沒想到事情卻一直拖著。」

「你們的目的，不是尋找永恒的生命之星嗎？」

「話是這麼說……」

「那就對啦！我們也在找尋，既然目標一致，托拉爲什麼還要反對？」

「可是……」克里斯多還想說，又停住了，因爲洛丹面前的紅燈閃了起來，他機械似地按了對講機的開關，顯像幕立刻映出了一張男人的臉。

「列倫郝斯，怎麼啦？」

「格洛魯剛回來，他和羅梭薛爾一起……」

「我知道。他們怎麼啦？」

「羅梭薛爾想見隊長，他說剛剛發現了永恒的生命之星。」

整個司令室立刻靜了下來。托拉的呼吸聲很沈重；克里斯多沒有什麼反應；布魯張口結舌，

那副癡癡呆呆的模樣，實在不像有智慧的人。洛丹立刻說道：

「叫格洛魯和羅梭薛爾來一趟。」

輝隆人眉飛色舞地來了，把金字塔的照片遞給洛丹，當他一眼看到格洛魯懷疑的目光時，不覺心慌起來。

「在第十三行星的第二行星上發現了金字塔，就在岩石高原的隧道口旁邊。我們走進很深的地下道，裏面有各式各樣的裝備。我們原以爲那個沒人的月球上，留下了文明的遺迹。這個星系裏原來的第十顆行星離開了軌道，說不定已經成了第十三行星的衞星了，這麼說來十三B就是永恒的生命之星啦！」

洛丹一面聽著，一面把相片放進陽電子電腦的鏡片下，按了鈕；於是，鏡片開始搜尋文字，又從推進受訊裝置傳出，送到前面來。

已經解讀完畢。

洛丹凝視著羅梭薛爾。

「有沒有生物？」

「只有一個特普希達人，被格洛魯士官射殺了。」

洛丹揚起眉毛，問道：

「蜥蜴？怎會在那裏？」

格洛魯說道：

「那是宇宙之戰的生還者，他坐救生艇逃到那裏，登陸時，把艇撞壞了，後來發現了地下隧

道，好像在那裏等我們似的。」

洛丹頭一次責備他說：

「殺害遇難的人？難道你不知道已經犯了第三勢力的法律嗎？士官——不，不只是我們的法律。」

「我是出於正當防衛。」格洛魯早就料到了。「特普希達人也拿槍對著我，只不過我瞄得準，動作也快而已，隊長。」

「他說的沒錯。」羅梭薛爾也隨聲附合。「他爲了保護兩個人才這麼做的。」

天花板上的擴音機「咔嘰、咔嘰」地響了起來，傳出了陽電子電腦的聲音，一字不漏地說：

「翻譯完畢。結果以文件送出。報告完畢。」

洛丹望了克里斯多一眼。

「好快！好像沒什麼特殊暗號，要不然不會這麼快，也許不是重要情報，羅梭薛爾一定會很洩氣。」

輝隆人正想開口，陽電子電腦送出了白色紙帶，洛丹接過來——刻在十三B小金字塔上的內容，誰都會唸。

「光通往很多方向，其中也有岔路；然而，這就是途徑。」

「怪了？」羅梭薛爾莫名其妙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洛丹微微笑了。

「這是給當初失去線索、而沒找到結果的人的一種安慰。解開銀河之謎必須迂迴而行；不過

，我認爲直接的路比較近，也比較困難。羅梭薛爾，謝謝你，你這一趟沒有白跑，辛苦你了。」

格洛魯面不改色地離開了，輝隆人卻掩不住滿心的失望。門掩上後，克里斯多說道：

「眞可惜，他好希望能給你一個啟示呢，你覺得他的發現沒用嗎？」

「克里斯多，間接上是有用的，那就是牽制作戰。你想想看，生命體在那個月球上挖出地下道，這就是牽制作戰！挖掘地下道的生物，究竟是什麼呢？」

「精神的巨人！」克里斯多點點頭，聲音裏充滿了尊重和敬畏。「如果他們認爲我們有資格的話，說不定可以在瞬間遇見他們。」

「如果決心找到他們，」洛丹說道：「當然有資格。」

「嗯！不錯，有時候，照情況看來，很想停止搜索；然而，問題不只是不死，而是超乎不死之上，支配一切空間；如果沿著幾千年留下來的線索，而和智慧種族接觸的話，也許能夠挽救衰退的阿魯況帝國。」

「說不定也能幫助正要誕生的泰拉。」

克里斯多和托拉閉上了嘴，互望了一眼，輕輕點個頭，默默離開了司令室。

布魯目送著他們，額上擠出了皺紋。

「洛丹，你不該那麼說的，他們一直以爲自己的國家還很強大，並沒想到你會繼承他們的文化遺產；如果處處防著他們……」

「克里斯多很明白，」洛丹搖搖頭：「他知道阿魯況的前途，曉得今後阿魯況支配宇宙的可能很小；他也曉得地球人將會繼承一切。他明白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他在我們這一邊。」

布魯瞥了洛丹一眼，沈思半晌，然後點點頭。

「他知道的，要不然，我們也不會在這間司令室了；如果他硬要把這艘船開回母星——洛丹，你怎麼辦？」

洛丹歎口氣。

「除了等以外，還能怎麼樣?!錯過了任何一個細節，就揭不開謎底了，特路達的地下庫就是一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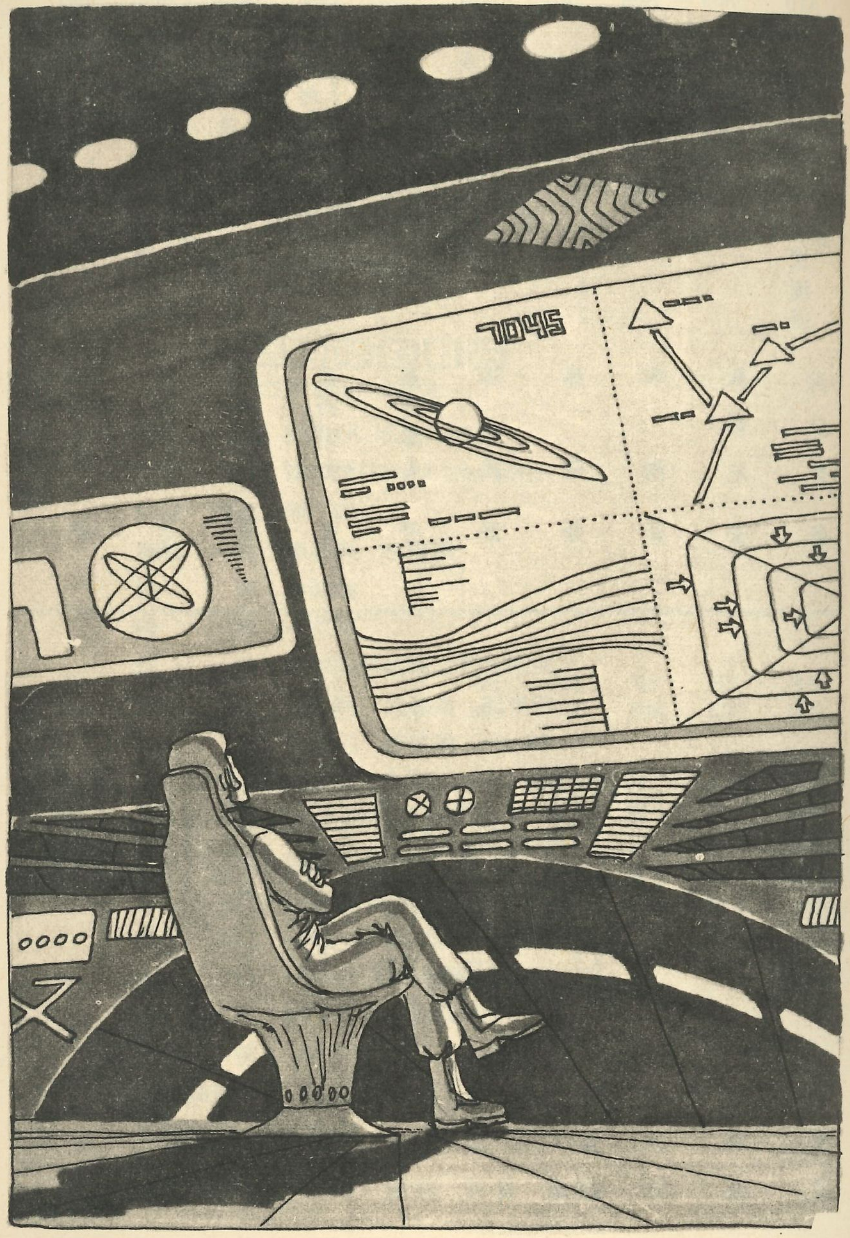
布魯也離開了，偌大的司令室裏，只剩下洛丹一個人。

他坐在巨大的管制盤前，凝望著一明一滅的燈光，耳畔傳來阿魯況鋼壁的奇特響聲，腳下微微震動著。

陽電子電腦正在活動，也許能找到答案。

貝里．洛丹眼前還有一條漫長的路，他知道，如果能跨越永恒之門，時間和空間便會引導他前進。

然而，他有跨進門檻的勇氣嗎？



世界科幻名著
SFB05

六個月球的要塞

(太空英雄洛丹叢書之一)

作　　者　謝爾(K.H. Sheer)
　　　　　達爾頓(Clark Darlton)
封面／插圖　蒙　傑
審閱(中文版)　張之傑　石育民
翻　　譯　林曉鐘
編　　輯　馬文善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資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依姓氏筆劃順序)
發 行 人　潘朝閣
出 版 者　星際出版社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商美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0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

世界科幻名著

SF A01 遙遠的黑暗星雲 THE STARS LIKE DUST　亞西摩夫 著

SF A02 宇宙的廢墟文明 PEBBLE IN THE SKY　亞西摩夫 著

SF A03 銀河帝國的興亡(一)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4 銀河帝國的興亡(二) FOUNDATION AND EMPIRE　亞西摩夫 著

SF A05 銀河帝國的興亡(三) THE SECOND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6 多次元宇宙帝國 WORLDS OF THE IMPERIUM　洛馬 著

SF A07 宇宙魔女 SHAMBLEAU AND OTHER STORIES　摩爾 著

SF A08 瘋狂的宇宙 WHAT MAD UNIVERSE　布朗 著

SF A09 密碼巴別17 BABEL-17　狄雷尼 著

SF A10 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柯拉克 著

SF B01 星空奇遇 THE VOYAGE OF THE SPACE BEAGLE　范佛特 著

SF B02 宇宙的繼承者 UNTERNEHMEN STARDUST DIE DRITTE MACHT　謝爾　達爾頓 著

SF B03 金星基地之謎 INVASION AUS DEM AII DIE VENUSBASIS　達爾頓　馬爾 著

SF B04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MUTANTEN IM EINSATZ DAS GEHEIMNIS DER ZEITGRUFT　馬爾　達爾頓 著

SF B05 六個月球的要塞 DIE FESTUNG DER SECHS MONDE DAS GALAKTISCHE RATSEL　謝爾　達爾頓 著

SF B06 超越銀河的時空 DIE SPUR DURCH ZEIT UND RAUM DIE GEISTER VON GOL　達爾頓　馬爾 著

SF B07 殞落中的行星 PLANET DER STERBENDEN SONNE DIE REBELLEN VON TUGLAN　馬爾　達爾頓 著

SF B08 惡魔之星 A CASE OF CONSCIENCE　布里西 著

SF B09 太空士兵的憂鬱 BILL, THE GALACTIC HERO　哈利森 著

SF B10 宇宙戰士 STARSHIP TROOPERS　海萊恩 著